

德興縣志卷之九

藝文志

經序

史賦

子詩

別集雜著

疏表金石

公移

記

銘

文徵

經史緒論奏說箴銘陸機一賦統以文名紬繹選理取義熟精深者載道淺亦心聲志文徵

舊志云古之立言者期於不朽非以藻績爲工也縣多君子往往本其心得發爲文章可誦可傳至今膾炙人口焉餘則大廷之奏議一室之嘯歌苟其義足以維風化而資考核在所必書若夫風雲月露之詞妃黃儷白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經部

一

詡詡然自命佳章者不敢以災梨棗慎取裁也

經籍

僻壤窮經象辭觀玩若董若余尤稱淹貫註易註書曾經

御案訓本菑畚文昭雲漢志經籍

藝文首經籍重根柢也邑處山陬前代宿儒多務實學

伏讀

御纂

欽定諸經德興以註疏採入者有董季亨鼎董玉振琮董叔重

銖董萬里夢程齊應祥夢龍鄒晉昭季友鄒魯齋近仁
徐麟文之祥余息齋芑舒董季眞眞卿王葵初希旦諸
家董氏最盛而易說卦乾首坤腹條解

御案云諸儒說義惟余氏得之特邀

宸契伏查

四庫全書經部德興載入者有

吳園易解九卷註云宋張根撰不主漢儒象數之說亦
不主宋代河洛之學詮釋經文頗爲簡切未附泰卦於
一篇深著滿盈之戒蓋作於徽宗之世有爲而發也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經部

二

孝經大義一卷註云宋董鼎撰用朱子刊繕本所謂右
傳之幾章釋某義者一遵其舊其註多參以方言如語
錄之體蓋爲初學設也

周易會通十四卷註云元董眞卿撰眞卿受業於胡一
桂此書卽因一桂纂疏而廣之然一桂堅持門戶眞卿
則謂諸家之易途雖殊而歸則同故兼採象數義理兩
家以持其平卽蘇氏林栗之書朱子所不取者亦不掩
其長則所見視其師爲廣矣此外如宋董禹川濬之著
周官辨疑程濟川舟之著易經集解董季興燭之著春

秋資講程仲璧珙之著易說及九疇策疏李靖翁思正之著中庸圖說中庸輯釋程伯圭琰之著易經註義書經音釋元程德羽葆舒之註蔡傳訂誤徐嘉善之著春秋原旨三傳辨疑趙緣督之註周易數萬言王應奎王嘉之同著春秋類義明余實夫士美之講舜典稱旨張毅齋欒之著太極圖說張叔成敵之著京氏易考及秘鈐余言卿懋綸之著讀書編經解祝坦之世超之著書經說約祝引之世萬之著璧經通旨及禹貢節要張明夫照之著書經補遺董正唐之著書經大義程鳳霄有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經部

三

恆之著易經集解

國朝祝忝庵文彬之著易經纂要左傳分國張雨三爲霖之著易經闡義董東屏維城之著金滕解義齊羣夫躍龍之著周易翼註五經說文輯畧均見舊志而年代久遠兵燹散佚書皆不傳茲就舊志藝文中有關經義者酌編七首又採得嘉慶辛酉拔貢宋儒息齋後裔余東才朝楷所著易解序一首及所著圖鑰各說八首於左

書傳通釋序

宋 董 鼎

生民之類必帝王而後治帝王之道必聖賢而後行考之古

可見矣唐虞遠矣蒼姬訖矣三代以降有帝王而民不治者
聖賢未遇也孔孟既作有聖賢而道不行者帝王未用也噫
虞夏商周之盛非適然也人事之所致也堯舜禹湯文武之
聖非獨善也人心之所同也高風遐躅豈遂不可追而及之
哉孟子言必稱堯舜孔子知百世可繼周言可苟乎哉事豈
虛乎哉蓋於百篇之書的然有見而云爾也然則是書也惟
聖賢能盡之惟帝王能行之顧其學聖賢之學而事帝王之
事者何如耳焚滅之而秦亡表章之而漢興往者可鑒矣惜
夫安世之傳不無可疑而穎達之疏惟詳制度二帝三王羣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經部

四

聖人之用心獨決於一夫之見管窺天而蠡測海豈足以得
其蘊奧哉至宋諸儒數十家而後其說漸備又得文公諸子
有以折其衷而悉合於古雖集傳之功未竟而委之門人九
峰蔡氏既常親訂定之則猶其自注也鼎生也晚於道未聞
幸於族兄介軒同師勉齋黃氏故獲私淑焉釋經敘論多出
朱子迺取訂定集傳爲之宗而蒐輯語錄於其次又增纂諸
家之注有相發明者并間綴鄙見於其末庶幾會粹以成朱
子之一經可無參稽互考之勞而有統宗會元之要則亦不
無小補矣顧繙閱傳注盈溢充斥眾實眩瞶遺珠棄玉或所

不能免也惟於君心王政人材民生之所係諸儒之論可堪警策者摭拾不遺闕者補之以備臨政願治之觀覽固不徒爲經生學士設也噫人皆可爲堯舜塗人可以爲禹而况聰明首出受天之命奄有四海有能致之資居得致之勢而又有以致之權可以千古聖賢自期可以四代帝王自許而顧乃謙讓未遑也哉

書傳總論

宋 董 鼎

帝王之書歷代所寶天下家傳人誦之人生八歲入小學教之以詩書六藝之文卽此書也蓋自孔子以前則然矣孔子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經部

五

初志本期道行於天下亦未肯止於刪詩定書而已及既老而道不行然後始及於此所斷自唐虞訖於周者蓋以前乎五帝爲三皇世尚洪荒非後世所可考後乎三王爲五霸習尚權譎又非聖人所忍爲故惟自唐訖周而百篇之書定自是誦習者簡要而不繁舉行者中正而無弊此夫子之意也若夫一書之中其於明德新民之綱脩齊治平之目卽堯典以盡其要而危微精一所以開知行之端主善協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務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爲治則洪範其經世之要也他如齊天運則有羲和之歷定地理則有禹貢之

篇正官僚則有周官之制度脩己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書
煨燼壞爛之餘百篇僅存其半而宏綱實用尚如此故嘗謂
六經莫備於書易雖始於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始於文王
耳六經莫古於書五經各主一事而作耳易主卜筮卽洪範
之稽疑也禮主節文卽虞書之五禮也詩主詠歌卽后夔之
樂教也周禮設官卽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卽皋
陶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主帝王政事之一端書則備紀
帝王政事之全體脩齊治平之規模事業盡在此書學者其
可不盡心哉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經部

六

季真董君編易序

宋

鄒季友

人之爲學有家傳焉有師傅焉陳編蠹簡微言緒論此家傳
也口講指畫辨疑問難此師傅也季真之於易蓋二者兼有
得焉盤澗董公受易於朱子嘗以二絕句題其讀易之室家
塾授受宗黨化之其遺書至今未泯是其家傳之過人遠矣
新安玉齋胡公受易毅齋沈公獨爲沈門高弟嘗著啟蒙通
釋玉齋又以傳其子雙湖公嘗注本義附錄纂注啟蒙翼傳
二書皆行於世學者爭宗尚之季真弱冠從雙湖公遊講學
不倦逮其捐館而後去之其師傅又有聞在此矣然家傳師

傳固學所由以升堂矣家傳師傅之外又必有心傳焉而後可也夫心傳者義文周公孔子吾不知其爲遠程朱二子與其徒吾不知其爲近靈臺洞徹神凝妙融淵默潛通超然卽悟四聖二賢之心也彼陳編蠹簡有不能倡其辭口講指畫有不能宣其旨吾乃舍目視耳聽而獨有得於非聞非見之間古先聖王之蘊恍然得於吾方寸傳焉則其爲學豈不奧乎四聖之書先後雜糅先儒常欲辨之而條貫未明也程朱之言或主理義或宗象占亦未有能會而一之者也季眞乃取四聖之書分爲經傳而標注以加之所取程朱之書合理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經部

七

義象占之說會而一之使讀易者一見瞭然而無所疑滯上而爲四聖二賢之忠臣下而爲後學者之先覺故敢畧叙梗概以識斯文之喜云

答友人諭讀尚書書

宋程實之

前輩謂讀書要識聖賢氣象某謂讀尚書亦當識唐虞三代氣象唐虞君臣交相儆戒夏商以後則多臣戒君爾禹皋戒君儆於未然辭亦不費夏商以後則事形而正救之如太里彤日旅獒等篇且反覆詳至不憚辭費矣啟與有扈戰於甘以天子之尊統六師與一強諸侯對敵前此未聞也湯之伐

夏自湯誓湯誥外未嘗數桀之惡且有慙德武王伐紂則有泰誓牧誓武成凡五篇歷歷陳布惟恐紂惡不自己心不明畧無回護意矣伊尹諫太甲不從而放之前此無是也使無尹之志則去鬻拳無幾然太甲天資力量遠過成王太甲悔悟尹遂可以告歸周公則讒疑交起雖風雷彰德之餘宅中圖大之後不敢去國又切切挽召公同心輔佐用力何其艱也堯以大物授舜舜以大物授禹此豈細事而天下帖然無異辭盤庚以圯於耿而遷國本欲安利萬民而臣民謹誹至勤三篇訓諭而僅濟然盤庚猶可也周之區處商民自大誥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經部

八

以後畢命以前藥石之飲食之一以爲龍蛇一以爲赤子更三紀之久君臣共以國家爲至大至重之事幸而訖於無虞視堯舜區處苗顏又何其甚勞也精一執中無事皇極之煩言欽恤明刑何至呂刑之騰口降是而魯秦二誓見取於經而王迹熄霸圖兆矣世變有隆污風俗有厚薄故應於此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讀書者其可苟乎哉

大樂議

宋姜夔

畧曰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三鐘三磬未必相應笙竽琴瑟未必合調總眾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

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聲欲應黃鐘不知其果應否
樂曲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
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鐘奏而聲或林鐘林鐘奏而聲或太簇
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
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八音之中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改絃
瑟必每調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鮮又琴瑟聲
微常見蔽於鐘磬鼓簫之聲匏竹土聲長金石常不能以相
待往往考擊失宜消息未□至於歌詩一句而鐘四擊一字
而竽一吹未識古人稿木貫珠之意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經部

九

性理字訓

宋 程端蒙

天理流行賦予萬物是之謂命物所稟受莫匪至善是之謂
性主於吾身統乎性情是之謂心感物而動斯性之欲是之
謂情爲性之質剛柔強弱善惡分焉是之謂才心之所之趨
向期必皆由此出是之謂志爲木之神在人則愛之理其發
則惻隱之情是之謂仁爲金之神在人則宜之理其發則羞
惡之情是之謂義爲火之神在人則恭之理其發則辭讓之
情是之謂禮爲水之神在人則別之理其發則是非之情是
之謂智人倫事物當然之理之謂道行此之道有得於心之

謂德真實無妄之謂誠循物無違之謂信發已自盡之謂忠推己及物之謂恕無所偏倚之謂中發皆中節之謂和一無適之謂敬始終不二之謂一善事父母之謂孝善事兄長之謂弟天命流行自然之理物所稟受五性具焉是曰天理人性感物而動不能無欲耳目鼻口斯欲之動是曰人欲無爲而爲天理所宜是之謂義有爲而爲人欲之私是之謂利純粹無妄天理之名是之謂善凶暴無道不善之名是之謂惡物我兼照廓然無私是之謂公蔽於有我不能大公是之謂私凡此字訓蒐葺舊聞嗟爾小子敬之戒之克循其名□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經部

十

維其義以達於長以會於學審問明辨精思篤行孜孜勉焉聖賢可致

跋孝經大義

元董真卿

孝經者孔氏之遺書遭秦絕學顏芝所藏本十八章出於漢初孔鮒所藏本二十二章出於武帝時其篇目大校相似但不知何世何人所定要之必非孔氏全書之舊蓋一時師弟子問答不應如是之離析而曾氏門人紀錄遺書亦不應如是之錯亂或其竹簡所書編袞重大出於禁藏之後豈無二者之失今考之傳志自漢初長孫氏而下校讐撰□□□□

百家皆不克正及文公朱子合經分傳作爲刊誤一書而後大義遺言燦然可舉天經地義於此乎復正民彝世教於此乎復明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其學不過學此而已本之修身齊家達之治國平天下道之要德之至孰有外於是哉眞卿自蚤歲蒙家君日授是經每於一節一章之下必疏其大義寢以成篇今茲敬繡諸梓不揆淺陋著其本末於是篇之首庶後之學者於此有所考云

季眞董君往建□刊書序

徐明善

故鄉先生深山董公壯老劬書筆著甚夥孝經註及九峰蔡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經部

十一

氏書傳通釋其尤盡心者令子季眞旣走建陽刊孝經註小學快覩矣他日復欲往刊書傳通釋過予徵言當深山著通釋時科舉未復士之壯者遷業幼者束書嬉敖深山獨兀兀風櫺雪案邊若無與於世者詎意聖神首出文運丕開命習書者用蔡氏書傳哉昔蜀山人知明日客來消息深山豈亦豫知今日文運丕開消息耶余方倦筆墨坐客亦謂季眞得意再往先民所慎子跋涉數百里徒手資諸人事未可知季眞色不怡余曰盍筮之筮之遇蠱之巽幹父之蠱用譽幹而致譽吉矣蠱互兌震兌金卦震木卦金從木鋟梓象也巽互

兌離兌講習離文明傳習象也巽九五貞吉悔亡無不利無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謂著書時有終謂際今日且後歲丁巳又三載庚申又三歲癸亥所謂先後庚者是三科四方學者吾邑友朋謂季真必有資通釋取高科者抑子之先君子究心此書若先知之今易又告於是坐客相與論策而嘆咸曰亟往勿疑吉乃錄其辭爲序

答趙思國書

明 吳 紳

性命之說久已紛紛今亦不欲形之紙筆縱形之紙筆人亦豈能信得及何者此箇物事在人自悟自識而非可以言語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經部

十二

求也况宋儒所論只在文義上設教而吾人又以文義求之其去本性本命愈遠矣故孔子說性處已少究竟到命處□罕言之所以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者正謂此也孟子子思言之始詳然亦渾淪指點使人自悟自識而已吾友且去靜養得心於光明開闢不掛一塵則當自悟之某非有隱於吾友也若夫文義之間原自有下落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性卽命也命卽性也特以天所賦而言則謂之命以人所受而言則謂之性其合一無可疑者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是自人既失之後遠於堯舜而言之其意蓋謂人之與

堯舜相遠者非其性然也語其性則堯舜至於途人一也人固與堯舜近也自其習則人始爲不善之歸其去堯舜乃遠耳况曰性相近則性善可知矣曰習相遠不曰性相遠也則性無不善可知矣子思之言性蓋本於孔子孟子之言性又本於子思而直道性善與大易繼善成性之旨皆非二也曰忍性者忍者堅忍凝定不敢放失其良心之謂未嘗以爲食色臭味可以言性也忍性與性善二性字只是一般孔子言性而不言命緣性命是天人之際相與甚微處俱不可名言但在人之性猶可指點若在天之命則無聲無臭本不可以

言語形容者故孔子罕言之若有人自悟得本性明白則命亦存乎其中矣不謂性不謂命是孟子因性命既離之後其理不明特就時人所差指者言之初非以此論性命之至也蓋嘗論之天之生物有形氣以爲具有性情以爲主性情非形氣無所附麗形氣非性情無所裁成二者渾合而成者也然形氣涉於迹性情則隱於神迹粗而神精神可運迹而迹不可以運神故性情可以御形氣而形氣不可以御性情此天道本然之妙也聖人同天固以性情御形氣則形氣之動皆性情也至此則只消說性情故曰聖人盡性聖人踐形也

常人不知以性御形則形反爲主而性微矣然後性命之說始不明於天下孟子於是爲之訓蓋曰耳目口鼻四肢五者之同欲人皆曰吾之性在此也不知性原於天有天命焉在君子則以其命於天者以主宰之而不謂五者之欲卽性也仁義禮智四者之容有未盡人皆曰天之命本來如此也不知天命乎人有吾性焉在君子則保其存乎我者而擴充之而不謂四者之未盡乃命也此孟子之語脈也惟其曰性也而有命焉則知天命之謂性而五者形氣之私非性矣曰命也而有性焉則知盡性所以至命而四者之誘而不爲非命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經部

十四

矣所以然者天能付人以性命而不能使性命之自爲於是乎有學故講學者乃天生自然所以保命定性以御形氣之大方也學則以天視人以人視天盡人以合天而性命一矣不學則天自天人自人徇人滅天而性命二矣由此言之則必講學而後可以識性命之理充性命之事也今學尚未講則其所以紛紛而辨論者只是隨人口吻而已而欲以究性命之說何可得哉

易象易簡集解自序

國朝

余朝楷

易一天地也天地一陰陽也陰陽一水火也陽交陰則陰中

有水坎是也陰交陽則陽中有火離是也陰陽交而男女生
男女生而剛柔分剛中有柔柔中有剛是以變化而生萬物
故無物不有陰陽也無物不有剛柔也無物不具乾坤也上
經首乾坤而終坎離天道之自然也下經首咸恆而終既濟
未濟人事之生息無窮也合觀之則乾坤男女水火剛柔陰
陽動靜參兩錯綜而六十四卦生焉象也數也理也皆一貫
者也故舍象數而專言理則虛而無著有解說不去之文字
舍理而單言象數則鑿而不達有牽合無當之臆說惟子朱
子云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走作蓋伏羲仰則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經部

十五

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參陰陽之變察萬物之情始畫八
卦兼三才而兩之以成六十四卦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
以前民用教人趨吉避凶而歸於寡過孔聖人韋編三絕而
作上彖下象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十翼
然後易之象著易之數彰易之理明示人學易之要莫詳於
此矣來氏知德曰自孔子歿而易已亡至今日蓋有慨乎其
言之也夫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
大乎日月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
數遂定天下之象莫大乎易探蹟索隱鈎深致遠而顯微闡

幽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爻有變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无方也无體也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變動不拘不可爲典要故其辭雜而旨遠學易者知六爻之相雜惟其時物而錯之綜之擬初爲本知上爲終二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以其近君也三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柔不利遠剛能勝任陽大陰小陽主進陰宜守其大較也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此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來氏又發前人所未發而有以開示後學簡易之路也不然則艱深其文支離其說影響彷彿之猜疑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經部

十六

爻象愈晦卦義愈乖豈不失四聖人教人之心哉

則河圖以定先天卦位說

余朝楷

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朱子謂陽奇陰耦此河圖之數也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處其方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邵子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歷法合二始以定剛柔二中以定律歷二終以紀閏餘所謂歷紀也圓者河圖之數故羲文因之而造易愚謂伏羲畫卦定先天之位

則河圖之數有自然之象焉蓋自一至五爲生數中五已具其理其中一圈爲太極太極動而生陽一奇陽數始於北口定北方之一數焉靜而生陰二耦陰數對待於南而定南方之二數焉三陽數位於東四陰數配於西四象已具是中五數內而一二三四之數已定有象矣二五爲十分陰分陽同位乎中而兩儀之象著矣是卽天圓而地方者也蓋自六至十爲成數地道也地承乎天陰從乎陽故一居北而六亦居北二居南而七亦居南八依乎三九依乎四是十數中而已具有六七八九之數由是四方之象已成并三才之理亦備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經部

十七

何也五十居中方以應乎地也六八七九處外圓以應乎天也一三二四處內人居天地中也又一三七九從下而上天之象也二四六八自上而下地之象也五十居中人爲天地心也夫是故陰陽消長之機動靜剛柔之體可以悟而八卦定矣蓋數目一始一三五皆奇也陽畫三爻乾卦也由一而二二四十皆耦也陰畫三爻坤卦也由二而三自三數二至四一奇二耦爻也乾一索而得男震卦也由三而四自四數一至三一耦二奇爻也坤一索而得女巽卦也此則河圖內象而成乾☰坤☷震☳巽☴四卦皆左轉而爲陽順也外從

六數起自六九十兩耦夾一奇坎卦也再索之中男也由六而七自七八五兩奇夾一耦離卦也再索之中女也由七而八自八六九二耦一奇艮卦也三索之少男也由八而九自九七八二奇一耦兌卦也三索之少女也此則河圖之外象而成坎  離  艮  兌  三四卦皆右旋而爲陰逆也凡卦畫自下而上皆自然之理也自然者理數之符也故言其理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則天地定位矣東南多水西北多山則山澤通氣矣本乎天者親上風行于上也本乎地者親下雷出地奮也則雷風相薄矣日生于東月生于西日爲真火月爲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經部

十八

真水則水火不相射也此先天自然之位本有定者而言故爲體也或謂坎離二卦既從外數不應雜扯中五不知五十者河圖之中數實天地生成之根本也乾坤自具中宮之元氣乾坤中氣交而爲坎離則坎離自然得乾坤之中氣又焉能舍中宮五與十不用而謂坎離無中氣乎中氣者戊己土也坎納戊離納己細玩此圖坎離得陰陽之正位已露後天作用之端倪此文王定後天之卦所以以坎離代乾坤之位也與

則洛書以定後天卦位說

余朝楷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春秋說題詞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是河圖洛書相爲經緯者也朱子謂九數者洛書也一對九二對八三對七四對六五居中只四十五點又曰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蔡元定曰洪範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正龜背之象也邵子曰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

井州有九州九百畝

方者洛書之文故

禹箕叙之而作範也朱子謂洛書之實其一爲五行其二爲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經部

十九

五事其三爲八政其四爲五紀其五爲皇極其六爲三德其七爲稽疑其八爲庶徵其九爲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吳曰慎曰洛書上三數象天中三數象人下三數象地人能參天地贊化育建中和故歸重於皇極焉愚謂洛書之象參天兩地而倚數主乎變者也有乘除之妙焉惟一三五同河圖而不變者一爲數始萬事萬物之根天之樞地之紐人始生之一點真元也有北極之象焉在先天卦坤之中爻虛位氣之先也至靜之體也動而有象爲後天坎卦中爻之實實者天一水也故與河圖同位於北而不變焉三者數之成理不

外於三才在天有日月星在地有石水土在人
有精氣神皆三數也位於東而不變者天氣從東而起故日月星皆升於東地道至東而止故水土石皆歸於東人生於寅故精氣神具足而春意暢然後有生育也先天離眞火也後天震爲雷火發生之火也其數三木數也火生之本象也故胡雙峰曰河洛皆木數居東方伏羲畫卦自下而上卽木之自根而幹幹而枝也其畫三木之生數也其卦八木之成數也重卦亦兩其三八其八耳三八木數大備而後六十四卦大成水火金土皆在包羅中矣此春所以貫四時仁所以統四端元所

以統四德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三之所以不變也五居中其一點亦太極也於人事爲皇極天地之心人之心也居中而應外於五行爲土心應萬變土爲萬物之母所以居中不變也置十不用五已包涵十之理也然則是不用者妙於用者也不變者乃至變者也由是陽順陰逆交錯而變化神於用矣一變爲二一陽數二陰數陰不自專必得陽而後能化生萬物所以二根於一也順數之應位于一三之間今洛書對位于西南乃所以變而從陽也所以閒乎七九之間者蓋七少陽九老陽也自是右轉二二成四二四成八二八十六

置十不用則四八六也數皆陰故逆布於東南東北西北四隅之位焉自十六重爲三十二則又爲二矣所謂兩地者也陽數順行三一爲三三三爲九三九二十七置十不用則三九七也九位於南七位于西皆數之自然不得不易者也所謂參天者也若三其二十七爲八十一三其八十一爲二百四十三除成數不用而參兩無窮循環不已雖十百千萬之數皆從此出矣其陽數居四正陰數居四隅何也陽主而陰輔陰從陽行故陰夾夫陽陽中於陰象也數也理也一而已矣夫先天乾坤交而爲坎離陽下陰上又後天之妙用也所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經部

二十一

以乾坎艮震位於下巽離坤兌位於上也其則洛書以定卦也以火炎上故九爲離水潤下故一爲坎東木西金故三爲震而七爲兌乾至剛之金故處西北而配六巽柔木也故處生火之地而配四艮陽土故配八而生木明生者也坤陰土故配二而生金暗生者也易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文王後天之卦位從先天乾坤交泰而爲坎離水火既濟而成震兌然後體立而用行也其所以帝震者以坎離爲後天之父而震以長子用事猶四時之序首乎春也震東方也出乎震若

帝之巡狩焉先及於東方猶人事之始起於寅驚蟄之氣行乎卯自然之數當然之理所以爲用也若水與火無二情故皆一木金土有剛柔之分故皆二震剛木爲陽巽柔本爲陰爲長女配震長男而順生火土金水子從母生理也妻之爲言齊也其義明矣震之位先天之離也震旣娶妻生子至此而相見則後天之離爲巽木所生又震之子矣而其先固有父道焉夫今日之父前日之子也今日之子後日之父也老則退少則進老無用少有用乾坤老父母所以退處於無用也然坤厚載物雖處於無用之地而含宏光大品物咸亨大

地資生之功若實從役於帝焉故曰致役乎坤致推極也無一物不用土以生所以木生於土而又剋土以致用也若兌柔金也震雖畏金而木必藉金然後成材故曰說言乎兌有樂其相成之意焉至於乾至剛之金木遇之則折奇門遁甲之理爲兵家妙用正以甲畏庚金之剋剋則戰戰乎乾不得不戰者也戰勝功成而後勞之以宴舖坎爲水酒食之屬飲食宴樂眾之所聚也故曰勞乎坎萬物之所歸也夫然後震之功用成矣故曰成言乎艮土界水止生機終矣然天地之機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終之盡始之初艮之所以終萬物始

萬物也自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而水又生木然必藉乎土水土和而後木之生機肇焉此後天之妙循環不已之用自然而不可易者也

河圖配後天洛書配先天說

余朝楷

河圖爲體至靜而有常其數盈故主先天之卦而五行有定位焉然一六爲水卽後天之坎位於北也二七爲火卽後天之離位於南也三八爲木卽後天之震巽於東也四九爲金卽後天之乾兌於西也五十爲土卽後天之坤艮流行四季而偏旺於丑未之交也是後天之卦亦必本於河圖之理焉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經部

二十三

洛書爲用變動而不拘其數歉故主後天之卦而五行有逆剋焉然陽上陰下虛中五而不用自九數而逆數八七六則乾震坎艮以老陽而生三男自一數而順數二三四則坤巽離兌以老陰而生三女以八數與八卦相配而先天之卦亦可合於洛書之數矣此後人所以有九配乾一配坤三配離七配坎其數奇故爲陽四配兌八配震二配巽六配艮其數偶故爲陰而納甲與淨陰淨陽之說由此起矣

八卦次序說

余朝楷

八卦次序先儒皆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

八爲序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由乾數至坤而分次序愚謂老陽生乾兌二卦乾是已兌何取焉少陰生離震二卦震二陰是已離何義焉巽二陽之卦謂少陽生可也坎何義而列於少陽坤太陰是已艮何取而列於太陰謂從先天卦由乾逆數兌二離三震四而坤不屬五又順自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一逆一順均不自然夫先天卦本於河圖圖數五十有五天地之大數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易數從此起圖數本此出卦數卽從此序天地之數一爲乾二爲坤一神而兩化天三卽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經部

二十四

震震長子得乾之初氣地四卽巽巽長女得坤之初氣天五坎得乾之中氣地六離得坤之中氣天七艮得乾之終氣地八兌得坤之終氣天九仍是乾一數者乾之體九數者乾之用用則變變則化故九爲老陽而乾用九地十仍是坤十數者是坤成數之終六數者是坤成數之始二是坤之體四則陰之少惟六數爲老陰故坤用六且五六者天地之中合先天之體已具後天之用文王後天之卦以坎離代乾坤之位而爲用也蓋用則交上下互易後天實以坎代乾非離代乾也故坎卦爲陽離卦爲陰箕子演疇文王演卦皆本於洛書

洛書無十所以坤不用十而用六益明矣合河洛以定卦先天之序其必以乾坤震巽坎離艮兌順次之爲自然而然者乎

洪範九疇本洛書數說

余朝楷

大禹則龜文以敘九疇箕子本禹疇以陳洪範演爲九章所以傳天人之大法爲王者繼天立極之大典也詳具於書茲不具述而述其則洛書之本意焉蓋洛書四正以三相乘參天之數奇也四隅以二相因兩地之數耦也中五不與奇耦相乘而爲二三之合焉是卽人爲天地立心以參贊化育也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經部

二十五

故皇極爲九疇之本焉其數自一至五五居中自九至五亦五居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亦居中若有前四者推五行敬五事厚八政修五紀乃可以建極蓋五行天之綱也五事人之綱也八政人之紀也五紀天之紀也皆道之體治之所由出也後四者却自皇極中出三德所以權衡此皇極謂決之於人也稽疑決之於天也庶徵驗之於天也福極驗之於人也四者皆道之用治之所以成也夫聖人心與天通因數知理故朱子謂洛書本無文字但有奇耦之數自一至九禹因其自然之數與位而次第之洛書一位在子其數則水之

生數氣之始也故爲五行五行則陽變陰合交運而化生萬物則爲人事之始矣二位在坤其數則火之生數氣之著也故爲五事五事則五氣運行人之稟形賦色妙合而凝修身踐形之道立矣三位在卯其數則木之生數氣至此而益著也故爲八政八政則修身不止於貌言視聽思之事而立經陳紀創法立度舉而措之天下矣四位在巽其數則金之生數氣至此而著益久也故爲五紀五紀則治不止於食貨政教之事而察數觀象治歷明時仰以觀於天文矣五居中央爲八數之中縱橫以成十五之變蓋土之冲氣所以管攝四

時故爲皇極耳則人君居至尊之位立至理之準使四方之內環觀者皆於是而取則所以總攝萬彙也六位 in 乾其數則水之成數氣合而成形也故爲三德三德則不徒立至極之準而臨機制變隨事制宜且盡其變於人矣七位在西兌火之成數氣合而形已著矣故爲稽疑則不徒順時措之宜而嫌疑猶豫且決之人謀鬼謀而盡其變於幽明矣八位在艮木之成數氣合而形益著矣故爲庶徵庶徵則往來相湯屈伸相感而得失休咎之應定矣九位在午其數則金之成數氣合而形著已久矣故爲福極福極則休咎得失不徒見

於一身而通行於天下其事廣大悉備故居終焉夫九疇五行書也順而言之則五行爲始故五行不言用不言用者乃眾用之所自出錯而言之則皇極爲統故皇極不言數不言數者乃眾數之所由該以五行爲始則自一至九愈推愈廣大衍相乘法也以皇極爲統則生數主常成數主變太極動靜之分也董氏鼎曰一三三四皆經常之疇法天以治乎人者也六七八九皆權變之疇卽人以驗諸天者也皇極一疇守常制變之主與天爲徒爲民之則者也伏羲本河圖而畫八卦八卦一陰陽也神禹本洛書而敘九疇九疇一五行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經部

二十七

也然易不言五行範不言陰陽蓋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洪範法之大不出九疇外則彝倫道之常卽在九疇中矣舍是何以敘彝倫哉

大衍數本洪範說

余朝楷

夫洪大也範法也衍推也大如大卜大筮之太尊之也所以推求陰陽五行之變以稽得失之疑以免過差之忒也故曰衍忒其數一與九爲十二與八爲十三與七爲十四與六爲十皆對待也五無所對待則亦自含五而爲十共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者一用五行其數五二用五事其數五三用久

政其數八四用五紀其數五五用皇極皇極建中爲至尊無
二上其數一六用三德其數三七用稽疑其數七八用庶徵
其數五九用五福六極其數十有一爲五十之數皇極卽太
極大衍所虛之一象太極不用也夫蓍卦之法掛一以象三
其餘四十八一卦之策也四其十二爲四十八也若去三用
九則四三十二所去策也四九三十六所用策也去五用七
則四五二十所去策也四七二十八所用策也去六用六則
四六二十四所去策也四六二十四所用策也去四用八則
四四十六所去策也八四三十二所用策也故七九爲陽而
坤卦用六也皆出於理數之自然者也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經部

二十八

律呂相生說

余朝楷

昔者黃帝命伶倫至大夏之西崑崙山之陰取竹於嶰谷去
節治其孔肉竅厚薄均等斷兩節間吹之成黃鐘之宮音其
長九寸是爲律本由是三分損益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
雄鳴六故陽律爲六曰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蓋律
管所以分氣又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爲法也其雌鳴亦六
故陰呂亦六曰林鐘南呂應鐘大呂夾鐘仲呂蓋呂以旅軍

陽氣又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也然陽可以統陰故又謂十二律夫黃鐘一陽之律也謂陽氣踵黃泉而出孳萌萬物爲六氣之元故位於子爲十一月冬至復卦主時令之聲宣布八風爲廣莫風下生三分損一自子丑至未隔八生林鐘黃鐘爲策一宮則林鐘爲徵又黃鐘爲乾之初九而林鐘爲坤之初六是爲律娶妻也由是林鐘三分益一自未申至寅隔八上生大簇爲商大簇爲乾之九二陰生陽爲母生子之象故謂呂生子也大簇下生南呂爲羽南呂上生姑洗爲角林鐘爲第二宮林茂也盛也又眾也二陰之呂位于未爲六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經部

二十九

月遯卦大暑節令之聲言萬物之種類眾盛而榮茂也上生大簇爲徵下生南呂爲商上生姑洗爲羽下生應鐘爲角大簇爲第三宮簇湊也言萬物隨陽氣大簇而生也三陽之律位於寅爲正月泰卦立春節令之聲宣布八風爲條風下生南呂爲徵南呂坤之六二也上生姑洗爲商姑洗乾之九三也下生應鐘爲羽上生蕤賓爲角應鐘坤之六三蕤賓乾之九四也南呂爲第四宮南妊也謂萬物皆秀而懷妊陰將助陽成功也四陰之呂位于酉爲八月觀卦秋分節令之聲宣布八風爲闐闐風上生姑洗爲徵下生應鐘爲商上生蕤賓

爲羽下生大呂爲角大呂坤之六四也姑洗爲第五宮姑故也洗鮮也萬物去故生新莫不鮮明也五陽之律位于辰爲三月夬卦穀雨節令之聲下生應鐘爲徵上生蕤賓爲商上生大呂爲羽下生夷則爲角夷則乾之九五也應鐘第六宮應和也謂歲功應和陽功收而萬物作種也六陰之呂位于亥爲十月坤卦立冬節令之聲宣布八風爲不周風上生蕤賓爲徵下生大呂爲商下生夷則爲羽上生夾鐘爲角夾鐘坤之六五也蕤賓爲七宮一陰之呂陰氣幼小故蕤萎陽不用之故曰賓位于午爲五月姤卦夏至節令之聲宣布八風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經部

三十

爲景風上生大呂爲徵下生夷則爲商上生夾鐘爲羽下生無射爲角無射乾之上九也大呂爲八宮二陽之律陽氣方生陰氣助其宣物故爲大呂位于丑爲十二月臨卦大寒節令之聲下生夷則爲徵上生夾鐘爲商下生無射爲羽上生仲呂爲角仲呂坤之上六也夷則爲第九宮上生夾鐘爲徵下生無射爲商上生仲呂爲羽上生黃鐘爲變負夷則三陰之呂否卦之位居于申爲七月立秋節令之聲宣布涼風是時萬物始被凋傷用刑法也故夷傷也則法也夾鐘爲第十宮下生無射爲徵上生仲呂爲商上生黃鐘爲變羽下生林

鐘爲角夾鐘四陽之律大壯卦之位居於卯爲二月春分節令之聲宣布明庶風是時萬物莩甲種類分出故夾者莩甲也無射爲第十一宮上生仲呂爲徵上生黃鐘爲變商下生林鐘爲羽上生大簇爲角無射五陰之呂位于戌剝卦九月候爲霜降節令之聲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蓋射者終也仲呂爲第十二宮上生黃鐘爲變徵下生林鐘爲商上生大簇爲羽下生南呂爲角仲呂六陽之律位於巳乾卦四月候爲立夏節令之聲宣布清明風言萬物得陽氣長盛其中陰助成功也蓋仲者中也此十二律所以旋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經部

三十一

相爲宮也統之以三故黃鐘統天林鐘統地大簇統人所以象三才生之以人凡陽皆上生凡陰皆下生所以象兩儀隔八相生所以象八風六上生所以象天之六氣五下生所以象地之五行因十二辰生十二律而變爲十二宮各有五聲成六十合甲之數猶八卦之變至于六十四也天地陰陽生生不息之道於此著矣

五聲八音說

余朝楷

周禮春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律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皆

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樂記曰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願留子曰五聲天地之中聲而宮爲中之始則中之中也宮之前未及乎中羽之後則過乎中故朱子謂宮已下則太濁羽已上則太清皆不可爲樂惟五聲者中聲也宮居中央屬土總四方其弦最大用八十一絲聲重而尊有君象焉故爲君音最濁如牛鳴窳中地窳曰窳脾而和正聖其色黃黃鐘管九寸其數八十一故黃鐘爲正宮爲律本焉管子曰凡將起五音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自一加則三爲三再加則三三爲九三加則三九二十七四加則九九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經部

三十二

九八十一故曰四開以合九九也

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音以成宮三分而益

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有三分而去其乘

乘亦三分之一

適足以是

爲商

商數七十二

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

羽數九十六

有三分

而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

角數六十四

故樂聲始於宮宮聲最大

而中足以綱四聲也史記亦曰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上生

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

言以九爲上也

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

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鐘

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

於冬至周而復生夫以九爲上以徵居之則宮得五爲中數

自五至一爲五聲大小之次自九至五爲五聲相生之次而宮之爲五不異也 河洛之中數皆五也

天之中數五故因之爲五聲地之中數六故因之成六律十者天地之全數數之體也九者神聖之妙用數之用也故黃

鐘之宮上下相生之本音之始數之始亦氣之始也宮生徵

屬火用五十四絲百有八半之聲微清如負豬豕覺而駭爲

事之象以其微清而生變也動心而合正禮其色赤徵生商

屬金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次於君故爲臣聽之如離羣羊動

肺而合正義其色白商生羽屬水用四十八絲聲最清九十六半

之爲四如鳴鳥在樹最清而足以致飾故爲物象動腎而和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經部

三十三

正智其色黑羽生角屬木用六十四絲聲半清半濁比君臣爲劣比事物爲優清濁之中民之象也聽之如雉登木以鳴音疾而清動肝而合正仁其色青故論相生之次則爲宮徵商羽角論長短之序則爲宮商角徵羽也夫十有二律以應十二月合而爲四時分而爲八節八音者所以本生於八卦以宣八風而應八節者也是故主朔易者坎也其音革其風廣莫爲果窳者艮也其音匏笙以竹插于匏故聲爲匏其風融震爲竹故其音竹其風明庶巽爲木故其音木其風清明兌爲金故其音金其風闐闐乾爲玉故爲石音其風不周瓦土氣也故坤

音瓦土而風涼蠶火之精也故離音絲而風景八方之風周乎十二律故曰八風從律而不姦蓋八音亦合乎五聲也金石土天地生成者也革絲成于動物者也木匏竹成于植物者也此周禮之次序也

史部

性命空談無關實際歲歉時艱民生國計救荒活人事
須經濟先民有作

純廟心契志史部

舊志所載史學如宋程伯圭琰著有史考評明孫東白
曉著有讀史尚論書皆不傳伏查

四庫詮書史部德興載入者

政書類有救荒活民書三卷註云宋董煟撰是書縷陳
荒政上卷考古以證今中卷條陳救荒之策下卷述宋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史部

一

朝名臣賢士之所議論設施可爲法戒者在南宋入著
述之中最切於實用勝理氣心性之空談

目錄類有絳帖平六卷註云宋姜夔撰原本二十卷今
佚其十四卷初潘師旦摹刻淳化閣帖後絳縣公庫得
其石刻之半補刻足之名曰絳帖夔一一詳爲考辨取
漢官廷尉平之意名之曰平援據精博出米黃二家評
論閣帖之上書雖殘闕要爲書家津筏也

史評類有涉史隨筆一卷註云晉葛洪撰凡二十六篇
乃洪解官憂居時獻於時宰之作故所論皆古大臣事

經部吳園易解註云張根撰末有其孫垓跋稱根撰述
甚多有宋朝編年數百卷今亦未見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史部

一一

子部

經世之解堯夫之傳抱樸養真分內外篇自成一子各得真詮一經

御鑒定論確然志子部

宋張知常根有諸子註其書不傳伏查

四庫全書子部德興載入者

術數類有觀物篇解五卷附皇極經世解起數訣一卷註云宋祝泌撰其書演邵子之說而立義多與邵子異蓋數學縱橫推演無不可通各以所見爲說也其起數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子部

一

訣一卷乃不完殘帙所存僅聲韻一譜亦邵氏之學故類附觀物篇末焉

藝術類有續書譜一卷註云宋姜夔撰蓋續孫過庭書譜也凡二十篇皆抒所心得世有兩本一本僅十八篇次序先後亦稍異然十八篇之文竝同

道家類有抱樸子內外篇八卷註云晉葛洪撰抱樸子其自號也內篇論神仙修鍊符錄劾治諸事純爲道家之言外篇則論時政得失人事臧否多作排偶之體而詞旨辨博饒有名理故隋志以內篇人道家外篇入雜

家然外篇大旨以黃老爲宗今則併入於道家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子部

一一

別集

文苑之門紛然成帙

四庫所收尤昭覈實汪藻浮溪姜夔白石福地鄉嬛

天府載籍志別集

舊志載名人集甚多書皆不傳伏查

四庫全書集部德興載入者

別集類有浮溪集三十六卷註云宋汪藻撰原本久佚
今從永樂大典錄出藻文章淹雅爲南渡後詞臣之冠
其隆祐太后手書建炎德音諸篇感動人心幾於陸贄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別集

一

興元之詔雜文亦雅健有體其詩得於徐俯俯得於其
舅黃庭堅尤遠有淵源

白石詩集一卷附詩說一卷註云宋姜夔撰夔詩在南
宋中葉最爲傑出雖篇帙無多而格意不在范陸下其
自序主於擺落一切冥心獨造可謂不負所言詩說二
十七條而大抵皆造微之論

芳谷集二卷註云元徐明善撰其文多談性理而大致
雅潔尚不至如語錄嘗主浙江鄉試拔黃潛於棄卷中
知其究心文律非苟作也

詞曲類有白石道人歌曲四卷別集一卷註云宋姜夔撰夔詩格高秀迥出一時詞亦華妙精深尤嫻於音律故於九歌皆註律呂琴曲亦註指法自製諸曲皆註節拍於旁似西域旁行之字亦足以資考核

人子須知資孝書八集三十九卷明徐善繼善述撰今錄其昆季自序三首

徐善繼

擇地一事人子慎終切務也孔子有卜宅兆之訓孟子謂比化者無使土親膚程子有避五患之戒朱子謂必慎必誠不使少有他日之悔聖賢垂教其慎如此誠以生事死葬禮之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別集

二

大焉且事死如事生而葬必慮夫親魄之安危又天性有不可解者豈惟拘拘於術家所謂禍福之說哉但化者既寧則生者自昌先正謂由根達枝斯定理也予不幸早孤思得善土以奉先靈不敢付諸術家讀易之暇因究其理求其據且確者盡安厝之誠以塞人子當知之分與夫分內之可爲事耳然天地大父母則有生天地間者皆吾同胞類也吾不欲苟於窀穸以畢子職而天下獨非盡人之子歟矧推親親之愛大無我之公尤吾儒所謂理一焉者其寧愒然於斯耶於是志其僭陋與弟善述日加鑽研會諸說而折其衷芟繁蕪

而歸其要合形勢方位於一家以龍穴砂水爲四例輯成一書簡易明切頗有便於慎終者之探索目曰人子須知蓋欲天下之爲子者各親其親而吾之所知不獨爲一人之知云昔人謂芻蕘之言聖人擇焉苟自其人心之有知與不可不知者須以求之則於卜宅兆避五患以畢夫安厝之大事者斯有以其要領而不爲邪說所惑庶上可以敷聖君賢相澤及枯骨之仁下可以盡肖子慈孫厚本慎終之孝亦國家孝治天下之一端吾儒窮理盡性分內事也若概視爲術家之說非予弟兄蒐輯之本意矣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別集

三

徐善述

予嘗觀宋儒牧堂蔡先生家訓云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藥地理惕然心動不幸先君蚤逝生無以爲養所可圖者惟宅兆一事耳於是與季兄棄舉子業治堪輿家言所過名山大川古今陵墓必周覽久之而後去更事師亦不啻數十人如此者垂三十年而後稍有端緒夫術家妙契陰陽明通觀察雖代不乏人然各私相授受其流弊遂致矛盾冰炭右天星者黜巒頭言形勢者闢方位穿鑿附會之說與詆毀聚訟之談紛然莫可究詰人子欲葬其親茫無所據有遺憾者多矣

予竊取而權衡之形勢審於未穴之先天之本體也方位
察於倒杖之後後天之妙用也先天之體出乎自然天也後
天之用盡乎當然人也體與用不可偏廢天與人相待並行
烏得執彼廢此耶乃以平昔所講求經涉而有得者定爲成
書先列巒頭之要次附天星之法形勢方位各有攸當天人
體用不相背違俾孝子慈孫欲安其先靈者不爲偏見所誤
命之曰人子須知夫舉千古不決之疑而擱然兼總其全僭
越之罪何辭可解乃私心要在於資孝云爾世當有諒我者
矣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別集

四

徐善述

不佞曩以先人襄事與季兄究心堪輿家間有一得筆之爲
書名曰人子須知鉛山見溪王君書林金氏雖嘗兩刻病其
未備每欲再訂弗暇也辛巳夏中丞王公太史李公召入郢
明年春又知遇司空曾公客郢兩寅頗多隙日乃取前書緒
正之會季兄亦自荆南來更相與討論潤色刪繁補遺較昔
所著合者十又四五錄成司空不鄙校梓廣傳第蠡測管窺
極知不可以爲訓念吾兄弟自少遨遊四方今顛毛種種矣
三十年間心力盡在此編敝帚千金不忍遽棄耳或謂余嘗

從薦紳談性命之學何屑屑於此迷而不返余謂西山先生
父子及草廬吳公皆儒者宗嘗著發微論發揮玉髓刪定葬
書君子不以此少之卽朱子所上山陵議狀有味哉其言之
也且送終人子大事而付之庸師之手天親之謂何余爲此
舉凡以共子職而已天下豈有無親之人哉敬與爲人子者
共之高明之士竄定紕繆出特見以相長尤所願也

疏

舊志云禮象笏書思其後乃有章奏至有明爲益繁然其言事之疏多不雅馴而論道之書率皆膚淺邑先正江湖廊廟皆不負所學讀其遺疏而知人臣告君立言自有體也

廟祀配享疏

明祝瀾

臣聞先師孔子之道儀表百王垂憲萬世自漢以來凡有天下國家者咸加尊崇而必創建廟學以禋祀之所以重斯道淑人心也洪惟我明啟運以興太學爲第一事首設祭酒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疏

一

職專總理次有司業提調六堂又次博士助教正學錄等官則嚴立課程務致實效惟監丞之職乃學之司直凡監中大小事務皆當參理提督師生凡有過失亦皆得糾舉懲治臣念葑菲下材濫茲重任以此夙夜兢兢懼務圖報稱臣切見廟學所有合行沿革事宜敢昧死條陳乞皇上曲賜優容寬臣斧鉞之誅采臣芻蕘之論

一遵成憲以事先師臣仰惟太祖皇帝肇基南京以孔子立萬世生民之道首建廟學以尊祀之自京師而下莫不皆然且像不土繪祀以神主而四配十哲七十二賢及從祀諸

儒亦各立神位以次序列革數百年之陋習誠傳之萬世而無弊也迨我成祖皇帝定都北京宮闕臺省悉遵成規惟文廟先師先賢遺像未經宸慮仍襲勝國之弊迄今如故臣惟今去先師千有餘年雖四十九表猶有圖存者尙未必儼似況以土木塑繪爲哉臣又伏睹皇帝臨御以來躬謁廟庭當是時先師孔子之靈必洋洋乎如在其上臣固不敢妄論其四配十哲諸儒皆公侯伯子男之爵以心原之亦未必安然列坐於旁而不知天威之咫尺也况又以宋元諸儒列於兩廡之末者坐南向北與先師對敵亦非尊崇之意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疏

二

乞勅廷臣會議悉照南京文廟事體祀以神主而從祀先儒止列兩廡則禮儀正而神靈安矣

一論革宿弊以正人倫臣切聞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即此道也曲阜侯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父也復聖公顏淵宗聖公曾參述聖公孔伋子也父列於廡子坐於殿尊卑失倫殊爲未當或者乃謂主於傳道豈有舍人倫而謂之傳道哉外此如蘭陵伯荀况以性爲惡以禮爲僞大本已失所學何事壽張侯公伯寮阿諛季孫譖愬子路黨邪陷正所存可知凡此輩皆得罪於孔氏門者亦列從

祀蓋歷代因襲之弊聖明之世在所當革臣又見今文武羣臣積有年勞者皇上尙賜誥勅贈封父母况先師孔子垂憲萬世父叔梁紇母顏氏俱未沾一命似爲缺典如蒙允俞乞勅廷臣會議先師父母褒封典禮仍於大成殿東別立一廟祀叔梁紇於中以顏無繇曾點孔鯉配享左右并罷荀况公伯寮從祀通行天下郡縣儒學遵守庶幾人倫明而祀興正矣

軍民利病疏

明 孫原貞

一屯種事天下軍衛設置屯所軍士種田秋成比較子粒舊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疏

三

有事例每軍有歲收細糧二十四石者則一人之耕勾二人之用有十八石者則二人之耕勾三人之用有十二石者亦足自給如一衛或五七百名或千餘名一所或二三百名屯種以天下衛所計之歲收何可勝算此寓兵於農古良法也今各處因循視爲細務軍士下屯者少舉天下之兵幾百萬之眾不耕而食臣恐民間租稅不足餽餉欲倉廩充實其可得乎且今國家營造已罷四方無虞惟在京操備漕運數事餘無征差前件如蒙准言乞勅五府該部行移在京在外衛所取勘軍士除前項差占及守城等項外餘悉屯種然軍中

貧窘者多牛隻器具一時莫措耕種尙艱計其所收子粒一二年間且宜寬減以後依例比較仍於農隙時月修習武備則兵不至於坐食而廩有餘積矣

一論馬政治兵備禦畜馬爲先如漢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西北僕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唐於西北置八坊四十八監以牧馬田一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自貞觀至麟德年間馬七十萬餘匹宋在京有兩院四監六坊在外有十四監牧地四萬九千四百餘頃兵校一萬六千三十八人飼馬二十餘萬匹然牧馬之地無考較其養馬十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疏

四

四只用一人唐之牧馬數蕃而芻秣之田數不登餵養之人數無考宋牧馬之地差廣較其養馬一人不啻十匹又有戶馬則蠲其科賦保馬則蠲其征役此前代馬政牧於官者多牧於民者少我太祖皇帝定鼎金陵歸馬淮甸太僕所領牧於民間西北置太僕寺五苑馬寺四監一十九苑七十四則官署有加於昔其養馬之人與牧地馬數莫知幾何若北京行太僕寺所管馬匹先俵順天等八府民間牧養後民丁不敷復俵山東河南是蓋牧於官者其法漸廢牧於民者其數日蕃又不蠲其科賦復其征役及種馬倒死馬駒有虧未免

督□追賠其續增馬數又合添俵民甚苦之今古制固不必復舊制亦所當考宜令各僕苑馬寺查勘設置各監苑之初養馬之人放馬之地牧馬之數幾何其法制仍在如便孳牧將後該俵馬匹與寺苑領養又歲選其堪騎操者給與馬隊官軍領操調習庶幾緩急可用若官爲多牧民免再增甚幸

見明名臣
經濟錄

一論冗兵夫兵貴精不貴多昔周瑜破曹操於赤壁謝元破苻堅於合淝李靖於定襄破突厥於陰山破頡里斯皆以少擊眾而多者反敗是則兵不在多能用計耳惟京師根本之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疏

五

地誠宜聚重兵以臨制四方然以前代及洪武中兵制較之今在京有親軍及五府屬衛之兵又有衛陵寢牧國馬服匠藝并續調外來操備之兵其間冗食者不爲不多而欲府庫充倉廩實豈不難哉乞命文武大臣簡其精銳習戰陣以振武威汰其冗雜給屯田以歸農業其西北之兵以次簡閱養精銳汰冗雜則不惟內外兵精足以禦侮防奸而歲省粟帛可勝計哉

一論逃民臣前任河南參政時查各處逃戶周知文冊通計二十餘萬戶內山東山西順天等府逃戶數多其河南之開

封汝甯山東之兗州直隸之鳳陽大名此幾府地境相連往時近黃河湖灤浦葦之鄉後河洩水消變爲膏腴之地逋逃潛住其間者尤眾近因河溢橫流此幾處水荒流民復散間有回鄉多轉徙南陽唐鄧湖廣襄樊漢沔之間趁食恐其逼於饑寒相聚爲盜聞朝廷遺官賑卹已不失所未至爲非緣此等逃民始因躲避糧差終至違悖德教食地利而不輸租賦曠丁力而不應差徭棄故鄉而不聽招回住他郡而不從約束累詔寬恤其原籍與所在官司兩難挨究莫如之何況今聲教所暨四海歸心獨此輩恃恩玩法梗化如此然以中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疏

六

原腹心之地爲流民淵藪如昔陳涉王常張角諸盜皆由此起今聖明撫運萬無此虞然慮積歲滋久時遇饑荒安知無奸盜扇禍其間流毒百姓故宜防之於未然合候年穀豐登乞勅遺近臣先往此幾處著落司府州縣各委官員沿村逐戶挨勘的實籍貫丁口明白驗家口以給田業隨土宜以課農桑舉鄉飲以導其父兄立鄉學以訓其子弟建鄉社使知報本設義倉使知備荒時加巡察撫綏德禮以化之刑法以齊之徐議其賦役俾爲治世之良民庶無後來之患也

歷日疏

明
童 軒

成化十七年某月某日禮部祠祭司案呈直隸真定縣儒學教諭余正己奏稱見今歷法氣朔爭差蓋由歷代造歷因循唐歷之弊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開坐造冊具奏臣隨看得余正己所言自堯即位甲辰至今戊戌凡三千八百四十五年約之得四十四度餘一十七年蓋每章盡之年不置閏冬至爭差一十二日故今歷冬至朔閏月三者皆差良由因元歷推算一節竊惟歷日乃正朔之書自古帝王之有天下必改正朔以立一代之制度以新天下之耳目誠爲政之先務經國之重典也借使置閏或差則春入於夏而時必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疏

七

不定矣子入於丑而歲必不成矣積而至久則寒暑反易分至啟閉舉非其時農桑庶務盡失其候又何以允釐百工而致庶績之咸熙哉故唐堯之歷必考驗於昏中之星近代之歷必測驗於日月之食蓋欲術不違天政不失時也洪惟太祖皇帝奄有天下肆命監正元統等參攷歷代四十四家歷法以洪武十七年甲子爲歷元造大統歷頒行天下訂正精詳超越千古誠一代之盛典也英宗睿皇帝又置璣衡簡儀圭表等器於觀象臺考驗愈密歷法愈精迄今百有餘年每遇本監所算日月交食日時方位及所躔宿度觀之於天測

之於器未始有不驗者間有刻數先後之殊所食分秒之異蓋由星土之有南北地形之有高下故耳使果如余正己所言戊戌年當置閏十月而不置閏冬至爭差一十二日則晦朔弦望必差晦朔弦望差則遞年本監所算日月交食并所躔宿度必俱差錯無疑矣今何爲而不然乎况戊戌置閏朔而上之至唐至漢中間二千餘年歷家所置之閏皆所當改作算日月交食必皆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矣今按歷代史臣所書惟宋乾德天聖慶曆三四年間僅有候之不食其他何以不盡書乎臣等又看得本官奏稱天地之間有自然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疏

八

之朔望有自然之閏月十有九年七閏此皆自然之冬至也日月交食此自然之朔望也斗指兩辰間此自然之閏月也豈人力私智所得而損益哉是又不知天有自然之運而人有自然之數以自然之數求自然之天則雖千載之日至可坐而至也故顓帝命重黎以司天地唐堯命羲和以宅東西宋有子韋鄭有裨竈魏有石氏齊有甘公唐都之推星王朔之候氣以至耿壽昌鑄渾天之儀虞喜何承天諸人立歲差之法又安在不假於人力哉今本官自以己意創爲七十八年之約法每月大小相閒編排有合朔而無弦望正是以區

區小智強合於天與前之所言自相矛盾矣

諫取古琴圓眼木銅鼓槌疏

明舒清

臣聞聖王之事天猶孝子之事親親心悅則天心悅因懼知戒轉災爲祥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恭惟皇上嗣服之初即下詔求孝穆皇太后宗親百方而不可得乃詔建慶元伯祠於廣西蓋將報罔極之恩而繫終天之思也臣等竊以爲皇太后之宗族親戚雖無有存者而廣西遺民皆皇太后之闕里也皇太后在天之靈豈無愛護之意乎由陛下之心推之凡廣西之草木尙有愛護之意况太后闕里之人乎故曰惟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疏

九

桑與梓必恭敬止其斯之謂與近傳奉駕帖下兩廣三司取古琴圓眼木銅鼓槌三物者臣等議得廣西地極南方盜賊淵藪年年用兵民窮財盡豈有古琴蓄藏於民間乎圓眼木非美材且重遲豈可遠致乎銅鼓槌降來式樣已極工巧又豈必於過求乎臣等遵奉明詔言不容已伏望我皇上推錫類之愛念荒遠之民收還駕帖置此三物於度外而不取使廣西之民思太后之恩而永奉慶元伯之香火於萬世皇太后在天之靈能不欣悅無已也哉雖然陛下受天眷命作民父母天下之民皆赤子也豈但廣西之民而已乎曩者陛下

登極之初凡百玩好一切屏去天下仰戴以爲太祖皇帝復生堯舜復出今陛下正宜慎終如始圖大於細以慰天下元元之望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願陛下深思之且臣之事君猶子之事親子之於親凡口體日用之常以至冰魚寒筍靡不積誠求之以覲其必得臣之於君凡九州水陸之產無所不備以至急難之際刀鋸鼎鑊亦有所不避今陛下取此三物之微而臣等懇懇爲陛下言之臣豈不知君命之重而冒萬死之誅乎但臣聞事親者當養志而不在從親之命事君者當以道而不貴從君之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疏

十

欲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臣等幸際陛下素以堯舜自期待敢不以堯舜之道陳之耶昔太祖皇帝以鳳陽滁和等地皆爲帝鄉每蠲其常征太祖皇帝曲愛其鄉里如此真聖子神孫萬世之法也伏望陛下推太祖皇帝之心以兼愛天下之民推孝穆皇太后之心以優愛廣西之民乞將廣東廣西古琴圓眼本銅鼓槌三物先行停止凡一切玩好不急之務有關天下者盡行停止則親心悅而天下悅陛下之孝當如堯舜之大孝武王之達孝同垂萬世矣豈但消弭一時之災變而已哉

諫取牡丹疏

明孫需

臣仰惟皇上天性安靜節用愛人凡百奇物皆不玩好此天下臣民之所共聞而共知者也近傳奉命臣等買辦各色牡丹但前項花品徧訪官民之家俱無栽種間有一二纔收拾運動未免勞民傷財臣等會議得河南地方連年災傷而去秋天雨連縣黃河泛漲水患尤甚衝倒城垣漂流房屋渰沒田禾溺死人畜又先因寇犯空運借撥糧餉一十七萬餘石前去陝西接濟軍民累苦老幼啼號雖蒙聖慈差官賑濟奈倉糧有眼饑民無窮未得一一蘇息即今修城修河夫役煩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疏

十一

擾糧草催徵緊急民不聊生相聚爲盜隨撲隨發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甯今以瘡痍之民奄奄喘息凋敝極矣而又迫之以無用之徵臣恐意外之虞變起倉卒卒莫能救日夜焦勞甚可憂慮昔西旅貢獒召公作誥進戒懇切周至豈以武王之聖一獒之受能損其德蓋召公老成忠君愛國之心防微杜漸之意自有不能已者今以一花之取以迹觀之其事若小推之至理則治亂之源實階於此且牡丹之爲花不過一物之微榮謝無常不足以供御玩昔隋煬翦綵如春厥鑿可懼以陛下之聖慮必及此此臣之所以不敢隱而不言也

如蒙聖恩憫念河南地方民瘁財窮乞將前項花株准免收買將臣罷歸田里以爲人臣不恭之戒另選賢能代茲重任庶地方得人而朝無南顧之憂矣

救荒疏

明 趙德剛 知縣

爲天時旱荒地方殘害乞恩賑恤以弭他變事本年十月累據坊都老人陳益等連名呈稱本縣地方自正德三年至於今歲屢被姚源強盜焚戮不得安生官軍駐劄農業盡妨兼以四月至今天時亢旱黃埃蔽日赤地千里田禾盡死饑饉之民流亡道路誠恐今年冬盡明年春初若不設法賑饑必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疏

十二

然致生他變事情到臣據此已經自行設法處置買辦米穀及時賑濟外又經通行申稟合于上司乞賜憐憫賑恤俱以地方多事兵革未息何暇恤民不蒙實惠臣竊謂盜之初生由於民困故止盜之方必先恤民德興一縣屢被強盜劫掠加以今年旱荒米穀難得饑饉不賑變亂易生深爲可慮臣竊念陛下子育黎元嘗發內帑銀二十萬兩以濟西蜀之軍儲矣又嘗以山東河南用兵之後而遣官以賑恤之矣今江西一省如饒州等府德興等縣其被兵受害之處誠不減於山東河南與西蜀者顧九重深邃一時未知而有司奏請亦

只租用兵殺賊等事並未聞有以恤民寬賦爲陛下止盜於未形計者臣之愚見以爲弭盜必先恤民恤民必先省賦今日旱荒已極小民張口待哺區處賑濟誠不可緩但今民財已竭官庫亦空無可措置臣謹按德興縣事查得原先負欠有正德四年稅糧除已完納兌軍米四千二百六十二石淮安倉米一千七百八十一石淮安正祿米四百五十石各祿米四百一十五石京庫折銀米八百八十二石南京折縣布米七百石存留本府大有倉米三百七十四石七斗縣倉米三百九十五石學糧米三百五十石夏稅京庫折銀一千五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疏

十三

百石今更欠南京各衛倉米四千五百六十二石折布一百六十九石折銀米三千三百二十石正德五年分稅糧除已納完兌軍米四千二百六十二石淮安倉米一千七百八十一石前項錢糧俱已申蒙巡撫等衙門憐念地方殘害暫行停徵并該府縣坊都遞年葛思恭等奏要蠲免及正德七年八年分弓箭弦條該輸納又奉司府劄帖承准工部習字一千七百八十五號勘合爲修造兌換軍器等事坐派本縣青熟縣細線五十斤價銀二百兩似此數項錢糧當此災旱時年衣食窮迫室家流亡若欲一一拘辦饑饉小民不變何待

伏願皇上軫念地方特勅戶部准將前項未徵錢糧寬恩蠲免或行巡撫衙門并布政司別派未經殘害府縣補徵就將前項錢糧准作賑濟之數然後殘害之民受陛下存恤之實惠感陛下垂念之至仁徵科不繁民食自給而他變可彌矣臣竊料司會計者之議必曰遞年稅糧及弓箭弦條等科此是供賦正額雖徵之而不爲重雖斂之而不爲橫理難蠲免臣以爲議者固然但古人因時荒歉而蠲逋負發倉廩以爲賑貸者亦多矣况陛下富有天下享有四海何惜此一府幾縣餘力而不收渙散流離者之心哉只如樂平姚源等盜其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疏

十四

心不皆樂禍亂而甘死亡也獨以饑寒之人轉爲盜賊及今動陛下守禦之兵竭府庫累年之積誅之且不能盡然則孰若賑之恤之於饑寒之先耶臣又嘗伏睹陛下勅諭有曰累年盜賊生發皆因水旱不時差科煩重及各該官司不能撫恤夫今日致盜之源陛下已知之矣伏乞不吝行之殘傷之民不勝幸甚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爲此具本專差老人蔣喜抱齎謹具奏聞奉聖旨戶部知道本年戶部奏准差侍郎鄧璋發銀賑濟江西受害地方德興領銀七千八百兩給散饑民造冊奏報巡撫都御史任漢准縣申批管糧參政屠世

起運星子縣存留米代爲德興兌軍本縣錢糧停徵三年豐
歲補徵

吏治疏

明 舒 鼇

略曰嘗觀宋袁甫有言曰天下郡縣之吏人主安得人人而
察之寄按察之權於監司是擇監司所以擇守令也今之監
司未必無人然大率狃於因循者則以姑息爲惇大號稱振
刷者則以操切爲精明而喜迎合樂趨承之輩又往往稽臧
否於簿書期會之末殆所謂不捕之貓不吠之犬甚且與之
同乳而搖尾矣安望其去鼠防奸耶故曰有賢監司而後有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疏

十五

賢郡守此臣所謂督察不可不責其成者此也又聞唐馬周
有言曰理天下者欲令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縣令不能皆
賢若得良刺史則合郡蘇息何也刺史令之表也表直則影
隨之矣今國家建官以郡領邑以守統令大者不過十二三
縣小者十過六七縣有司之賢否可數而悉生民之休戚可
周而知爲之守者誠躬行節儉先之以廉勞心撫守作之以
勤省刑薄罰風之以仁肅其僚佐戢其吏胥倡之以義以此
作法郡吏有不向風百姓有不蒙惠者豈理之所有哉故曰
有賢郡守而後有賢縣令此臣所謂表率不可不嚴其課者

此也且夫元元之眾繫命於縣令令者父母也民者子也是故勸課農桑平均差役安集戶口敦正風俗俾樂生而興行父母之道也今天下之令則不然大抵急於催科不以民事爲意巧於承上不以恤下爲心上供有常額則出入侵漁之弊滋歲派有成規則加兌增耗之無算供億繁於里甲贓贖盡乎錙銖搥肌剝髓十室九空下吏因之肆毒無忌民幾何不胥而爲盜也此臣所謂惠養不可不核其實者此也古者罷封建置守令必備乃官屬以佐長吏無非所以惠元元也今天下佐貳則不然蓋惟朝廷待之爲凡品故其自待亦遂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疏

十六

甘心於常流歲暮途窮者苟升斗之粟旁歧他徑者無遠大之期凡可填其谿壑尙何恤夫脂膏誠今之民賊也若不略取而更張之是里有劇盜欲夜戶不閉安枕而卧其將能哉此臣所謂分治不可不重其選者此也伏乞陛下俯察臣言勅下吏部凡遇布按二司郡守等官缺必擇平日行誼及試有成績者或循資銓補或以異等超擢若非其人雖資合遞遷不得輕授至於旣任之後責以實效如宋初立爲課績之法凡監司所轄郡治郡守所轄州縣吏稱廉平民無怨咨則列爲最等有司無良地方多故則列爲下等仍咨都察院轉

行各撫按官每歲終將各職名與所轄地方著實事績照分等第造冊送部查覈最等者進爲列卿下等者遞次降罷其撫按官考註賢否亦止據此以定殿最以行舉刺其復命舉劾竝須准此至於陞授佐貳等官則略倣國初之制同知通判間取進士遞遷勿徒以此處頓屺朽腐之士縣丞主簿間用舉人參選勿專以此待監生吏員之流若果試有異績則不拘資格亦照守令之例一體擢用如此則上下有所管攝而各修職掌大小有所責成而爭自濯磨循良之實政可舉而太平之治可成矣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疏

十七

屯田疏

明
笄東光

略曰我太祖皇帝嘗因李訥之請設立屯田之法即古寓兵於農之意也故當其時食足而兵強雖嘗爭戰歲不告匱且蠲租之詔間歲行之則其富強之盛可知矣又竊觀屯田僉事職銜曰提督屯種又伏睹屯田勅旨曰督率官軍餘丁及時耕種勿令游惰致有荒蕪則知此官原以耕種爲職而今則不免爲催科之擾而已矣無怪乎地之盡荒而財用之日以告急也爲今之計合無遵復祖宗舊制力舉屯田勅令督撫重臣專主其事仍各選廉能僉事一員分任其責除原有

民田成種例納草豆養馬供兵外其餘屬官閒曠地畝見在拋荒者或原開墾被勢豪包占者盡行查出丈量段畝若干分撥官軍七分耕種三分囤操大都每夫力堪種地三十畝有三丁者受地百畝或買牛隻或備器具或假穀種皆用各解鹽銀歲支買辦以給之每遇秋收之期除本軍月糧外收草二束豆二升如無軍糧坐支每地一畝除收草豆外仍收粟米五升皆於附近地方建立倉場堆積以便搬運收給擇委賢能指揮千百戶等官掌之凡收支不許科歛需索分毫置立循環簿二扇朔望送該道及撫院查比挂號以憑稽考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疏

十八

歲終又彙造文冊齎送戶部夫然後無曠土無游民農事興而武備修一舉而兵食足矣此固安疆足用之本實今日之要務也然其弊有三蓋古者屯田凡遇水旱必行蠲免故民得安堵如故今則必欲取盈故民不勝追捕之苦而盡皆逃亡矣其弊一往者法嚴官簡兼并未起今則冗濫太多又多被勢豪霸占小民不無賠補之患其弊二往者官知恤民畏法今則將領之官盡貪饕無忌民不勝其誅求之苦將有棄而之他者矣其弊三夫三弊不去而欲屯田之復萬萬無此理也伏乞勅令該部及督撫御史屯田僉事等官遵照祖宗

舊制凡屯田地方或遇水旱必行查勘覈實具題諸旨蠲免毋得追捕以致流離又專勅御史凡官軍冒濫廩糧若速行裁汰勢豪包占田土者追出完官又有貪暴將官科害軍丁者計贓參治凡屯田僉事御史必遵古制履畝督耕一依省歛補助之法不徒仍爲科征之擾每歲秋終各衛查收子粒若干軍丁有無逃亡若干田土有無拋荒若干造立文冊二部一存留本處一齎送戶部以憑稽查凡各官考滿亦必以此爲課績如無屯積者不許給田凡官職任屯田者如蹈前弊曠日因循苟且塞責者許該科參論請旨提問以爲人臣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疏

十九

任事不忠者戒如此則督責嚴而屯田舉民生安而國用足此今日之急圖也

請宥言官疏

明 祝世祿

奏爲言官狂妄懇乞曲賜矜全以光聖德事臣聞君門萬里何況宮闈道路風聞不言近欺不察所以言言之實愚且戇頃見工科都給事中王德完一疏奉聖旨宮闈嚴密且東宮日侍起居數視藥餌有何疾阽危王德完這厮輒敢狂肆妄言著錦衣衛拏送鎮撫司著實訊究欽此臣一聞之殊爲三德完悲已躍然爲皇上喜夫德完非能自爲言也蓋採之道

路之口也即留都相距三千里亦聞此言智者揆理斷之曰無眾人逐聲意之曰有臣不欲聞又不能禁特不如德完聞則入告耳臣於德完素無半面之識所爲悲者悲其愚且戇羸骨不足以當雷霆之怒且有嫡庶二母年齊八十以上見今家居不能就食倘聞子信驚怖必死而所爲皇上喜者皇上身爲三綱五常之主在宮雍雍亦既有年一時道路之言不知其所自起訛以傳訛即非事實亦損譽聞自明旨一出天下於是乎知宮中日侍起居而羣疑頓消無端嘔嘔流言翻爲德完一愚戇之夫昭雪於天下臣安得而不喜夫言官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疏

二十

以風聞言事固自其常即德完亦自以爲得於風聞夫無形有聲之謂風風聞云者然而未必然也彼其徒懷不敢欺蔽之心不自覺其墮於不知忌諱之罪罪不能逃意則可原陛下赫然一怒逮而訊之亦足以示懲矣故天子法天大寒之後必有陽春陛下舒卷四時陰陽在握又何芥蒂一愚戇臣而不容之以如天之度夫德完冒罪上言誠不忍君父蒙不白之疑乃今皇上內心內行皎如日月行天天下人無不知之無不仰之是妄言在德完不足爲聖德玷而益足爲聖德光陛下霽威宥之不言縱也乃所以爲仁也不然祇成臣下

直諫之名而自隘帝王天地之量陛下亦何樂於此留都大小臣工靡不北向翹跂今日之休命臣也不勝惓惓之至

請罷礦權第四疏

祝世祿

奏爲民膏已竭國計莫支懇乞聖明深思其理亟反其政以保萬世治安事臣等竊惟財者民之命民者天之心天作之君所以託之心而立其命也故輕徭薄賦之朝君不盡民財天不盡君財而其積也在閭閻國亦不至獨貧橫征暴斂之國君巧奪於民天巧奪於君而其積也在帑藏君反不保所有皇上試考祖宗朝有遺中使礦於山權於市窮天徧地動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疏

二十一

搖萬眾如今日者乎有任中使不山而礦不市而權勒民包賠取盈進獻如今日者乎回思陛下登極初年用先朝所遺之財貨不盡司農部之所入自足供司農部之所出不借辦於別曹頃年以來徧重私藏私藏充物而司國計者值時多故去也若流東那西補衰相畢見若此者不獨贏彼縮此人事宜然而上天冥漠之中實默示裁抑之意欲皇上加省而皇上偶未之省爾夫善耗世財莫如火刀兵朝鮮訶而東北之府庫空矣播州叛而西南之府庫空矣孽火燔大內黃河決中州而天下之府庫空矣皇上勤民自封一意內府而

天故傾皇上之外府以至於盡人益幾何天損無算赫赫明命臨之在上皇上尙得下視下民外視外府日孳孳獨爲私藏計耶頃邊餉告急太倉懸罄司農束手以請皇上明知太僕寺馬價不當借又借三之一以應之後再不給更於何借外府在在空虛民窮不堪加派夫豈獨不堪加派即正供積逋不能遣完以濟官家之急勢不得不以內帑爲撲滿小民之家有器儲錢其爲物也有入孔無出孔滿則撲之故名撲滿天子奈何操小民之器乎天下大器也亦神器也爲天下者爲之於可爲之時其權在我不在天爲之於不可爲之時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疏

二十二

其權在天不在我夫至權在天不在我而天下事去矣今天下猶可爲也民怨雖叢猶可平也亂形雖見猶可弭也日星冰雹疊出譴告天於陛下猶未忘也不及今改絃易轍禍敗一成不可收拾噬臍何及故章奏停留官僚缺壅擴巖穴者老欲枯死繫狴犴者鬱欲瘐死是時政病之大者而非所以病也乃皇上好貨一念不能自克實爲病根厭薄外臣過爲摧挫豈有他腸亦貨之以先民有言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以身下臣事君以貨以陛下辦此非難也深思遠覽猛自拔去病根上上臣而下下臣以閭閻爲帑藏以仁賢爲珍

寶信廟堂之臣撤礦權之臣補藩臬之臣起巖穴之臣出狴
狴之臣將見民命困而復蘇天心厭而復眷利在四海名在
萬世顧不偉哉何至貨賄薰心瑣屑多寡有無間求足而反
不足也言礦權者累牘盈廷臣等豈不知爲皇上所不樂聞
抑心所謂危不言罪當死不極言罪當死言之不效罪當死
伏惟聖明垂意覽擇臣等不勝激切屏營待命之至

表

諫遷牛頭山表

宋 吳景鸞

臣聞主聖則臣賢父慈則子孝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儻有未善敢不盡言臣幼承父師之訓長閱聖賢之書粗識天文竊知地理特蒙聖眷俾忝國師凡有忠謀詎容隱默臣伏見鄒延詠者未辨地理妄贊山經虞訛恐壞於皇圖謬覽或危於國祚唐書百卷未聞倒丈山經郭論三篇安見逆遷形勢牛頭山下獻納圖形龍脈偏枯山岡撩亂臣伏見其地水不敗於鬼鄉山不高於旺氣四神缺陷八將傾欹皆有逆水之津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表

一

畧無順山之勢坤風直射厄當丙午之年未水長流災生丁未之歲乙巳之載逐處禍生丙午之年隨方兵起刀劍長流血赤人民盡染瘟瘧戶口逃亡軍士反逆若興此地財輸北闕位失南朝若廢此基社稷永安封疆益固鄒延詠不明天意未合人心謬卜山陵用虧皇業此其小器詎可大爲臣不避斧鉞俯陳愚懇伏乞陛下高張慧目遠照千邦廣邁皇圖慶延萬代云云

臨安行在表

宋 傅伯通

臣聞古公去邠就岐用興周室蕭王去關趨洛克復漢京天

道好還民心助順臣欽惟太祖皇帝肇造有夏太宗皇帝克成厥勲列聖相承羣賢輔導履成平於既久躋仁壽於無疆伏惟皇帝陛下高皇介弟哲廟文孫幼在東宮已見克嶷克岐之質長居西邸夙欽允文允武之才政令斯宣帝畿是立若臣者京庠老退溝壑沈埋學陋才疎老去方登於一甲數奇時異歸來徒壽於三壬曩者東府經筵獲侍於鸞輿今也南居几杖再勤於璽冊官奉朝散職隸衙推庸向日以行成敢披雲而快睹顧此三吳之會實爲百粵之衝錢氏以之開數世之基郭璞占之有再王之運既云巨奧實亦大邦天目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表

二

雙峯屹立於斗牛之上海門一點橫當乎翼軫之間臨安集秀氣於軒轅吳會孕祥光於紫府會稽北固堂堂乎天外之山京口姑蘇渺渺乎域中之澤四氣俱足八景寬容山勢北來有朝海拱辰之道水流東出無鬼劫凌奪之憂鳳閣龍樓正當辛地捍門華表恰值星河上合天星太微之垣下接禹貢揚州之境實乃偏方之大鎮難同百祀之京畿金櫃凌雲內府有積年之聚廉貞妒主大臣多持柄之虞昂日星低武臣多咎鬼金位起闔寺施權文曲多山俗尙虛浮而詐少微積水土多文飾而慳至若百辟諸蕃皆有三班九衛或可權

宜而駐驛未便久聚以長居臣敬對揚休命用表寸丹云云

救荒活民表

宋董煟

臣煟言天地無私未免饑穰之運帝王有備乃全造化之功蓋人以食爲天國以民爲本非預期爲之講究則臨事何以通融臣觀上古垂世之書備考歷代救菑之術阻饑播百穀固虞舜出治之爲先救荒聚萬民亦周公太平之所講凡上下之兼足皆有無之相通霸政多端田賦再倍國無九年六年三年之蓄歲有大饑中饑小饑之虞委積以待凶荒不復見昔人之職公私猶可痛悼尙當形漢室之憂儻或有水旱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表

三

霜蝗之災無甯弛山澤關市之禁義倉不在當社常平多乏本錢財積或化爲塵埃賑濟祇及於游手遣使勸分徒爲擾爾抑價遏糴殆有甚焉歲小不登民大受害臣久安田里多歷艱危常懷拯世之心妄意甦民之事幸叨一第憂居累年人微無肯信其言官小莫能行其志爰撫古今救荒之義定爲州縣活民之書恭惟皇帝陛下道通神明德侔高厚體孝廟愛民之念循光宗初政之規輕賦薄徭以厚民財發政施仁以固邦本一言之善雖芻蕘而不廢萬世之策與社稷以同休輒寫愚衷仰陳睿覽儻是書通行於世固微臣至願之

私俾黎民得以不饑實聖造生成之賜所有臣撰述活民書
謹繕寫成冊隨表捧詣進以聞

進壬易會元大占書表

元祝泌

臣言伏聞陰陽變化之妙有氣有象之殊卜筮推測之書通
機通微之旨必該至理以參覆載之運斯極神機而研事物
之情三易本剛柔之氣周流六虛六壬法動靜之宜取合四
課觀其設科雖六壬之旨若不同究其致用則氣象之求實
一致故氣無定用因象而用象無定體以氣爲體易之氣則
天地推遷之象壬之象即陰陽升降之氣易更三聖之述作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表

四

學者固不敢以輕議壬沿三墳而晦蝕習之迺至於自卑誰
知規天矩地即方員動靜之基日干辰支乃烏兔推遷之紀
貴人法紫宮之主宰日將本太陽之躔離天內陽宮則列官
順軌地外陰道則百辟逆躔陽爲德陰爲刑脗合漢儒之論
夜多凶晝多吉何殊楊子之元故事有從違時有否泰遵時
而動乃得其宜隨事而推不容或過幹璇璣以法大造窺要
會以定方來聖人以此洗心待時乘運賢者由茲觸智觀妙
鉤元由象而通消息之理體物以見屈伸之機時覆逢占間
不容髮當名辨物差不毫釐至於厭伏不祥轉危爲安迎導

善慶觸類而長旨在雷公之蘊傳在元女之神機參造化則天是陰陽事超庸常乃地何險易此前人之顯迹實舊記之特書奚啻分別禍福決定疑似哉矧夫國有大疑謀之君心以及於卿士輿情未穆欲其大同而決之官占宜與士民舉動纖微其爲體統大小夔異可不明其綱槩復至泥於細微恭惟皇帝陛下得一繼離函三立極提挈兩儀之軌輯穆七政之躔兢業事幾洞見安危得失之兆洪濟國步措置熙甯靜密之圖端清燕以頤神居紫宸而論道審猷謀於慮蚤訪經緯以探元參國事於洲默之府同民患於樞機之變度咨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表

五

壬課俯及愚蒙臣學疎識庸文窮氣沮黼黻皇猷而有歉祇承大問以凌兢當陽月之安平僅效小得然中式之深奧未有異聞誤蒙聖旨俾作大占之集鞠躬受命勉強効書首敘名局次及事端本正大之旨以爲經揆從違之機以著義使有倫敘異以科條悉芟鄙俚之詞盡屬體統之大庶復興於古道免褻瀆於聖經繕錄上陳苟作有罪

公移

條約十款

國朝

毛九瑞

知縣

一禁輕生死者人之所畏爾德惡習以服毒懸梁爲兒戲已

經另示嚴禁恐無知之輩猶蹈前轍夫欲洩他人之忿而先捐自己之命徒死無益不如勿死在本縣已有定見爾民各宜自愛

一禁溺女俗人喫齋牲畜猶然戒殺無知入井路人尙且酸心至於親生骨肉何分男女忍心溺死大傷天性之恩風俗之惡無過此者自後如有溺女之人兩鄰約里即行舉首以憑究治扶同不報一體竝究

一禁保甲保甲制極周詳奉行每爲虛套一有疏虞官民並累夫使官吏不時查驗不若鄰里互相稽察某家何人往來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記 文徵 公移 六

某家何事出外稍一檢點則奸宄容身無地良民可高枕無憂矣

一禁賭博開場窩賭本縣立法甚嚴愚民不顧身命往往以祖父積累之金錢供其一擲家財既盡廉恥全無爲盜爲賊半由於此縱使倖逃法網斷然難免饑寒吾民何忍而爲此一禁游民衣食之本在於農桑饑寒之來由於懶惰德興有山可樵有水可漁有田可耕但竭手足之力即爲飽煖之家衣食不缺俯仰無憂倘或游手好閒不務本業約鄰舉首嚴加懲處

一禁窩逃一家窩逃九家連罪府縣並有處分立法甚嚴德興地僻民貧逃人罕至第恐因循玩忽一旦有事受害無窮凡面生可疑及來歷不明之人人境內即行嚴詰密稟無得容留歇宿以釀後禍

一禁邪教人有父母是爲活佛四書五經即是真言乃狂悖喪心之徒倡爲白蓮無爲圓通太覺等教引誘愚民成羣結黨呼號奔走男女不分奸謀叵測 天道

王法俱所不赦吾民有一於此速宜歸正倘若執迷三尺具在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公移

七

一禁刁訟戶婚爭毆爲嫌甚小一字入官牽連甚大同爲一縣之民盡是里鄰姻婭勸吾民將夙昔小嫌悉皆冰消從茲以後言歸于好果有冤抑事情重大者方許陳告據事直書不得株連多人牽及婦女倘仍前健訟及違禁越訴者嚴究治罪此本縣省事安民之意爾民宜曲體之

一勸完糧

朝廷正供必不可缺遲延旦夕徒受追呼願吾民尙義急公依期輸納不以考成累官長不以飛灑詭寄累旁人自竭其力即自享其福也

一禁流移背井離鄉情非得已本縣目擊凋殘加意撫恤凡
新經復業之人必從寬政以廣招來一應私仇私債及歷年
積逋准予寬免其待逃民者厚矣但恐覬覦寬恩假借逃亡
定當加等治罪不在撫綏之列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公移

八

記

重建德興縣治記

明 董仲可

七年秋皇帝親治六軍克取九江鄱陽吳侯首以郡附德興奉版圖歸於職方氏至是十有二年矣秋九月邑令辜皋貳令茅祥佐令王懷遺書邑士仲可曰茲邑去冬十月再罹兵革之苦賴太守陶侯預致其備兵民齊奮以成克復之功招諭邑氓勞來還定芟闢草萊復於舊治首建社稷次廟學次官署使客有館餼稟有次至於祀典神宇橋梁道路建置開拓士習於學農耕於野關征有法懋遷不廢兵不暴民民不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一

畏吏煙火百里雞犬相聞邑之耆老合請勒石紀其實績且曰世運循環否極必泰効勞奉公臣子之責惟賴斯文也而後有以傳有以勸余惟縣治建南唐昇元歷宋至元四百餘年休養生息不下千室陵夷岸谷代廢邑存如爽鳩氏以迄蒲姑季莚其來遠矣嗟乎天開地闢有數焉廢興因革有義焉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不因乎殷百世可知者秦漢以降可以觀人心世運之會離合升降之由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甯經綸屯亨以成雷雨滿盈之象則邑治重建不可不記也今上有良二千石總爲治之

綱有令佐寮案奉承於下歲有使節巡歷振勵之昇平有漸矣舉凡民生之休戚風俗之隆替施善政美教化撫綏生聚又生民有賴者是爲記

重建縣堂碑記

國朝 毛九瑞 知縣

官聽政之所謂堂堂之爲言光明而正大也刑政於是乎成體統於是乎在未有縣而無堂者德興自洪武初知縣辜君披荆棘立廨宇終明之世皆仍其舊迄今綦三百餘年梁木朽腐不支屋壁傾仄日甚過其下者皆有巖牆之懼遂盡毀之而視事於退食之室摩肩接耳大失觀瞻吏亦不能久於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二

其職苟延旦夕而已余至即欲興作而慮其勞民傷財徘徊未果越明年士大夫諸耆老堅以爲請余欣然從之蓋堂必不可無而又嘉興人之好義也鳩工庀材三閱月而成軒敞渾堅不事雕飾惟取垂諸永久俾升斯堂者顧堂皇之端豁念締造之艱難物不蔽其光明人共仰其正大鳴琴戴星要期無玷乎斯堂焉耳若夫令之宅舍飄瓦斷垣下溼上漏聊以寢處其間未敢煩吾民也興工於癸丑七月之十有三日蓋葉孝廉銅柯所擇者經營規畫則同官黃汝二君督修則諸生余錫芹祝必達孫謀張澗等而鄉耆余伯元朱光勝童

世鵠董尙與等爲最勞捐貲則七甲坊里若干人工師匠役趨事赴功亦皆稱其餼稟云

重修縣學記

元 徐明善

曠百代無真儒善治者官不知政而士不知學也學所以修己也學爲己事則講學之所士者自圖焉可也而古聖人必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學校不修國人以刺其上蓋官之政有在於是不可諉之士也官知政而士不學則士有愧矣士知學而官不知政甚者役士以就其一切之政可乎欽惟皇元宇互坤載甫橐干戈即興學校聖聖相承一是以作成存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三

恤繕完爲先此唐虞三代之政也漢高帝馬上得天下歷惠文景三君至武帝始令天下立學校夫漢承秦弊學校所當汲汲者乃後之如此烏在其知政也然則今之士非千載一遇與德興號稱多士而令佐蒞茲土者罔不欽承上旨大德九年主簿錢處仁既新禮殿獨明倫堂以歲月久書閣以枘鑿舛蠹圯斜傾聚辦弗宜至大二年縣丞東平陳德新環視慨然曰是豈不在我即捐俸肇役士懽趨之工良材巧腐更朽易於是圯者崇傾者正仰視上覆斯翼斯飛壯好若新成焉役始於至大二年正月戊申畢於九月乙巳又明年正月

綸言洵頒勸飭彌渥而德興之士之學則已存恤繕完應書若陳君者其不謂之知政已乎然士之知學有當勉者自統絕學散一轉而尙游說再轉而矜詞章王肅註學而時習之曰學者以時誦習之先儒嘗嘆今學校僅有直誦而已周程繼孟子翼承然後人知效先覺之所爲之謂學覺者體之所以立也爲者用之所以行也此善治之本也老莊言理而不及事覺而無爲也管商言事而不及理爲而無覺也是皆不足以善治至於一以誦辭習藝爲事則體用俱廢又老莊管商之下爾是弊天下也凡此像服儼然臨之在上曷匪先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四

覺其所爲可考而知也覺如先覺所爲如先覺真儒善治舍我其誰哉此古聖人設庠序學校而聖朝作成本意也士既忡舞上恩來請記以無忘丞之勤明善嘉陳君能知政於先乃著學之名義與士之當知者於後

重修縣學志

明夏寅

理義具於人心本同也氣質拘之於是小異利欲朦之風俗移之於是大異存焉本同也而至小異而至大異然後世有庸人小人賢人聖人者焉聖賢庸人小人之師帥也其端見於三五之際而後世君師政教之道出焉有君師之政教自

一世而二世而千萬世同勝異者世從而隆異勝同者世從而污隆不常隆隆而污污不常污污而隆何者異者自異而同者終同也聖人不生大同之世邈矣司政教者不歸賢人不幸而歸諸庸人小人烏在其爲政教者哉此隆污之源也德興饒之屬邑廣山包絡大河帶限深鍾秀於人才又俗知學以是多賢而克用世予總學校經兩大比德興每得人取經魁登進士者甲饒之六邑天順四年知縣吳繹思顧學舍向圯乃大修營之越六年功成堂殿齋舍巍巍殖殖至於祭器樂器神位服章秩如煥如繹思可謂知本矣司政如此不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五

可謂賢乎繹思既去十年學師生猶念其功不置思有以表之於是教諭羅元錫訓導林偁鄒瑾遣諸生項森孫蒙來請爲記夫以一金濟人一飯活人恩入於骨髓久或不忘况修一學而逾十年附時炎者久寒之矣媚近勢者或諱言之矣以是概觀於人人理豈不同乎而師生又能表其功使之不泯此明於義理而修其異者所爲也故余之記略其蹟而采其大者言焉

重修縣學記

明 祝世祿

萬曆癸卯秋邑大宰贊虞丁公來蒞邑事首廟謁焉謁既而

周視先儒之殿塌明倫之堂頽兩廡皆甌脫地啟聖祠淪草莽無餘矣廟之前綽楔且圯行者戒心焉丁公曰德興壯哉縣也叢祠畢飭而獨吾夫子之宮之儉何哉無學無羣無羣無教無教無士曷邑焉夫前者之因廢今者之虞也今茲未能後甯但已敝不可仍矣蓋聞之君子祖議而不謀於眾約費而不撓於贏改作重耗監司者且持焉姑以修葺小試請毋度侈侈無辦矣無勞眾眾無趣矣議上監司畢是之乃筮期日飭徒卒召虞工除滋蔓棄穢積登材木隆埏埴美瓦石程土物平亢崇拓銳側定圭測課功力時餼給董者先勞百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六

役告平於是乎殿巍然峙於是乎堂煥然新於是乎廊廡修然軒以敞於是乎祠奕然整以飭達材坊言言然圯而立與成德坊竝增壯觀焉既落成而官不峻力役民不易時務神棲之和平士羣之爽塏即以修葺名而實創建烈也於是乎廣文先生蕭君一傑夏君之則陳君穀偕諸生而造不佞曰邑大宰之政邑者衆矣而學校先焉即以士先教教先養學有田而漸瘠則入民贖者易焉學有肆市而經燬則出公廩者飭焉一以優諸生不能婚者火且土者宰公胥爲給也乃茲不數月而學舍新舉成蹟勒而碑焉則鄉大夫事嗟乎宰

公達於理矣君子講治而求當世蠱者二焉蠱而陵替疇爲之防蠱而因循疇爲之振逡巡卻步幸須臾無及即不支事倍履加首而城覆隍所不免焉敝也久矣宰公固長者志勵精而振明作申議從簡幹蠱從長親於其身慮終更始以待所不知者何人推是心也爲而不宰有而不居宰天下可矣獨邑也乎哉夫學興則祀嚴祀嚴則教立樂羣則業藉養則裕且月爲程人爲餼執藝以獻者手爲評隲諸生奉繩墨恐後而翕然向風余是以觀宰公之成而幸德興之壯於邑也遂肅廣文先生之命而爲之記宰公名如皋字庭欽縉雲人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七

戊子鄉進士法得具書

重修聖殿記

國朝

范文英

本府同知

道至聖人至矣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非聖無師非師無教無教則無學也夫道原於天天以不得盡遂諸羣蒙者而寄之於先知先覺之聖人乃知明道垂憲以啟迪萬世聖人之教聖人之學也學明則采物章身經修行立出爲名臣處爲真儒學廢則人文淹落將離經畔道而莫可問故泮宮作而魯侯頌城闕刺而子衿悲學校興廢之原人材得失之所由見端也顧不重歟德興學在縣之東南始於宋

治平間興廢迭更遠不可考矣明時如辜皋郭文進吳繹思許公高諸君爲修爲創代有傳人 國朝定鼎首隆學校詔令郡縣皆崇祀學宮選明經成德者董之聚一邑之譽髦而進淑焉日廩月餼蓋至優渥也乃若德邑學宮爲人文教育之地何竟風雨飄搖致露處而不加之意乎今

皇帝御極之十年歲辛亥仲冬月文英以饒贊來署茲邑事首釋階下仰視禮殿穹窿就圯且瓦椽半落正值神棲之所用是怛然曰是非所以妥神聖而崇廟祀也其亟謀所以修建之遂上諸監司悉報可文英先捐貲爲倡即日蠲吉肇役舉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八

士之能辦者六人董其事邑之士喜其學之藉以有成也咸率相勸輸而恐後庀材既良趨工亦力閱五月而功告成楹題棖棟煥然一新登斯堂也仰見青山繞郭壁水環流聖謨洋洋山川增麗德之學其將有蒸鳳麟而光雲漢者乎諸生守先王之道以誦法孔子藏修於斯游息於斯學則聖不學則愚使廟成而學學成而教師毋忘訓迪士毋忘就將於以宏長風化振興士類文章政事冠天下吾於德之學重有望矣學博進多土而請曰德之學幾鞠爲茂草今舉兩朝之積圯一旦振飭此固事之遠且大者請一言鑄諸石俾後之令

茲土者知所敬生茲土者知所重焉維時董茲事者學博嚴
濟明暨庠生孫謀祝必達張澗鍾簾余錫芹姚贊及學役余
賢也

重修儒學記

國朝 周學鵬 教諭

邑有學學有記德之學且記固已茲復何記紀新也物敗思
理有廢必興即新亦何記謂夫運會初開時當丕變人心亦
宜應之士之所應始於文心閱今名流慧業大約風追先正
典雅古鼎之是求即其所以居心自不屑鄙薄終與聖賢爲
徒高爵顯第其報豐功大業其券故士之有志於道者莫貴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九

乎治心以善其身因舉而措之事引而被於風俗家以及鄉
鄉以及國國以及天下治教政令其道備美不僅以巍科顯
爵夸耀鄉國已也予己丑歲杪承乏茲鐸入睹宮牆滿目增
淒晝則狐兔盤旋夜則青燐出沒披榛攷址誅茆識宮嗚呼
學如是士心大可慮也斯時萑苻不靜風鶴頻儆又安暇造
士亦孰有士之至斯閱二年而謀所以因之復之且式廓之
乃漸而就緒愧未能以治心之學明於諸士則所不能釋然
者蓋由德不足以就人之才學不足以發人之智尙何言之
有德於饒爲望邑必多才智久而無其效安知不鄙予德與

學之不足而隱其才智以自匿也夫識可以知其不足則必能知其足者庶幾一遇焉尊其道服其教將以治心善身然後措諸事而因以被於風俗使觀化者入疆而信序庠丕變之著其應雖不身被之尙幸美成於後是則予記學之意也若夫堂亭祠署殿閣門廡暫得儼飭予不力爲之誰當爲者今不卽爲後必咎未之爲者人以無成爲懼予以必成爲心引分不避惟其分且借助不足列也特欲紀其歲月俾來者庶是念庶可恃無朽云鳩工於辛卯夏落成於乙未冬凡五歲而全學始備時始終督理獨任勤勞者則生員余廷鏊也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十

重修啟聖祀記

明戴儒

天下之祀宣聖久矣天下之祀啟聖則自今日始宣聖之祀猶有國之事始祖報本追遠之義也啟聖之祀則猶有國之祀大禘報本追遠之極義也大哉聖謨度越千古其萬世不刊之典乎夫帝王開創以成一代之治與先聖明道以開萬世之治功孰與優雖使天下之大皆祀孔氏四親殆亦非過况啟聖之在當時配賢重顏氏之聘善政繫鄴人之思其德足以享天心格尼邱瑞紱麟而鍾一元之靈以生吾夫子之聖祀典顧可缺邪是舉也不惟慰夫子廟食之靈又有以旌

移孝勸忠之教所謂不刊之典者此也吾邑啟聖祠建於嘉靖初年其時肇謀草率廟制弗稱曾未再紀漸就傾圮及是益不可支於是邑宰許侯三載考績殊趣裝矣一聞師生之言即毅然以更新爲己任募工鳩材卜址於學官之北祠凡三楹高一丈九尺橫深三丈二尺巍峩軒豁倍壯舊觀兩廡祀門繚以周垣所以上副宸衷追崇之意者至矣工垂訖庠生方子玘孫子靜祝子灼程子中立童子天應以庠師之命徵記於予以紀嘉勩而勸來者予惟國家之元氣在人才人才之鼓舞在師尙舍孔氏之尊尙而言作人之功不可得也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十一

許侯蒞政以來興學右文修舉廢墜不遺餘力茲當振節就道之日甯需旬月以新啟聖祠可以徵其作人之心矣彼凡吏於其土視學校如逆旅者不多愧邪侯諱公高字德升號東水庚戌進士本西蜀世家云

重新啟聖祠記

國朝

吳啟新 署篆

粵自天地闔闢兩儀嬗化繼善成性而人心啟焉惟受天地之中以生者則致中和斯可以調成五材變化應節而爲聖人聖人實爲人類之首然非無所啟而然也蓋其所以啟之者得天地中和之氣秉繼成之初乃能衍其德於無窮垂

其功於不朽如啟聖公之生吾夫子能爲百王萬世師非其
彰明較著者乎無如世之人知聖人之爲聖而未知聖人之
所由聖知天地之所以生聖人而未知聖人之如一大地且知
啟聖者之啟乎聖而未知即以啟萬世之人爲忠爲孝爲聖
爲賢之心引而彌遠久而彌昌者是何異戴天而忘其高履
地而忘其厚者歟予於癸亥之夏以藩佐來署德篆首謁
聖殿堦下仰視椽瓦傾墮惻然有動於衷復謁 啟聖祠則
滅沒於蔓草叢棘中因是傷心於六載兵火邑之諸生入山
恐不深何暇爲學宮計哉即今萑苻盡除海宇清晏諸生葺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十二

敝廬託處十不二三亦奚暇肄業講習於學宮計其所以新
之哉予謂此實宰邑者之責也宰之政莫先於教教所以治
人心而善風俗治心之原本於孝敬今

聖天子以大孝格天下而學宮爲士庶觀化之地如啟聖之祠
毀棄弗舉其何以妥吾夫子在天之靈而啟多方孝敬之思
乎因始於聖殿稍爲完葺可蔽風雨繼於啟聖舊址捐貲鳩
工庀材盡制吉日落成偕廣文先生李君大生李君自夔攀
躋而上山之巔敬一之亭在焉徘徊瞻顧邑之山明水秀羅
列指掌喟然歎曰風之積也不厚則無以振垂天之翼水之

蓄也不深則無以藏萬斛之舟邑之風徽醞釀此誠厚積而薄發博觀而約取者也自今甲子元會更新丹山之鳳豈復鳴於幽谷北溟之鯤豈復潛於沼沚乎濟濟多士行將移孝作忠登賢入聖以復繼成之初心以聚中和之正氣以繼紫陽伊洛之遺軌孰非啟聖者默啟之哉第予以五日京兆弗克樂睹盛事尙冀後此者思啟聖乃復啟乎尊聖之思於殿堂門廡齋舍一一更新焉則尤予之厚望爾

重修學宮記

孟慶雲 知縣

原夫風俗之美肇於人才人才之興本乎學校我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十三

□朝崇祀

聖廟肇造黌宮所以隆學校育人材而正風俗者也德興學宮修於乾隆十有一年維時

皇猷丕煥

聖教周通譽髦濟濟文化熙熙不獨以芝生於殿蓮馥於池卜嘉瑞矣至咸豐年間疊遭兵燹殿宇摧頽楹廡傾塌歷有年所幸舊令尹任公倡義勸捐鳩工庀材漸有成式嗣因解篆功未告竣己巳秋余宰是邑復集城鄉紳士踴躍從事毋懈前功於是并力合志具廢經營

聖殿兩廡及明倫堂煥然一新其尊經閣與名宦鄉賢祠亦不日以次完整自同治丁卯以迄於今木石之工未嘗休息計籌畫之勤勞規模之宏大採辦之艱難洵賴任公倡於前都人士奮於後是以祀典興而百廢舉也余甚歎任公之能鼓舞人心尤嘉諸君子之能急公樂事且私幸此邦之人莫不率從使余得步後塵而觀厥成昌黎曰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余忝居於後不過爲其所爲則惟敘其經畫之始末以爲任公與諸董事傳其美云猗歟休哉學校之興人才之萃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十四

風俗之美余於德有厚望焉爰集詩而爲之記曰
思樂泮水作廟翼翼敬爾在公卜云其吉彼何人斯經之營之是任是負靡日不思揆之以日樹之榛栗日居月諸匪伊朝夕今我來斯秋以爲期周爰諮度髦士攸宜謂我士也不可休息以迄于今猶來無棄周爰執事執事有恪築之登登**掇**之橐橐展也大成有覺其楹椅桐梓漆在公明明濟濟多士維其勞矣既作泮宮以享以祀於樂辟靡於論鼓鐘矢其文德克成厥功鸞聲噦噦時萬時億籩豆靜嘉享祀不忒鳳皇鳴矣梧桐生矣

宜大夫庶士學有緝熙于光明

重修學宮記

楊重雅

紫陽綱目於立

孔子廟則書於修亦書崇

聖學重祀典也吾邑明進士祝給諫瀾爲監丞時上

廟祀配饗一疏尊

啟聖於專祠出公伯寮荀况祀卓識名論至當不刊故德之人於

聖廟尤殷嚮往焉同治己巳雅以起復來縣邑人士某某招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十五

邀瞻仰見夫棟楹榱桷軒豁壯麗低徊不能去者久之

諸君示雅曰曩者工程分鄉修理若

大成殿邑北人之所修也若

戟門兩廡邑西人之所修也若

櫺星門泮池向爲東鄉銅埠胡君友謙合六都同建今胡

氏徙邑南鄉工歸東鄉修理若

崇聖祠今八都董姓修若

尊經閣明倫堂名宦鄉賢祠各工皆照舊志所載分歸邑

東南鄉人修理今且陸續竣事子盍記之以落其成並

出示祝明經論義圖志一編爲之程式雅惟吾邑僻小
兵燹連年元氣未復民居多未修葺官廨尙未重建而
四鄉之人汲汲然皇皇然以

學宮之脩爲事亦可謂知所先後矣雅不才不克從諸君
子效奔走於庠序間良用愧怍今年夏襄事志局得稽
邑乘見夫邑之有學始宋治平嗣乾道間脩之元大德
至大間又修之明洪武天順宏治嘉靖萬曆間又修之
至

國朝順治康熙雍乾間及道光朝又修之其間或見於志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十六

或不見於志修而燬燬而修者屢矣修而不能不燬者
龍蛇水火所謂氣數之天也燬而不能不修者仰止景
行所謂義理之天也顧或者中虛無人或以雨滲或以
水注涓涓不塞積小成大則又不係乎氣數而係夫人
事矣所望後之君子隨時加意小有應作亟爲補苴而
張皇之使不至以梓材僕斲垣墉塗墍重爲邑人累是
亦

聖賢之心所默鑑也維時官斯土者邑令尹任公玉琛孟公
慶雲學博元公宗禮陳公訐謨董事者則東西南北四

鄉紳耆也謹備志之圖仍祝君舊不贅

重建敬一亭記

孟慶雲

德興依山爲城山之脈絡自東南蜿蜒而出盤旋於城之東偏朝瞰凝紫疊嶂浮青爲一邑秀氣鍾靈之地夫子廟即於是建焉廟後枕山山之巔有聚遠樓遺址宋元諸名公代有題咏明令尹許公就是地而建是亭額曰敬一蓋欲增山勢之穹窿作

聖宮之屏障其擇地良善而用意亦良深矣己巳秋予宰斯邑謁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十七

聖廟見殿宇門廡丹漆輝煌知爲近年修葺獨斯亭僅存數礎心竊感之考舊志明末時亭與明倫堂均毀於火

國朝順治十年邑宰徐公淑雅學博周公學鵬始復新焉厥後圯修均不可考嗟乎亭之先爲樓樓以後之亭復如樓之剩存舊址時事之變遷古蹟之湮沒其由來蓋已久矣庚午春奉檄重修邑志簿書之暇時與志局諸紳士蒐討舊勝議將重建斯亭羣以爲善欣然從事興工於辛未四月初吉五閱月而亭告成樓座奉

文昌神像以祝文運之昌明仍書敬一之名於亭額使後

人無忘許公遺愛存舊意也雖修廢舉墜培地脉振人
才蒞斯土者分內事何足記而數十百年之傾圮湮沒
者一旦煥然復新不獨歷代題咏可於憑眺時領畧其
趣且使登斯亭者繹敬一之旨悟聖學之源以開拓其
心胸而激揚其氣志則地靈可卜人傑亦因人傑益徵
地靈士習文風駸駸日上子於此有厚望焉是爲記

重建德興丞署碑記

國朝 徐節溥 崑山

癸酉季夏予既授中州新鄉丞矣赴任之日適以河工題補
有人予復驅車北行明年春改授茲邑時有德興進士祝仍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十八

野先生來訪予因以邑之賦役地輿風俗仕蹟爲問比遂得
聞其大概然疑其不至若是荒涼也及蒞其境則侯不在疆
入其城則縣無施舍時長令劉公病劇予公事畢遂抵衙署
惟見破廡數楹穢積載路蔓草盈庭而已問何人執事曰署
無胥役也問何不修葺曰承前官之績也然則何以處此曰
是上官之裁制也予乃慨然歎曰是予辰之不偶耳新鄉之
誤良有以也隨命僕洒掃一室以安行李始信祝公之言猶
爲未極其形容者也夫德興山深水秀舊屬名區自鼎革以
來又甲寅遭賊燹踞國幾墟矣流離毀燼之後尙未盡復也

全書原載書吏門阜若干名緣署清食減皆棄役而業其家矣於是按籍廣募率無應者曰無以餬其口也乃設饗殮以待之然後樂於就役夫使令有人而堂廉不飭無以使民瞻視也乃慘澹經營既不仰給於公帑又不下取於民間一椽一瓦皆出己貲大堂向屬塌毀爲鼎新焉大門儀門繚垣之傾圮者爲整塲焉二廳宅舍廡廊之不堪託足者爲增建焉夫堂構改觀矣監漕督解而外蕭然一官又何事而能消此歲月也署之西有刺紅一叢萎棄已久予因壘石爲臺翦蕪引蔓復結一架以遂其條達臺前置盆樹數種朱魚白石籠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十九

烏鑪香點綴其間東偏有丹桂一株額曰天香清署臺側有獨坐處題曰半舫當花開永晝以爲觴咏游目之地後之君子几躡斯臺勿以翫物曠職爲負丞也幸甚或者爲重建之維艱睹其落成而志喜於是則又予之鮑叔也是爲記

重修興賢書院記

國朝

祝廷芳

知縣

古聖人一畫開天而文明啟

今天子繼離出治而文運興猗歟休哉前古後今何若合符節也余生當其盛沐浴於覃敷之教者有年迨筮仕銀陽地雖山僻而朱門簪紱茅屋書聲蓋城鄉無開也公

餘試士登廣文簿籍者數百人刻童子軍者倍之藁爾
山陬衣冠躋濟此皆扶輿清淑之氣所鍾耳因思生才
不易成才更難爲民上者苟不曲加培植將何底於全
盛是以黨庠術序載於周禮而崇文白鹿之設先儒得
其意焉吾德何獨不然攷之舊志見有興賢書院者剏
自前令明季廣陵何公捐置田餼厥後縉雲丁公繼之
迄今年久廢弛碑記委之荆榛房舍僅供狐鼠田畝亦
大半荒蕪向所謂興賢書院者數已流於極剝而有志
就學者曾不獲一椽之棲其象如易之困余初有志未

逮僅僅捐貲補闕遽難復舊迺竭數年之心力細訪衿
士徧查舊規幸老成貢士朱慶通者預有抄冊出以證
余因得之於官租竝得儒學冊移而田畝仍歸書院剏
而將復困而將亨一書院而氣數有如此者爰是規模
略就即於康熙五十八年間延邑士余行健設馬融之
帳執牛耳之盟余復捐俸構堂一重於後并擴左右學
舍而于于負笈者慶集同人矣顧膏火之資終虞其不
給也會邑中同志群起而應將伯之呼聚金增產計新
舊共成膳田五十餘畝庶幾師有膳俸徒有居停余更

捐貲以充脯脩從此養而不窮可符大易之井第止爲操觚者設也易曰蒙以養正人之孝弟文行其端自弟子始爰更擇一所爲義塾而以老成持重者爲之師僉以邑諸生孫師且者應焉無論城鄉有志於子弟課誦者咸往從之束脩出自余俸膳穀取之院田乃卣角如林限於館舍復以

今上御極之元年增設義塾延邑諸生朱綱宗者師之脯脩膳穀如前塾焉凡此雖未能臻極盛而規模已定矣語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事必可久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二十一

而後可大也易之恆九三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旨哉斯言予維何丁二位未嘗不思永久之道而殘碑頽圮院中田畝幾至烟消後人即有同心如無據何余籌之熟矣是非刻志成書終難歷久詢謀僉同遂命梓人剗鬮彙帙凡邑中紳衿耆老各予一帙令其留藏則雖歷數十百年而此廢彼存尙有稽考又何慮書院之流於否而田畝有噬嗑之嗟邪至若書院之設所以待席珍刮垢磨光賴經師之講解師貴臨而有孚弟則謙以受益義塾之設所以啟顓蒙動履遵循貴嚴師之表率閑

邪即可存誠童蒙於以獲吉二者道同而事略有序也
余願爲師者共知之爲弟子者共勸之夫菁莪造士實
王國之羽儀守此土治此民而不爲鼓吹休明之一助
則上負吾
君且下負吾士矣余故往復興賢兩字而不靳數載之苦心
以續廣陵縉雲二公之未竟也後之君子與我同志嗣
而行之從此寒燈暑月提要鉤原生儒皆握瑾懷瑜童
子悉遵道遵義逢升遇泰連茹彙征於以黼黻皇猷厚
敦風俗是余之願也夫是余之願也夫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二十二

條約八則

祝廷芳

懋園

立品 士品以端重誠慤爲主而輕浮放逸者勿取焉每見
讀書之人恃才傲物佻成風殊不知一涉虛浮必至
踰閑蕩檢縱令才高七步亦有玷於士林書云檢身若
不及諸生其共勉之

敦行 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忠孝初無二理是以經書
誌載惟呂此爲經緯之大端然有以顯揚爲孝者有以
承志爲孝者此固人以命殊事因境異而爲孝則一也
每見慧業文人才情絢爛而庭帷欠缺毫不經心夫人

不產空桑鞠育之恩昊天罔極匹夫尙有愚孝而況日對聖賢者反置此不講乎務宜敦行實踐率己化人能爲孝子必爲悌弟本行既敦枝葉自茂窮達雖云有命而亦不失月旦之隆評矣至若鑽穴踰牆戀情漁色既傷品行更壞心田明有人誅幽有神譴讀書人尤宜加警語云萬惡淫爲首百行孝爲先勉之哉慎之哉

虛心 器之虛者多蓄實者易盈蓋虛則能受實則難載凡物且然況於學乎學問無窮心力有限善爲學者集眾知以成其知取寸長而師所長聞知既廣見識自多諸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條約

二十三

生毋妒人之所能母矜己之獨得文章有一字之長便堪效法行詣有一端足取即是我師書曰謙受益旨故斯言

養氣 讀書曰變化氣質爲先持己接物其氣宜平講業操觚其氣宜靜平則無乖張暴戾靜則無淺露輕浮將見其爲人之藹然可親者平和之妙用也其作文之純而且舒者恬靜之實功也

講究 四子一書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鄉塾以之爲課誦經師曰是爲訓詁但童年習之白首而不得其原者比

比皆是蓋其辭似粗實精其理似疎實密即刻意研求
猶僅得之皮毛若以粗浮之氣玩愒之心處之終扞格
而不相入也紫陽朱子闡秘奧啟津梁而金劉王顧諸
先生繹其緒餘挾其精髓其餘各家論說汗牛充棟均
後學之指南果能潛心體究自必得所依歸且又非徒
泛泛涉獵之謂也夫各人各見非必登梨棗者盡爲至
當不易之論又在於看書者參以己意而折衷之自無
不盡善矣水有源木有本四子書其猶水之源木之本
乎先儒有云學昧本源縱博極羣書不識一字諸生日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條約

二十四

受循循之誘提命之餘必有與余言相吻合者

窮經 作文貴有根柢經史者文章之根柢也造意遣詞惟
此爲最舍是而別求膏腴非失之泛即失之撰矣諸生
須將五經子史竭力研求務令融會貫通下筆自能奔
赴既無寒瘦之譏且無油滑之病班香宋豔蘇海韓潮
隨筆所至即成大觀

課藝

帖括一道雖藉以博科目兼可以享盛名其要總以
純熟爲歸純則氣味舒長脉絡調貫熟則調圓法老機
到神流然純熟之功未易至也擴思路活氣機運詞華

鍊局度則口不絕吟手不停披之爲要矣於是日有課
月有試多讀而兼勤作思路自闢氣機自靈詞華自新
於咀味之中局度日工於揣摩之下有何不熟且純哉
諸生須緜密加工刻苦用力毋始勤終怠毋進銳退速
作文或月三六九日爲期每期總以二篇爲度拈此二
題務抉題閒務透題的萬勿草率完篇希了故事并勿
姑留半稿待續來朝從此日就月將勇猛精進自不期
然而進於純熟矣行見春華秋實並茂一身博科目如
拾芥享隆名如操券豈非無美不收乎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條約

二十五

惜陰 少年英銳係後生不可多得之時淨几明窗又士人
不能多得之事是以囊螢映雪古人發憤自強終成大
器諸生須念齟齬以及成童弱冠之年已去大半乘此
自強不息攻苦雞窗數年即可大成由是而強仕而服
官閱歷之年皆有用之歲矣倘自恃少年以來日正長
此際不妨玩愒恐白駒過隙轉盼即至無聞終其身不
過一齊民而已志士惜日短諸生慎勿以易逝之流光
淹忽於彈指間也少壯不力老大徒傷慎之慎之

創建考棚記

國朝 楊嗣沅 知縣

古有造士之地無選士之地周禮造士必於學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州有序黨有庠里有塾皆造士之地也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皆於其地以講肄及三年大計而賓興之諸侯貢士於天子則使之習射於澤宮澤宮者辟雍也唐試士於禮部樹之以棘曰棘闈榜發爲撤棘下及省試郡試州縣試皆於其公廨不聞復有選士之地也明初設立學道學使各郡皆有使院士之試於學使者先試於郡守故當使者之按臨則曰使院當士子之郡試則曰考棚德興縣試舊於縣廨今胡君

友謙獨力捐建考棚既成矣予視之有堂有庀有軒有楹東西號舍若干宅庖廚井湑無弗具也邑人士皆嘉其善而請余爲文以記之余應之曰貨利不私於一己而推及於一鄉室廬不有於一家而庇及於多士此好善慕義之竭其誠世之所謂能善用其財者矣考棚之設也非徒以肅觀瞻也縣試爲人才發軔之始士之掇巍科而登顯仕者胥於是乎出吏胥所居不足以辱俊秀夫役雜還不足以燭奸邪今胡君之爲是舉也重遴選恤單寒杜傳遞殆一事而三善備者邪予蒞任斯土

每以修理廢墜爲念而考棚亦闕鉅典鳩工二載幸已落成蓋蘄合乎嘉惠士林之道義屬可嘉焉培文教於銀城誼敦桑梓追芳踪於名哲不惜金錢洵有光於閭里不愧鄉賢二字之義且仰贊

聖天子之甄陶將可輝映史冊也矣而後進多士承其獎勵宜何如爭自濯磨以克副

盛朝作人之雅化哉是爲記

文昌宮記

國朝 江志鵬 知縣

凡人每急於身家之計恆憚於鄉邑之謀公私之情異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二十七

也故於一鄉一邑之事而不惜其身家之利者難不惜其利以成一鄉一邑之舉而無心於爲名者尤難夫三代下之人惟恐其不好名乃有踴躍急公成人之美而反欲自掩其名則所以表而揚之者益不可已矣辛巳余來宰是邦初下車來展謁各

神聖廟宇爲民請福至

文昌宮金碧輝煌望而知爲新建者也自儀門廊廡正殿後宮巍峩璀璨構造精工非累千金不辦進紳士耆老而詢之乃知其盡出修職郎舒君州同董君之力也噫難

矣哉初嘉慶之十有一年合縣重修

聖廟而

文昌宮基址未定未遑興工歲丙子大殿告成有二十三都
舒君翱者出與諸首理議將合縣所購之和順坊舒姓
屋地以爲考棚者取以先建

文昌宮眾方苦於經費之無資而舒君胸有成見矣先是八
都董君榮光久有捐貲營建之意慨然交紋銀八百四
十兩結常銀千兩記舒君總其成卽於是年三月興工旋以前

任楊邑宰之命留此基爲南北鄉建倉之所卽以舊倉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二十八

基地易之以公易公自無不可而不知其於舒姓屋地
經營草創已廢百十金矣於時舒君復自捐千餘金採
辦新料勤勞□載甫告成功則舒之力較董爲多而舒
以當日倡捐者董也不以後來居上竟將前項虛費百
十金不登公帳亦祇扣報捐銀八百四十兩與董君所
捐之數相敵欲以均分其勞此一舉也深足以浹人心
故都人士咸嘖嘖爲余道之余稽董君糧不滿四石非
甚充裕也乃概捐重貲首倡盛舉已可謂不恤身家而
勇於急公者矣繼以舒君協力贊成用多報少非所謂

急公而自掩其功者平方今

國家右文尊

聖飭各省州縣崇祀

文昌帝君以廣

作養人才之意而舒翱董榮光迺能仰體

宸衷作興

廟祀護斯文厥功偉矣

神而有靈當亦不爽其報余忝蒞斯土其敢沒人善而不錄

也乎因樂爲之記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二十九

景定堂記

祝論義

乾隆十年乙丑秋予同年友宜黃羅君霽軒來教德興學深有意乎安定經義治事之教而名堂以景定屬予記予考兩漢經有專家士大夫引經決事文章經濟并爲一道有三代之風後世攻帖括以規進取治具往往仕而後學人才之不古若其教所從來矣然則居今日而欲人才抗衡古昔非曠然大變其苟且揣摩之術使一歸於窮經致用則亦無以少異於世俗之爲也夫安定之教既行於有宋而效後之人有意人才誰弗心焉而嚮往顧何以閱數百年意未聞有一踵

而行者豈非心慕其名而憚於致其實與無怪乎安定之獨高千古矣今羅君以景定名堂則其因多士資之所近而陶冶而成之者必將有在其仿安定而不變與抑斟酌之以進於古也先定規模而後從事風聲所樹易聽改觀是在行之何如耳安見今必異於古耶夫景猶虛焉者也而名者實之賓也羅君必非名之謂則繼安定而起者非羅君其誰也與予日夜心期之故樂爲之記

重修城隍廟記

明 阮 鏞 邑令

夫邑之有城所以衛民也環城址鑿爲隍以注水則城不可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三十

犯其勢始尊爲衛始堅而匪瑕神實司之也神有衛民之功民妥神於廟時其觀盥禮起於義情亦篤至哉然邑之令其分與神等公署規制與廟等民從聽治焉此陰陽表裏之司也余承乏德興謁城隍之神已而進公署俯仰顧盼覺廟弗若署朔旦復謁廟覺弗若甚彼茂林芳樹飛鳥枝棲廢屋頽垣逆旅弗宿矧號爲一方之神耶趨然欲起而新之力有未逮迺具之籍俾樂施者登焉亦十夫扛鼎之舉也未幾而詬語至矣遂焚籍寢其議維時有余士宗陶洪余尙紳胡守義各捐二十餘金以首事余有畫虎之喻四子志益堅一時鼓

舞向義之氣雲蒸輸將輻輳丙戌十一月八日正廟屹然豎矣特建一門華表光祿余宗熹也儀門亭同知筮用中也寢室層樓則朱可久孫梯鐘鼓兩樓則萬汾萬顯萬勳石爲堂階則王應佐王元氣石爲柱則余明章甄爲地則余宗程朱廩而動勦之力徐天佑與焉肇工又明年戊子十月望日事竣落成計千金始就規圖體勢淨飭完堅窄也而實廓也嶮也而實彝也窮如閭也翼如拱也而齋焉宿焉報告與祈焉無乎不宜自是朔望謁拜也沾沾而喜殊覺赧心生焉何者向則廟弗若署今則署弗若廟多矣明於謀神闇於謀己不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三十一

可謂智顧爲神所以爲民也神民舉安國家之福令之心也署曷計焉噫千金之表非一狐之腋人心好義其趨也若赴甚哉興人之好義也余惟拱手聿觀厥成而已凡與廟事並稱義舉皆鐫其姓名於珉以流休風廟成之後好義之心猶然未已鎔銅一千餘觔鑄鐘一口其姓名悉附之鐘矣當不復贅云

二賢書院記

明 錢緒山

二賢者宋番陽程氏端蒙與其從曾孫珙師事晦庵朱門高弟也程氏世出梁忠壯與河南二程夫子分宗南北在番陽

者南宗也端蒙字正思號蒙齋珙字仲璧號柳湖家學相承篤志濂洛遺緒淳熙年間僞學釁萌朝臣目端士爲邪且言於上曰是屬能亡人國端蒙既薦名於朝司文衡者舉王蘇程之學策士以陰詆晦庵諸生駭愕閣筆端蒙獨奮筆正言謂紹孔孟之傳闢異端息邪說以宏先聖之道者程學也若夫王氏學雜佛老壞人心術蘇氏立朝節氣可觀特學術未純不免出入戰國之遺習同事者止之曰天下豈有面慢其師而尙可與共事者耶遂投策而歸不復出與其友董銖王過聯師樹聲倡率同志年四十九病革遺書晦庵曰端蒙死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三十二

不恨特恨不得卒業師門耳晦翁慟其任道勇而用志專親爲表墓像贊取其遺書性理字訓學則等編校閱之且親爲之序跋蓋嘉其教足以啟來學而振未俗也紹熙五年十一月晦庵赴召再過玉山邑令司馬邁設師席於學宮時珙率諸生羅集壇下質疑義辨異同晦庵爲發孔孟仁義之旨使學者各求心悟以孚實行今之玉山講義是也晦翁往來懷玉鵞湖之間珙周旋侍席故饒信聞婺同學日眾珙與有力焉所著書有易說九疇策疏行世寶祐以來副使王泌及我朝知縣俞玘許公高相繼立祠以崇殷祀曰蒙齋書院曰柳

湖書院提學副使敬所王公宗沐亦各爲題其匾額今年裔孫生員程一麟一龍尙仁等問學於懷玉因聞師門宗教以悟晦庵之學歸以尋繹其祖訓省如也乃率其宗黨生員德美等謀啟於邦人之良合二祠而爲一名曰二賢書院以便歲時享祀因以合同志敘睦族之義焉一麟一龍尙仁乃偕院生王守勝王嘉會祝眉壽等追送予於天真請記其事珙維朱子蚤年志學旁搜力究剖悉精微使門人即物以通理因博以歸約晚年靜坐忽悟性真自取逢原沛決莫禦乃喟然歎曰非全放下終難湊拍若寄情於故紙堆中而期其豁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三十三

然貫通是猶採枝葉以綴本根欲其血脉流通蓋亦難矣是意也當時門人未有承其志而敷明其說者四百年後吾師陽明先生追求先哲乃得朱子晚年之悟表爲定論以告同志而朱氏不傳之秘復顯明於天下但當二賢之時天下方諱言學朱子挺然身任斯道及門之士又確守師模飭身礪行表著當時施法後世雖遭時擯斥終身不用不肯稍徇時好以違初志其艱難百折扶植世教千百年後想望丰概生氣懍懍可謂難矣譬之開荒啟廢以成菑畚之田雖未及五穀之熟而收功於他日者反追其原豈不艱且大邪珙嘉二

賢之志足以遺淑於後人且慶諸生之舉足以繼承乎先業
乃爲之請於撫巡吉陽何公東泉鄭公左布政浮峰張公提
學滄溪黃公檄府縣以題其門額噫昔魯僖作閼宮諸人頌
其能順邦人之情是舉也雖其子孫之賢亦以順上下仰止
之情也歟乃復爲之記

拙齋書院振文碑

劉斯祚訓導

蓋聞人才興而歌棧樸學校廢而賦子衿三代盛時董
之以師儒澤之以禮樂而且黨庠州序莫不有學學之
所恃由來尙矣余秉鐸德邑下車伊始觀其山川秀麗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三十四

知爲文教之邦焉而瞻陽據邑之上游人才輩出若宋
室之拙齋

國朝之兩山理學淵源簪纓世裔尤爲一邑之所傑出者
也監生王敏功魁傑士也胸懷洒落常以勸學興賢爲
己任因慨然念其族眾之日就貧薄而大懼隕先人之
家學也爰欲捐田若干以爲一鄉讀書之費惜有志未
逮易簀時諄諄屬其子兆鳳曰余族自先世以來以詩
書爲根柢今稍衰矣非有以鼓勵之吾恐書香自此絕
矣女其繼予之志毋墜先業懋戒哉兆鳳唯唯遂將所

置田畝捐出以承厥志噫吾因之有感矣自昔周官設教國學由鄉學而漸升今王公父子捐置田畝以助膏火其亦鄉學之遺意乎抑吾更有感矣一家之子弟尙有不知所以教之者而何望其及人之子弟乎前人之業尙有不知所以守之者而何望其能述人之事乎乃父有是志而子復述之在父固克全其仁而子亦能成其孝此即爲學之本而足爲一鄉之表率也奚必朝夕吟誦而後爲學哉余惟闡揚幽隱司鐸所有事也捐田勵學教化所攸關也王生年逾弱冠而遽能從父之命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三十五

以成父之美將見人文鵲起甲第蟬聯於以追美前哲直拭目俟之耳余因喜而記之

養濟院碑記

國朝

毛九瑞

知縣

養濟院自城內遷於外又已榛莽久矣二三孤貧霜眠露宿有心者哀之余倡率謀築數椽而視其舊址去城頗遠恐有弗戒則居之不安乃於北郭外買縣民宋自泰地一畝三分爲正屋三間兩厦各五門一間費數十餘金同寮及鄉先生皆有所助僧道華又持鉢焉合眾力而成之余不獨爲君子也暑雨課督則縣尉勞矣衰殘廢疾庶其長有豸乎

德興銀井記

徐節溥 署篆

從來天地之造化山川之蘊蓄其機甚元而其旨甚隱人鍾之則秀物鍾之則靈然有不鍾於人而鍾於物者則又比北然也饒之德興有銀井邑未建而先有是井也其由來遠矣予嘗觀天下之井不一或以地名或以味名或以物名有名以鹽井者其味鹹可以調鼎鼐裕國計而利甚普有名以阿井者其色黑可以投藥餌救蒼生而功甚大至金山之有井也又清且冽王公巨卿騷人墨客往往游覽其所可以佐佳茗而滌詩腸顏之曰金山第一泉非濯纓濯足者等也他如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三十六

葛仙翁之以井煉丹許真君之以井除邪此又因物制宜取用不同耳要未有如銀井者源遠流長有所自始也已德之界於東也與徽衢諸邦接壤其發跡自少華玉京峰由華玉至大茅一路龍旋鳳舞起伏百有餘里乃於崇峰峻嶺深谷寒溪中而潛伏一山呼爲鄧公山文呼爲銀山一如閨中之美女花蒂之蓮房也山之下有城城之下有并在昔有井而無城也其山多銀礦隋張蒙知饒州遂識之即從此而獲銀筍以爲筍乃銀之苗即銀之母也於是取者眾焉繼之唐刺史竇儼奏立銀冶建場於井之東鑿銀山之石剖而爲砂汲

銀井之水煎而爲銀蓋取便於井也井濶不滿三尺深不過二尋其色則白其氣則清掬之則香侵指掌飲之則味沁心脾水似有銀而用之者實無已時矣逮至宋而銀乃竭而山乃崩而官與民乃多賠累吾鄉范仲淹來守是邦始奏罷之至今頌文正之德不衰第當是時也造化蘊蓄既不產於物矣而於人則多鍾其靈焉理學名賢忠孝節義交相迭出不亦如銀井之源遠流長滔滔之無盡也哉彼井之以地名以味名以物名者皆不足以媿之也以是知天地山川之靈秀始則鍾於物也繼則鍾於人矣始則鍾於物而物竭也繼則鍾於人而人少藉於物矣何也物之如井者蓋以人非水火不生活也況德興之有銀井尤今我溯洄流連弗置云是爲記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三十七

重建衍慶橋碑記

劉成蛟

慨自沕穆日漓人思自利家有餘資不以之營宮室即以之置田產至道路之崎嶇津梁之阻隔顧而不問者指不勝屈蓋厚殖之人多慕義之人少也余膺

簡命蒞任銀陽甫下車見西關路當孔道城下一水隔絕往來厲揭心甚憫之詢及父老僉云舊有石梁歲久爲水

所圮爰有練仕達者於乾隆二十八年捐貲獨創名曰
衍慶不一年復頽今雖暫爲架木而肩摩轂擊恒惴惴
焉余聞斯言方欲捐金爲居民倡奈歲務云多不遑遽
及越明年仲冬紳士徐上金輝宗程光義等忽告余曰
侯向所欲造西關之輿梁今已成矣余肩輿往視之見
石梁長亙宛若虹霓向之歎匏葉者倏爲安步矣向之
歎集木者倏爲坦途矣斯時驚喜交集歎曰伊何人斯
而首創斯舉歟是必諸君子鳩工聚眾勸募多方而成
之者徐君爲余言曰是大不然是即練仕達之子監生

練光琮纘成父志而獨成者也余不禁嗟歎者久之夫
世有簞食豆羹而多吝者何練氏之家父既捐千金於
前子復捐千金於後慷慨義舉若斯之甚歟真所謂若
考作室厥子肯堂善繼善述以利物濟人爲心者也余
於茲土固有董治斯民之責而除道成梁又余之任今
練子費此不貲先我而肩其事使合邑盡如練子之孝
義兼盡奚復有事勞余心哉爰紀其巔末於石以爲慕
義者勸橋高丈有四長五丈有五廣二丈有四興工六
月廿九落成十一月廿六日乾隆丙戌年冬月吉日記

醴泉街記

齊躍龍

夫鄉閭士庶無經國久遠之規就眼前地作眼前事惟度德量力而行之我族自唐定居於此宋時人物最盛中間元明亦間有紹述然人往風微所見香火祠堂家塾大都百十年事其磨礮崩駁之餘惟道路數塊石耳每憶少時侍立於父兄長者之間冬負暄夏就蔭快談移日亦復尋常過時念之正復惘然感心嗟乎今人如此不知數千百年以前居此何人作何如語又不知數千百年以後居此何人作何如語往年士勇以母命治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三十九

石爲街尙未盡訖今有丹鳳兄復集同志踵厥前武自兄門首始至東陽亭止亦得蕩平如砥然要亦就眼前地作眼前事令大家在一片好田地上行立不謂功德無量也書其名而勒之石亦見某世某年曾有肯爲此事如某某者其亦使後之人知之

思本樓記

巡撫

汪元錫

董君名良亨字止善別號兼山天性純篤蓋恪慎克孝者也幼失怙賴祖母程氏母胡氏兄東谷以鞠以教既長有聲於鄉一日奮然篤木本之思曰傷哉吾於親也

生未及養死而克葬心其少皎乎乃捐貲卜壤奉祖父
柩窆我婺邑之潘隄口奉祖母安厝本里粉壁阪洪家
莊地與居相值俱僅半舍許取其地之邇得以便於省
親也居常或饗以時祭之或躬以時省之又從而思之
一越河之險一越山之阻又懼其時省者弗可常而思
之無所寄復於居畔結樓數楹陟高以顧二親之墓自
額其樓曰思本以示篤不忘之義也因余甥江子大膺
屬記於余曰吾之於親自斯樓之既建也風晨月夕舒
覽遠眺無非親也仰止於山則白雲滃澍吾心爲之悠

悠俯瞰於麓則雨露沾濡吾心爲之淒淒顧瞻樓之西
北也峩然喬木軒豁森聳其吾心之嚴肅乎顧瞻樓之
東北也萱草棠棣忻忻向榮其吾心之怡愉乎可喜可
愕可悲可愉景與時遷物隨景異凡獻狀於斯樓者變
態無盡而吾一本之思所以冥而契之神而會之者固
貞於至一也乞一言以光茲樓余乃嘉其志曰董君其
恪慎克孝者乎然羹牆思堯而堯猶遠也甘棠思召而
召猶遐也董君其猶有遺思乎夫木本乎根人本乎親
其致一也枝榦敷榮根以碩大祚允蕃衍親以不窮其

致亦一也君盍於本之所遺者思之乎君而思及乎口
則毛髮骨爪五官百骸視聽動息洋洋颯颯乎莫非本
也莫非可思也是故視獨研幾暢其槩也敦典厚倫樹
其榦也克勤小物達其枝也則不虧不辱以著以存本
其弗瘁矣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其斯爲至乎至是
則不必陟斯樓也顧斯瑩也親在目中矣君其勉乎哉
董君乃拜曰命之矣請書諸紳遂以爲思本樓記

黃山記

孟慶雲

黃山在二十一都北距城六十里林壑迴環蒼茫深邃據形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四十一

家言爲縣治來龍之少祖中有官帽山二百餘畝境尤岑蔚
東至隴口西至當崑南至分水北至大嶂向爲本邑張徐陳
朱黃及樂邑汪洪七姓之業奸民借取煤爲名盤踞其間鼠
竊狗盜幾無虛日甚至窩強勾搥小輓野歌勒索少拂所欲
輒譁然而囂撞門壁碎什物鄰里不勝其擾及至報官牒拘
非抗即逃莫可誰何如是者歷有年丁卯夏攝篆任君訪知
端確接呈報祕不以聞次日率健兒穿短後衣驟馬疾馳傍
暮猝搗其巢穴獲犯七庭訊時初猶抵賴繼呼吏抱一篋至
傾翻階下紛如落葉取視皆積案也囚始駭服叩頭不已願

售業歸官乞恩免究釋歸爲幸任君憐而頷之曰能如是吾又何求隨籌給價值立契四紙存案并限月內交割遷徙毋少延積年逋藪一旦廓清固無怪頌祝之聲山鳴而谷應也後緣樂邑汪洪二姓有公共業山四畝八分居奇作梗未得全售故雖立契尙未給價乘任君以憂去官復入山騷擾如初己巳秋予承乏是邑甫下車遽聞其事駭甚星夜親率役往捕獲三人擬即通牒大府按律嚴究以懲不悛既而訊明轆轤未清之故情尙可原姑從寬宥飭紳補售度契歸官永斷葛藤且擇日會領紳耆踏勘四至勒石釘界俾承佃莊戶附近居民得以界石爲憑互相稽察庶外匪無由闖入此誠正本清源之要務也嗟嗟狐鳴起釁鳩處難安爲虺不摧爲蛇將奈何後之官斯土者當知前人刪芟匪易時加訪緝不致滋蔓而難圖也則幸甚

再至亭記

孟慶雲

亭以再至名紀時也曷紀乎時爲家慈胡太恭人記也家慈幼時隨外祖母赴外舅茅公任曾至德署解篆後復隨外祖母歸謂此地不獲再至理固然歟越五十餘年予幸補授是邑奉檄迎養再至斯署年已七十矣家

慈乃歷舉其勝以示余曰德邑依山爲城城之東爲署署之上有泮宮泮池其左有講堂其右有山亭其後有佛觀予幼時所瞻仰者今將再覽其勝焉下車後見邑署與殿宇亭觀均爲兵燹所燬竊謂邑雖再至而邑之諸勝不獲再睹乃幸邑人士急公樂事議將再築治堂先擇務之亟者以次完整於是再肇巒宮再濬泮池再建講堂再造敬一之亭再修妙元之觀甫三載而百廢再興使予得奉慈親再逢其盛何幸如之且夫天下事之再遇者豈偶然哉書曰至于再傳曰時難再得皆言

再之不易而以再記之也予思羲之記蘭亭則曰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歐陽子記醉翁亭則曰作亭者誰年又最高蓋記其地記其名并記其年矣至我孟氏有浩然亭則不惟記其姓字而并以圖像記之欲使後之人遊其亭觀其像而思其人焉皆示不忘耳予惟不忘今昔之遇而又喜吾親之得高壽以至於斯是不可以不記乃作亭於署側而以再至紀其時云爰喜而歌之曰

歲序兮再遷明月兮再圓再入城郭兮山翠盤旋再觀

民風兮古樸如前百堵再作兮繼緒先賢士人好義兮
再勸再捐扶鳩杖以再遊兮勝蹟依然念青春之不再
兮尙憶髫年幸古稀之再到兮受祜於天再仰敬一兮
山之巔再參妙元兮慶福緣建吾亭兮再勒新篇願慈
竹之平安兮歌再至而頌親壽之緜緜

裝脩妙元古蹟諸佛像駢語

孟慶雲

蓋聞七寶莊嚴允奠辟支之寺九根清淨宏開舍利之城西
域則三萬六千南朝則四百八十自古阿彌蘭若嘗聞推宅
爲禪矧茲舊刹伽藍尤幸有基勿壞邪邑城東之有妙元觀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四十四

也創自有唐綿於 當代幾竿慈竹普頌平安一鉢天花
長留燦爛煉丹仙井傍龍樹以流輝燭室靈珠共鴛摩而照
慧現出金身丈六意蕊晨飛渡來寶筏三千心燈夜炳拔援
衆善呵禁不祥洵屬一邑之靈光實證千秋之淨果無何劫
遇紅羊災延白馬經焚甲乙佛阨丙丁擊碎曇花不畏金剛
怒目摧殘貝葉強教菩薩低眉致令覺悟之區忽作荒涼之
境余忝司民牧時抱佛心值案牘之餘閒偶攜蠟屐就皈依
之故址借坐蒲團午不聞鐘庚誰拜帙緬枝頭之楊柳久無
鸞跡飛來睹座上之蓮花多被蝸涎暗蝕香爐煙冷梵鉢雲

空願輸一瓣之心更集眾成之腋幸如秣樹爭捨旃檀分來
鶴俸之糧心心相印解到蚨囊之莢面面有情爰樹禪燈同
操量鼓月容金貌重開自在之天蓮眼珠眉依舊虛靈之地
妙乎其妙普渡慈航元之又元都遊福宇從喜諸天佛像鍾
靈長顯於迦蘭敢云設宰官身說法妄誇夫金粟用成記敘
并識歲年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四十五

重修德興治堂記

孟慶雲

邑有治堂所以宣教化平爭訟明政刑以正風俗理錢穀而裕國課者也德邑治堂建自南唐昇元歷宋元明其間燬而復建建而復燬不及備記迄

國朝康熙壬子邑宰毛公重建之後至咸豐年間復火於賊堂與官舍房庫及左右署盡焦土焉雲於同治己巳年奉檄來守此邦下車時見舊圯荒草迷青土花尙赤危牆聳露碎石零星以爲斯堂也官民俯仰之區建之斷不宜緩及閱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記

四十六

聖宮賢祠與夫祠廟亭觀之圯而未修修而未竣者均屬先急之務以視治堂猶其緩焉者矣乃集邑紳士分勞規畫以次經營甫三年而百廢具舉於斯時也春秋有祀文武有庠農力於田士習於學樹文峰而敬亭挺秀培地脈而佛寺鍾靈水旱盈虧則積穀已儲成數山川人物則邑志已告成書雲雖寄居書院頗覺官民一體相安無事又何必急以治堂壯觀美歟壬申秋邑紳士固請建焉雲雖嘉其請而猶慮兵燹之餘民力未復不欲屢興土木勞民而傷財也未幾而願輸資費者願捐木

石者願任採辦者願司監造者紛紛然不約自來爰依
舊向擇吉肇工雲於公暇履視其間見梓人倡墨於前
百工効能於後閣閣橐橐登登馮馮無一夫稍懈其力
無一日弗勤乃事未數月而堂已告成噫嘻快哉雲自
慙無德於邑人而邑人之樂從公事一如私事則邑人
之待雲誠且厚矣是堂興工於歲之九月建豎於歲之
冬月其官舍與左右署木石均備俟來歲鳩工將盡觀
厥成焉適奉委攝葛陽篆邑紳士咸以工程未畢殷殷
留戀雲甚惜圖維之弗早而莫竟其功也雲轉幸後之
官斯土者必能倍任勤勞以成茲美舉也雲尤望邑之
賢士大夫視新令尹如舊令尹咸能踴躍急公毋怠初
志以克終乃事也詎弗美哉是爲記

銘

求放心齋銘

宋 朱 子

番陽程君正思作求放心齋汪子卿祝汝玉爲之銘矣新安朱熹掇其遺意復爲作銘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於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梅聖俞墓誌銘

歐陽修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銘

一

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耶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恤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於宣州陽城鎮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兒童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

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閑肆
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老益
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
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
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
驩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
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
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列
言於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銘

二

爲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禘於太廟御
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
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
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
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
官至尙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
舊史闕謬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
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
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

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垆曰龜兒一早世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尙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予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銘曰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於艱不履於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鍠眾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磬井銘

有序

明 黃金色

邑令

銀山之麓銀水出焉其性之雄猛可以腐金鐵慘厲肅殺不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銘

三

可以育嘉魚流經縣治縣之民恆飲食之無怪也黃子來令察之山川道理則歎曰吾聞志士不飲貪泉惡其名也况名足以起貪而性尤足以害物乎是不可以汨吾腸矣迺尋其署之西圃古井而浚潔之甘寒涼沁肝膈若鳴單父之琴而心無遺煩也若焚闕道之香而心有餘清也旣霖雨彌月乃忽茗椀浮鹵蔬盤嗅腥怪而訊之汲者莫對亟躬視焉則見圃地四高而井獨洿下其旁近積穢之處在在有霖潦趨洿故隧黃子於是悼井之以洿受惡也命工加磬之崇三尺廣方丈復浚潔之如初由是井之甘寒者歷歲時無改味矣黃

子曰嗟吾今而後知君子之當慎所處矣始吾受命之德興也或告之曰興之俗尙訐而善讎前是官長以告訐而歸者凡四三人即表表者猶或蒙之讎也吾子其慎諸予應之曰不然吾聞人性善將興人之性獨不善乎古者不易民而化將興之民獨不可化乎無亦司牧者過也於是偕僮僕負冠裳一篋圖書數百卷以行至則矢心神明整齊百度勵廉隅慎交際日持高明之心以與士民從事百工之事取辦宮中一蔬一肴不以煩民其昔之巧爲名例以相染者悉株芟而萌刈之雖未知民之康樂何如然訐讎者自是頗革面矣然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銘

四

則或者之云豈盡興民之罪哉乃今於井益信其非然矣夫井惟洿也故受惡惟浚也故得常保其清況長吏者下民之師帥也即與之泃泃泃即與之卑卑庸庸處已下矣民其有不狎侮者乎即爲之明明皎皎即爲之秩秩巖巖守己固矣民其有不敬畏者乎吾茲重有警於斯井矣夫井不改而志難持也因爲之銘以自勸復鑄之石於以致夫子文之忠而民之觀此其亦知令之不忍於誣民相率爲善良哉

銘曰峻爾防毋溷爾芳廣爾域毋疵爾德其來涓涓其匯淵淵潔羞明水瑞應醴泉民用受福官以養廉旨哉芳澤億萬

斯年

鄭州明倫堂銘

明 祝眉壽

登斯堂者其思名乎堂曰明倫疇可弗明希聖希賢士先尙志古昔聖人人倫之至入而事親則思乎孝罔極之恩胡以補報出而事君則思乎忠王臣蹇蹇是曰匪躬思我兄弟生本同氣克恭厥兄克友厥弟凡爲朋友惟信是思相觀而善切切偲偲思及妻子如影隨形身不行道道亦不行五者闕一乃獸乃禽較諸禽獸抑有愧心反哺終養垂韁報主鵲鴿在原睢鳩在渚相彼黃鳥求友嚶嚶矧伊人乎而忝所生昔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銘

五

列青衿曾知誦此今爲師儒益增愧恥巍巍宮牆居斯游斯濟濟髦士思之思之

重建德興學宮銘

祝論義

乾隆十有一年 學宮告成僉議纂修志書垂諸永久而以其事屬予辭不獲遂分類圖志閱三月乃卒業以付劂闕氏忻體勢之壯闊考規制之完備睹文采之喬皇按垣墉之孔固慨然以昔不得從諸君子執事其後而幸今此修志之掛名簡末與有榮施也因忘其固陋敬綴以銘銘曰

王猷允塞

聖教周通風動下國肇造廣宮陰陽既相規度既良星羅碁
布按圖向方一人唱決萬口同聲羣策羣力貢金輸誠
人盡呈能物各從律鳩工庀材成於不日棼橑林立棟
桴高驤丹碧生煥朱綠成章迴廊夾道孔曼且碩乃立
戟門戟門赫赫銀泉東注注茲泮池櫺星有爛化龍乘
時右通夔圃左達明倫分郊比翼郁郁彬彬瞻彼文昌
屹然端拱回首敬一隱然護聳官師廡宇參差分置一
東之南一西之北從祀列廡尊經有閣五典三墳九邱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銘

六

八索遺言在後貽謀在先 五王啟聖縣縣延延品位
攸宜規模巨麗南朔東西環迴擁衛聿觀厥成祀事肇
興鄉賢名宦次第書升奉先思孝移孝作忠義形於色
節堅其中三賢希聖范公息民共有功德共爲明神非
是族也不在祀典舊章繩繩新猷顯顯

天子欽崇於斯爲盛作君作師惟

聖知

聖禮彰樂舉濟濟蹒蹒舞萬佾八於道大光下民承化作
廟弈弈眾謀僉同董成罔斲民歌且舞士誦而絃馨香

俎豆億萬斯年告於文人銘之金石雷厲風行君子之
澤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銘

七

序

董氏四美堂序

知縣 金 嶧 起山

聖賢教人樂善之道大要從名實關頭辨得真切心乎其
事而不以事多乎其心故其善爲真善而樂亦爲真
樂予閱董氏四美堂記見仁庵先生敦尙善行如捐祭
田置義塾建仁壽橋次第畢舉貽留到今善如是是亦
足矣然推而論之安知非當世慷慨豪俠者流乎名與
實不可得而必也及讀狎鷗居士橋紀有問翁功成幾
何者曰以成之日成又問費出幾何曰以了之日了夫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序

一

功豈無成期乎費豈無了日乎成而不自謂成了而不
以爲了則其心止知善爲我所當爲我所必爲一切徇
外爲人之私與夫修德獲報之說自始至終絲毫有不
能間於其懷者聖賢名實之辨大端在此矣此之謂誠
人子須知資孝書序

徐 階

江右徐維志維事氏伯仲著資孝堪輿書曰人子須知因通
家仰湖費大夫馳請余言適客有在坐者遽矍然曰人子之
所當知者豈惟是哉且孝亦未可易言也若大舜終身之慕
□ 周之繼述曾參之養志斯孝矣顧屑屑於一藝一能謂之

曰孝吾惑焉余解之曰人子之於親也固當無所不用其極况地理尤切於送終以當大事者乎傳曰事死如事生苟於其親之沒也置蟻泉沙礫中無異委壑孝安在哉是故風水之說固不足信而厝親之舉則所當重也生人之禍福固不足計而化者之安危則所當慮也曾謂舜之大孝武周之達孝曾參之純孝厥念乃不逮此歟誦夫子宅兆之訓程子五患之戒則地理固人子當知之切務而非彼一藝一能者比也謂之曰資孝宜矣且觀其書分條析類明切該博闢諸家之陋習啟天下以孝誠信有補於世教者不可以其術而忽之也客唯唯而退因書以歸之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序

二

張琨

予謝仕二十餘年於六經外百家之書靡不探究惟庖犧氏之卜筮岐黃氏之醫藥郭景純之葬法誠可以利天下者皆得謂之仁術宜乎其江河屢變浮雲芻狗而三術之衍於萬世者不廢也蓋制作之美則愛愛則傳人情理勢其固然歟吾邑徐君少峯仰峯二難握其所譔資孝堪輿書出以示余皆精神獨得之妙也余閱而繹之見其廣搜乎天下山川脈絡之源旁及乎遠近名家僊跡之式參之以古先鴻規鉅製

方家之緒論摹寫乎五星變換不一之形體逐節斷以己意一理貫通而宜叶乎人情誠有深得夫晉室明賢乘生氣之肯綮者要皆明切簡易暢於辭華辟之翰墨家人稱爲布衣菽粟飫之而弗厭者覽之易入習之易趨允矣通世之寶訓可愛而傳也且其教人安厝以當大事舉所珍重而得隆其孝示所勿犯而得全其仁端持身之德本衍國家之風化者由此而出矣矧二君以穎敏之資有聲藝苑行可大鋪張而乃幡然浮雲軒冕放情山水發其所蘊以資孝道於天下後世是二君雖遯世而无聞達者及物之事功謝上蔡所謂幾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序

三

枉一生之恨二君可免也猗歟休哉一時賢士大夫各出金石固已有公論矣又奚余之喋喋乎雖然智者作法愚者咻焉賢者更制不肖者拘焉安得天下孝子慈孫誦君之書超然陳跡之外通其巧於心目之間不遇以書而遇以目不遇以目而遇以神洞其真而契其妙以廣二君仁孝教天下之本心此二君未露之美意也余故因其請而并以及之二君生同一乳宋太師忠愍公裔理學秋谷先生八世孫銀邑世家云

祝眉壽

三才一理而天其宗乎地匪天塊然已何以效厥能人匪天
蠢然已何以效厥靈故地必曰理有以哉夫天言乎其氣地
言乎其形而地之所以爲地則生生之氣氣之所以爲氣則
生生之理傳曰天包地外吾則曰天入地中不特虛靈屬天
而盡九垓之下皆天也亦微矣世之求地者苟不從事乎天
則本先撥矣又安足語此稽諸古聖未有以地言者堯都平
陽舜都蒲阪禹都安邑湯都亳天下之大地理歸焉迨周公
洛邑之營夫子宅兆之訓二聖人豈徒然哉營洛爲民民安
而國安宅兆爲親親安而子孫安是皆本天心察地理所謂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序

四

仁人孝子之用心也故人子卜宅兆要當以安親爲念豈惟
求諸地哉必求諸吾靈臺方寸之天可也眷家徐維志維事
伯仲少爲邑弟子未幾以家難棄去因葬親不忍委庸術遂
雅志山水徧遊四方歷涉歲久聞見日博乃出心得著堪輿
書命曰人子須知鉛邑王上舍壽梓廣其傳徵言於予首誦
十戒良契吾天特表之以爲外天言地者勸若其論斷圖形
觀者當自得之二君與予際沙兄友善嘗從海內諸大君子
究性命學此特其緒餘云

賦

山居賦

明 王應奎

客嘲王子曰人生一世當如天外鴻不當如轅下駒夕滄海而探珠朝崑崙而採蔗大而勲業伊周小亦風流王謝方今海宇太平日月閒暇宜千仞而振衣應垂門之弧射何韞匱而不沽毀貌而不冶黜齷同徑木石與俱豈欲離人而立於獨歟王子曰子真以吾爲杜德幾也耶何未鑑吾之靈襟也世固有軒冕捷徑索價山林亦有果哉而長往不從世而浮沈若是之徒曾何足稱孰若遊心蠹冊尙友古人躋百原之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賦

一

遐躅揮扇外之污塵於是攜鐵硯抱瑤琴專邱壑嚅道真希光陰之惜寸陋功名之枉尋謝俗駕而掃軌聯青佩以同心不知者以爲飾詐而釣名知之者謂子習懶而識僻豈識夫闢甕牖而納萬古之長明俯川流而悟道體之不息者其樂不可以蠡測也求道於杳兮爰清爰寂應物之劇兮恍失恍得向靜中而求動概千百而僅一客默而出牢關我肩目香雲之斷續指琴調之戲成一達收八荒之表寸心合萬物之情不煉氣兮我神自凝不刮目兮我瞳自明泥塗之困兮不吾辱居服之靡兮不吾榮始今朝而遂願如久渴而獲霖有

同袍之知我乃鼓吹於心聲分天孫之組麗奏太史之和平
肯秉冬爐與夏扇願同避地而談經噫鴻燕兮秋春兔烏兮
朝夕揜牀頭之竹束兮且玩天地之大易

蘭石賦

爲程訥作

明張啟

馨晉彙厥眾媿兮又重之曰靚修薄下土之蕪濁兮獸游神
於沈寥嘑蠹勺日昏藥兮噏沆瀣於封岵目亟牛爲積穢兮
餐鼉霞於清都憎笙竽之聒人兮時凝聰於天籟睠陽阿曰
頽顏兮樂象緯之旋代眾卉豔而非吾好兮薤夫鶯粟與菑
韎鬪九畹曰藝蘭兮易百畦曰蒞蒞光風龢而駕昏兮薤灑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賦

二

芳露日千里芘閭閻以閒都兮孰煩熇之湫隘樹樂石之嶽
峯兮邀靈根而升之謂淑姿安可瀆兮故令堅貞而爲稽物
爲麗而得所兮匪因漑污而發舒甘其臞而益楸兮蓋貞芳
其相宜馨旣服此嘉玩兮羌猷曰爲未愜將命駕虜龜蒙兮
復剔舂虜寢澤求猗蘭之舊谷兮訪橘頌之逞蹟嘑列缺以
前導兮召河伯曰戒涂挹灑氣曰盪胷兮斟清波兮污吾私
它鄉信美非吾土兮盍言旋虜故都心彝猶而曷從兮求環
人而簪諸諷君平於鄂瀕兮逢季主於林慮吾將辭榮而就
瘁兮憺趨瘠而逃肥子告我以其然兮勿苟焉以爲諛環人

迺投莢葉拱而舉其繇曰有物芸芸匪乏匪稔託根貞石嗤
彼百礪守瘠斯芳沃穢則枯不日無人其薌有渝比惠才賢
俗士寧知永矢靡售苞楸自怡韞爾滙東厓露山懼言茁其
芽爲皇攸需馨輾然而笑曰神哉易何其中予志也迺趣駕
而韞撫蘭石日卒歲焉厥子若孫皆有髦譽爲世良瑞悉如
繇矣

喜雨賦

明 鍾萬祿 邑令

維大田之掩映兮噫農祥其未氛被秋川之翕潦兮尤鬱燠
而若焚乘間維以返顧兮豈祖身日無聞迨緩誅而代新兮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賦

三

酷虐梗於如獫俯控誠而諸闕兮九豹嗤予以愍嚴重闔而
閉關兮我心惻然用斨亦靡神而不舉兮知明德之匪芬翳
曠莽其零曠兮將盪徵乎解雱胡風伯之不仁兮颿拂轉而
東君咨逢龍之硃碭兮格澤迴而猶獫豸豈余身之足徇兮時
疾首而加盼魂煢煢與神交兮精愈發於宵殷日登山而還
靈兮覲髣髴而氤氳懿玉堂之清冥兮香芬萋而蒼芸瞻霏
霏以觸石兮旋紫貝之奔紛雄浚風之泐滂兮播靈運於同
雲鞭九龍而促潦兮綺鱗獵而緇雯嘉三農之有望兮咸引
領而愉欣予敢貪爲己力兮祇銘勒而揚勳

壽元橋賦

鍾萬祿

維皇王之握乾繫重熙而累盛醕洪暢於區中被仁風於海
甸有余氏之八昆沐皇瀾而涵泳孝友秉其性靈創彩虹以
報稱粵萬厯之念載余代匱於興之城諮仁賢之休懿獲八
子之修名曰伊考之隱行爰一乳而育厥弟兄慮弗勤於四
體將有害於三時越界田而力穡藝黍稷之離離思孔明於
粲盛泊菽水之懽洽忽壘篋之心動邁陟岵之違熙促趨蹌
於界田之澣適漏鳴於子夜之期望長江之淼淼渾太清而
瀾瀾人煙閨寂艫棧采居寧醉尉之可呼豈飛軍之堪渡風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賦

四

瀟瀟兮撓重林心瀼瀼兮空標抃嗟古今之由茲紛緩急其
罔訴爰祝祉於三靈拜神胥於海路庶精元其輔貞又親親
之疚瘡誓跨海以成梁濟生人之蹇步何中流之神楫忽艤
岸而濟川向家處以定省羣憂邑之悁悁歷晨昏而不寐侍
椿棘而有痊具祝梁之志愨得二親之同然顧工利之匪隆
曷先志之克虔迺折節而善富將訾算於紀年爾乃兄弟旣
翕刀泉甫輯端策拂龜度時涓吉磬石中流駕蜺海日鳩經
始之蒸徒輳工倕之妙術均量乎高深互廣之宜窮巧於折
矩周規之率直巨靈叢劈撐南巴之棧螭龍奮蟄橫北海之

波飛宇珠聯以嶽立璇題櫛比以星羅芳階砌玉疏棐雕珂
工築旣訖神物維呵通五陵之車馬達商賈之謠歌又有孺
子取履張良受黃石之書題柱揮毫司馬吐凌雲之氣平津
績就宸杯賜勩渭水勲成崔公善字唯予涖於茲土豈一梁
之足異耳棠棣之因心感淳風之未墜爰寄興於斯文聊以
伸夫秉懿復爲之歌曰悠悠修橋兮伏蟬蝻砥柱狂瀾兮界
田東閩楚吳越兮賴以通誕就康衢兮伊誰功善人怡怡兮
親志隆王道蕩蕩兮黃虞之風千秋萬載兮利濟無窮願仁
人之觀感兮羣孝以移忠

詩

舊志云世之爲詩者竟陵歷下兩家猶儒墨之不相入矣夫詩以言志志與境會則發爲咏歌陶謝李杜亦各言其志而已舍己之性情爲古人之優孟即使衣冠甚偉不過向新宅中哭鍾太傅耳況乎其未必似也德邑代多偉人雖不必以詩專門名家而陶情淑性時時見諸詠歌即名賢戾止亦多留題要皆不失作詩之旨焉耳

宋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一

贈董淵與董莊

范仲淹

鄱水英髦富魯儒同時公選赴鄉閭文章恥學楊雄賦議論
休談賈誼書喜得明珠三十六恨遺壯士二千餘送君同上
青雲去行看歸家駟馬車

聚遠樓

蘇洵

未識周夫子先知余氏園登臨窮澤國舒卷上前軒日出繁
雲斂窗開列岫屯釣舟依野渡茆屋暗煙村霜早丹楓老江
明白鳥翻楚山遙可數雲夢豈勞吞日月壺中足山河芥子
存達觀無遠近閉目盡乾坤

董端公廟

蘇軾

鐵柱峻嶒照豸冠親操八砮繼韓壇挫鋒尙惜援兵寡斷首
還提僞賊看雷奮有聲應自鼓馬歸無主更誰鞍藕池不盡
清泠水夜夜含愁帶月寒

聚遠樓

雲山煙水苦難親野草幽花各自春賴有高樓能聚遠一時
牧拾與閒人

又

蘇轍

無限青山散不收雲奔浪捲入簾鉤直將眼力爲疆界何啻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二

人間萬戶侯

聚遠樓

趙抃

勝地樓居似北山不知門外有塵寰高人隱几寂無語心在
飛鴻滅沒間

贈董乂還德興

王安石

奉詔歸田兩鬢絲優榮几杖拜天慈金枝玉葉王宮教鳳翼
龍鱗帝子師姓字已藏金匱冊英華多聚錦囊詩到家定是
三春月桃李園林花滿枝

贈國子監簿董淑不赴召

豈爲要名強隱廬清風門巷自蕭疎九重天子今優老兩詔
先生不赴書有望只歸高士傳無貪仍屬舊溪漁誰知自在
心無著一片浮雲漾太虛

聚遠樓

黃庭堅

蜀國高人眾所譽三章風物似披圖不知聚遠樓真境得及
高齋勝處無

聚遠樓

單錫

井邑銀山匝畫屏層檐飛翼入蒼冥曉穿簾幙扶桑日夜浸
欄干紫漢星春水漲來斜澗白爐煙抹去半峰青無邊光景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三

歸吟日莫向樽前辨醉醒

聚遠樓

佛印

君家山水冠江東况揭層樓拂半空雙目能收千里外一時
歸在寸心中漆園不必成蝴蝶鄭圃何須御冷風二子未如
君所得倚欄高興結無窮

訪葉元愷

朱子

蔥湯麥飯兩相宜蔥補丹田麥療饑莫說儒家滋味薄隔鄰
猶有未炊時

題霜傑集

先生人物魏晉間題詩便欲傾天慳向來無地識眉宇今日
天遣窺波瀾平生尙友陶彭澤未肯輕爲折腰客胸中□□
不作難霜下風姿自奇特小儒閱金匱書不滯周南滯海
隅粉榆連陰一見晚何當挽袖凌空虛

省過

程端蒙

此道從來信不疑安行何處履危機無心更與世俯仰有口
不譚入是非悔吝愆尤須謹細存亡得失要知幾師門有意
無人會一晌忘言對落暉

書齋

余季芳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四

半生買得一身閒萬事浮雲影裏看近水亭因延客敞對花
樓爲讀書寬清風臺閣無新夢明月庭階有舊□霜竹敲涼
消俗氣隔窗疎種兩三竿

和王葵初

余芑舒

病裏自觀真喪我書中論世可忘年無絃却聽宮商外有物
能窺天地先

天門山

誰將嘉號表奇峰山鳥山花第一重天闕常時瞻北極縣圖
猶此數西封景雲百載尙遺址當日諸公幾瘦筇定有英靈

來訪舊夜聞嘶馬曉無蹤

歲寒山

歲寒老石尙干霄松柏摧殘只文蕭
响樓宇昏煙漠漠聲牙人去夜寥寥
涼蟾高掛千金璧小艇閑浮五石瓢
不信渠儂呼不醒儻逢歸鶴試招邀

丹井

石骨開泉眼千尋不見砂神光騰夜氣
餘潤漑春茶鼎養黃芽熟壺懸白日
賒閒來窺逸跡靜影浸松花

九月念四日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詩

五

蝶翅平沈疑墜葉蟬聲孤起在高枝
空庭秋意無人會月轉西樓澹澹時

軍山

張顯

亂右如羣羊合沓千里奔軍山屹當前
盤踞作虎蹲巨鎮壓坤維層巔白雲屯
下瞰大溪流三尺清不渾舟人落風帆
繫纜前山根我欲摘星斗懸岸那可捫

煙雨樓朱南傑韻

葉隆禮

誰家亭館占湖東寂寞爲鄰祇陸公
竹樹一隄如有礙乾坤萬象自無窮
棹歌遠入秋波綠塢影中分晚照紅
尊酒待遊

煙雨候畫圖著我笠簑翁

端公墓

程迥

大王林下拜端公一死山河萬古忠風鼓雨聲愁楚地月傳
鵑響到唐宮耿懷天地亦流血舊國松楸尙若封有廟至今
關社稷臥碑名姓照蒼穹

古鏡行

汪藻

我有辟邪鏡得之咸陽宮其陰爲天地一母將九龍旁書負
圖字士蝕如旋蟲緘以駭雞珍妙極倕之工請言照遠近十
里秋毫空豈不鑿脂澤所貴肝膽通問誰爲此器太古非人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六

功客聞重歎息意欲窺靈蹤高臺不辭倚恐客難稱容繩窮
匣半啟四室來悲風日車當晝留羞澀如頑銅森然髮上指
凜若臨霜鋒我還撫客手此豈世寶同揮淚兩無言掩鏡鞞
囊中

送次公姪從辟顏措衛軍中

張擴

結髮事師友投身翰墨場技成勿棄去短衣親戎行平生萬
卷書豈無活國方不如口擊賊對面用所長顏侯家有種勇
過王鐵鎗螯弧每先登裂袂褱前創得君如敵國辟易未易
當中原干戈滿秉國藉棟梁誰專發蹤策坐待錐脫囊事平

各分功千級歉莫償位卑君勿言儒雅故自將會從縑籍中
微見破敵章

江上

董穎

萬頃滄江萬頃秋鏡天飛雪一雙鷗摩挲數尺河邊柳待汝
成陰繫客舟

烏夜啼

姜夔

老烏栖栖飛且號晨來枝上啄楮桃楮桃已空楮葉死猶啄
枯枝覓蟲蟻老烏賦分何其貧未曉已被鄰公嗔吁嗟老烏
不自知牆頭屋上紛成羣吳中貴遊重鸚鵡千金遠致能言
語花底紅條鄭袖擎盤中碧果秦宮取天生靈物得人憐過
者須來鸚鵡邊老烏事事無足錄人間猶傳夜啼曲

予居苕溪上與白石洞天爲鄰潘德久字予曰白石道
人且以詩見畀予以長歌報贖

南山仙人何足食夜夜山中煮白石世人喚作白石仙一生
費齒不費錢仙人食罷腹便便七十二峯生肺肝真祖只在
南山南我欲從之不憚遠無方煮石何由輒嘉名錫我何敢
辭但恐自此長苦飢囊中只有轉庵詩便當掬水三嚙之

龍遊舟中遇立冬

大觀戊子同子應球
至京口赴試南京

余安行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七

挂帆朝發龍遊浦天寒止下瀟瀟雨聞說人間今日冬連檣
處處歡相語我今與汝共孤舟寂寞舟中任水流人生自適
乃爲樂莫把閒腸生寸愁

送藍峯赴南泉教

王希且

君去清源第一州鱸魚沽酒有人留泉山紫帽登臨處還有
高人寄我不

董忠賢祠

謝枋得

正氣沖融自一家宦情儒墨共根芽身因世故歸民社道爲
時謀重聖涯千古寒光流夜月滿天餘彩漾晴霞殷勤瞻拜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八

諸公側送盡長林幾晚鴉

聚遠樓

馬廷鸞

君家儒素襲良弓能構危樓四望通可愛江山千里外盡歸
風月一簾中雲收倚檻繁機息木落當軒眾籟空已解塵纓
方退隱恣遊清興意無窮

端公墓

董煇

人言正氣關天地扞禦功成死不妨衽席封疆唐許遠畫籌
帷幄漢張良麒麟高臥閒金盃廟號殘書重玉堂潦倒綱常
誰解識令人終古泣斜陽

元

聚遠樓

趙子昂

思陵宸翰坡仙句雲漢奎光聚此樓二妙風流足千古更誇
遠景集雙眸

琴趣

笄元德

枯桐渾不理朱絲心趣心彈識者誰風蕩楊花春去遠窗橫
梅影月來遲閑中不盡登臨意妙處深涵動靜思千載淵明
應冷笑無絃清味少人知

枕上

余濟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九

破瓦梅花下清香帶月來鷄聲萬井曙蝶夢九霄回抱拙丹
心遠隨緣笑口開青雲紫芝客遺世豈凡材

越城謠

程國儒

越州城城何高四十五里之周遭凹地填爲基坡坳鑿城濠
白晝鞭笞夜擊咤石民之骨灰民膏越城雖高越民勞勞未
已我田未耕又科米忙忙築城歸種禾恐無米借官科禾苗
未清得秋雨城吏打門夜如虎爲言雨後新城摧要我荷鍤
城上來城泥不乾不敢回又恐夜半聞驚雷城頭一雨城一
動越民登城向天慟民心似與雨有讎天意實謂城無用當

年當年天下平天下無賊越無城乃知在德不在兵

信州糧謠

信州糧糧何艱千鍾一石萬里間朝發錢王隄暮過嚴陵灘
柁尾白浪如銀山朝渡蘭溪州暮宿龍邱灣峻如牽車上鬼
關督吏馳檄夜傳箭布帆無風河水乾去年糧船未及岸今
年又逢八百萬只知彼地荒不知浙東天亦旱只知彼地飢
不知役戶家無飯家無飯儂莫愁願化鐵騎爲耕牛願銷鋒
鏑爲鉏耰戰場闢作畎與溝壯士荷甲歸田疇風雨時調禾
黍秋飯不足浙東又移何郡粟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十

安南世子陳日炫席間索詩口占以應之徐明善

乘傳入南中文章照海紅天邊龍虎氣徼外馬牛風日月八
荒燭車書萬里同丹青入王會茅土胙無窮

遊歲寒山

笄元德

屬邑敦醕雅斯文重古先邊營流浸沴警柝動風煙撲滅神
機速招懷保障全雄藩兵衛壯大府幕賓賢赤立連營幟金
聯戰馬韉殲渠窮室穴行樂訪山川攀鵲松巢迴號猿薛壁
懸遐觀空碧落下視瞰澄淵展布心何極飛騰思欲仙歲寒
仍濟美芳烈倍光前把筆詩盈帙摩巖墨繼鑄□秋襄峴在

碣石更同堅

梅邊讀易

王應奎

梅近高人讀易廬一篇清曉卷還舒自從悟得先天了只看
枝頭不看書

竹外桃花

琅玕疎處見桃花攙破清陰爛紫霞春色動人雖嫵媚何如
橫玉一枝斜

寄題隱者居

聞道高人結屋深青鞋欲往怯登臨山寒石磴雲常潤地僻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十一

柴門日易陰琢句巧饒晴鳥弄煎茶沸作候蟲吟勸君莫把
桃花種春水漁郎有路尋

次廉訪使梁彥表韻

董仲可

十載浮雲蔽日光持竿高釣渭濱傍消磨今古山河魄感嘆
英雄鐵石腸碩果幸存承露屑隴梅長駐返魂香誦公寄我
征途句黃髮相干未可量

明

遊歲寒山

有序

辜

皋

邑令

夫士之覽古今達事變感物興懷吟咏情性而得其正世必

傳焉郡長幕周君平寇之餘與搢紳尋幽訪古賦詩適懷蓋
有得於性情之正者矣方逋亡之犯邑也君適行部到縣募
兵戰守事聞省委君進討機務許以便宜於是與徽州衛軍
會按兵不動求究所在進而取之鴟張之徒悉以計得彰別
善類邑境遂平視他處之殺掠慘酷者不可同日而語矣蓋
君宏材博學素負所蘊故其臨事從容閒雅皆所得性情之
正邑人誦其詩懷其德宜記述以示不朽昔韋侍講盛山十
二詩自今觀之不得專美矣

天地旋鼇極風塵翳鹿坡燎原驚烈焰溢地蕩餘波幕府先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十二

揚武兵曹即止戈雄威摧逆孽凱捷奏回歌退鷁羅弓繳奔
狐蹈網羅遺黎勤撫恤勝景入吟哦散步心能適遊觀興若
何紅披花瑣碎翠倚石嵯峩嘯壑舒清響臨流漾碧渦歲寒
存舊蹟欲美繼新磨共濟奇功遂同遊逸士多崇碑符著姓
今古豈殊科

遊歲寒山

周 澣

星虎昭垂象天狼竟隕形簫鐃傳上邑笳鼓罷連營復作東
山興聊舒峴首情詢風延邑老訪隱慕宗英梯阜無遺構鑿
崖有舊名翠溪緣葛轉金岫踐苔行石淨留霞照巖虛透月

明荒阡窮鳥影遺井辨雞聲士戢初忘戰人懷遂復生霧消
青海甲煙淨綠林兵憑軾心非好投簪志未成空思瀘水上
千載重南征

靜住寺

張里

四山環抱遠一徑入雲深老樹斜穿石頽垣半礙林虛空知
佛性清淨空凡心回首煙霞外疎鐘起暮音

鄱陽舟中漫筆

孫曉

擊楫中流坐鄱湖四望迷天空疑日近水闊覺山低破浪心
猶壯乘風運不齊停橈閒訪古酬酒一留題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十三

同張孫諸友登塏山紀勝

葉時雨

南山擅奇麗寶塏摩青霄仰止既已久山靈若爲招結伴攜
壺榼登臨興共豪行行徑崎仄望望嶺岩嶢攀躋力欲倦暫
憩在山椒跌坐面岩竹清襟絕塵囂酒罷起舒嘯振袂何翹
翹衲子導其前捫蘿驚猿猱眈勉陟巍巔壁立風蕭騷層崖
攢下界因知地步步高萬峯紛入目參差如湧濤雲路接天門
咫尺可騰超更作登榜觀策志屬吾曹

和龐侯九日登塏山作

公餘選勝趁清秋最喜文峯碧漢浮此日飛鳧襟轉豁何人

吹帽興交稠明霞瀉影金尊漾疊嶂爭奇彩筆收九日再逢
懷孔邇依依瞻望五雲頭

東林小隱

童軒

小隱東林地身閒歲月忘曲池山倒影虛閣水生涼雨潤琴
絲漫風薰藥臼香羨君情趣好無夢到巖廊

風木悲烏二操爲李景暘侍御作

惟木兮在阿淒風兮孔多風無寧日兮水無寧柯念兒有身
兮乃父之枝兒思終養兮父不待兒顧斯木兮兒心則悲
惟烏兮在屋月黑兮風淒以促啞啞母兮報母之育顧兒有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十四

身兮實母之雛兒思返哺兮兒母已歿豈兒有心兮曾不如
烏

田家雜興

步履出東郭南風溪午時偶來松樹下竝立澹忘機野老見
我至情親語依依口柔蠶已浴麥深雉初飛俯仰玩物理逍
遙詠而歸寄謝王良子虛名徒爾爲

其二

茆檐冬日暖懷抱良不惡柴門晝始開鷄犬散籬落今朝無
客至婦子相聚樂牀頭熟新酒聊復共斟酌高歌亦自慰焉

知死溝壑

白沙民舍

初日照林扉山深客到稀
柳溪鶯獨囀麥隴雉雙飛
少婦提筐出中男荷畚歸
盛時征賦少生事莫嫌微

暮過山寺

寂寂南朝寺荒涼露遠郊
夕陽僧掃葉秋雨燕辭巢
斷碣猶橫草遺龕半覆茅
道傍泉湧碧疑是虎曾跑

擅嶽峯

祝文冕

擅嶽高如許煙霞任往來
桃花馬頭落錯認是天台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十五

別董士安

方册

柳暗金門曙花明紫陌晴
臨歧分馬色出郭聽鶯聲
路入鄉關遠風將客棹輕
江南重回首還是憶神京

贈張明夫分教郴州

張憲

天人獻罷寵恩頒南賦彬彬出九關
未厭儒官清似水須知師道重如山
半氈化雨羣才育滿座春風一帳間
他日詞林求宿學看隨鵷鷺入仙班

遊玉京諸峯題壁

舒清

兩腋生風上少華始知人世有仙家
丹爐無主猶存火珠樹

非春自著花石向虛空排玉筍地隨高下布金沙題詩欲記
茲遊勝翠壁揮毫染落霞

其二

石磴攀蘿上廣平恍如身在九天行未授北斗斟元氣誰決
明河洗甲兵逸興浩然思泛海高風那復羨登瀛愁來不敢
閒陶寫賴有王喬識此情

送處士董文泗

一夜秋風換物華白雲晴望盡天涯七千里外思歸客四百
年來仕宦家江上紅蕖榮暮景籬邊黃菊著新花都亭酒散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十六

憐君去思繞青門欲種瓜

少華山

胡靖

江南何處是仙家孤柱擎空見少華洞裏有天開紫府人間
無地覓丹砂靈壇風雨莓苔匝福地乾坤歲月賒方外更聞
王子晉金銀樓閣住煙霞

題思親堂

爲鍾必澄兄弟作

趙德剛

邑令

有客思親兩鬢皤敝衣霑漬淚痕多尋常夢裏驚風木寂寞
吟邊廢蓼莪滄海成田哀未已泰山爲礪恨難磨倚廬安得
如椽筆爲續南陔孝子歌

河南方伯寄芘衣奉母

孫原貞

白芘新裁一襲衣思親當暑寄將歸中州豈是無羅綺慈訓
叮嚀詎敢違

風泉閣

宋項立卿建

費宏

臣山今姓茅溪水舊名續賢孫念爾祖勝事頓興復俯沼構
危樓藏書結幽屋韓經即菑畚鄴架富圖軸童冠此藏修朋
遊屢追逐異境一朝露奇觀四時足沝泉出石竇階戶咽哀
玉清風起水面枕簟散晴旭紅雲幙翠島暑檻失煩溽蒼官
挾青士瀟洒共寒谷於焉講絕學允矣脫塵俗彼美屋中人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十七

羣經飫膏馥松哦真負予腰折豈耽祿聊攄用世心已躡良
吏躅悠哉養默翁遺榮事耕讀種德久乃收功殊穀與木

妙元觀

張堯臣

絳節三清地黃花九日天松邊聽鶴語竹杪見茶煙靈藥鋤
雲種潭龍抱月眠分嘗蒼玉髓借誦葢珠篇習懶將成癖倫
閒暫學仙瀛洲知有分沖舉欲翩翩

題風泉閣

余仲敬

去年架尾石欄間今年修柏倚危闌清風不爽故人約飛瀑
仍躍玉龍寒高柯盤結翠羽蓋傍枝繚繞青琅玕茅君有客

急洒掃麻姑晝下騎江鸞

石林小隱

祝世祿

一徑藏煙冷竹梧石林斜抱野人區吟邊月挂三珠樹行處
雲生五岳圖匣吼風雷龍劍隱榻懸山水玉琴孤閒情懶著
郊居賦白眼青天擊唾壺

茅山歸咏

杖帶煙霞下翠岑薜蘿高下散秋陰撩人更在歸時路落日
千山紫氣深

雜興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十八

溪山春正半載酒烏邊亭取醉非吾事乾坤忌獨醒

弔胡忠烈公

矯矯蒼龍骨霜威懍莫摧當年英氣在忽地疾風迴湖面波
濤吼城頭鼓角哀不須千載後遼鶴夜歸來

遊歲寒山

葉友大

才子東南俊英姿海嶽雄清詞攄逸思獨智運奇功歌雅仍
征寇圍碁遂破戎柳營留曉月赤壁借東風向夜烏棲定連
山虎落空三邊齊挂劍十室有編蓬揚楫寒波漫支藤雪嶠
崇尋山瞻白鹿問俗駐青驄弔古欽前躅摘章啟後蒙軍容

回霧色殺氣改春融惜別遮歸馬懷人睇遠鴻蒼崖留此頌
芳譽藹無窮

送董子仁出使琉球

李東陽

琉球東望海門開聖代提封亦壯哉萬里風濤纔七日六年
天使此重來麒麟有服真殊寵薏苡無車莫浪猜歸憶皂囊
封事在殿前丰采尙崔嵬

送董黃門子仁使琉球

徐哲

朝罷皇華拜冕旒遙持玉節下琉球文章絕域知名姓劍氣
清宵逼斗牛燈火吠厖蠻寨晚樓船飛鷁海天秋不須投却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十九

班超筆談笑堪封萬里侯

國朝

遊靜住寺

章國佐

郡司理

銀峯城外谷蝸旋谷盡翻如小有天晴日午風皆入靜喬松
修竹自成年齋房荒迴山僧樸境會高清地主賢嘉客過從
俱不偶好留碑版附雲煙

章門送朱止水還德興

翟世琪

郡司理

宦遊少倡和私幸接華陽析義忻聯口陶情漫引觴章門沾
夜雨芝嶺賦長楊握別依江桂秋風播好香

題郡庠余聯遷隱居圖

劉增同知

一溪雲水一書幃一局殘棋一酒卮標格宛然人晉魏風流
遙想古鬚眉

翛然一榻自端居自酌自歌自檢書爲問勞勞車上客幽懷
得似北窗無

春集翠峯亭小酌

程光璧

爲愛蘭亭勝流觴曲水灣徑從修竹轉苔襯落花斑鳥語同
絃奏松聲到水間春光無限處返照翠啣山

少華山詩

有序

蕭立選邑令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二十

少華山者西江之奧區德興之勝境也明景泰間邑人王祐
開創施田以膳羽士偕諸弟清修是間歿即葬於三清觀前
邑志山圖朗若列眉祇以毗連信州其山糧有隸玉山者遂
寄於玉邑民戶完納輾轉更換已不一姓而王氏之輸將歷
有年所乾隆壬辰因請糧歸戶致啟覬覬遂爲徐姓所奪訟
久不決丙申冬余篆德邑適奉海大中丞檄委饒廣兩郡
勘訊丁酉春杪余從郡伯萬公會同信郡鄭公詣勘睹其觀
殿嵯峨正位斗極山巖雕鏤實極勝觀而其懸崖題額未經
鑿毀者王氏之名姓昭然覈計當年創修資斧約以萬緡計

若謂租賃徐姓山基而傾囊點綴無是理也經兩公勘鞫斷歸王姓自輸山糧照管墳墓在觀住持無許徐姓到山滋事一時之輿論口碑在在呼神明不置乃竊歎此山誠仗兩公爲保障也予旣從公後親歷道途之險巖徧觀巖泉之形勝備悉案牘之顛末傾聽黎庶之歌謠遂於夏初旋署曰紀之得五言百韻俾後之遊山者觀覽焉

積雨開新晴山容霽春日風迴麥浪翻雲捲秧針茁□朝廷重民事塵案期讞決奉行不敢荒郡伯戴星出匆匆下銀城輕裝減騎卒五馬壯先驅騶從未許設末吏倒屣迎已忘泥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二十一

塗滑婦孺雜蒼黎提攜道旁列額手呼虞公白鳥集□末

虞晉

浦遷鄱陽太守有白鳥棲於庭樹

山靈望保障應候公徒發追趨敢憚勞摳

衣漫跋躩迢迢踰阡陌一一數蓬葦林麓互陰晴風雨判箕畢連朝窮登頓棘手攀藤葛小憩步雲橋飛流泉蕩潏茅庵好頤樂山顏漸秀逸劈空插一柱擎天獨肆兀玲瓏碧玉巖淋漓蒼翠潑從此叩元關十斛塵氛豁風門轟天半流響轉蕭瑟眼底猱狖驚耳畔子規聒啁啾喧鳥雀蠢動莽蛇□猛虎吼一聲蒼崖頓崩裂龍從百怪騁青白紛凸凹豐削肖其形峻峻露山骨煙嵐足底生雲巒隨變滅即此山水窩可是

神仙窟仙人掌已獻羽客鬚還結石澗垂飛虹香林蔭清樾
獨步青雲衢羽蓋森窳窳斷續鏡磬響天外敲清澈但有雲
氣通渾疑徑路絕峗然起莽蒼形勢斗巖薛首尾各蟠注馳
奔肆衝突縣互數百里逶迤走東浙懷玉峙其西俯視成邱
垤匡廬幾萬文遠矚時恍惚彳亍萬山中繭足防蹉跌踟躕
有所思跬步常恐失平生懷冰淵經此倍惴慄岨嶇險羊腸
盤旋曲九折蜀道不復難蠶叢遜屺嶼謝公屐敢上王郎馭
肯叱戰兢憫僕從科頭脚不韉偈仄旋蟻封攢眉交咋舌烏
道見魚貫彼此藉提挈櫟樅無所施長繩費挽絳稍得踏平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一十二

岡尻輪御風疾望望雲中仙灑灑松喬匹特地假吹噓披襟
感所切纔陟千步門百步心尙怵十步五步間步步悟真訣
安穩躋崇高遇險且退一乃知老子法期伸先獲屈舉首望
玉京宛若拄文笏逸氣滿沖虛霞光綴衣纈佳哉此福地天
門信開闊峩峩三清宮拾級升絳闕羣仙同日會招手許晉
謁飄飄六銖衣塵尾間披拂咳唾落瑤階清言飛玉屑塵心
一以淨令人想沖謚當年王子晉吹簫叶鳳律亦有詹山人
逍遙茹芝朮害馬已先去夢蝶還超脫世事都棄捐閒修清
靜術神變騁揮霍佈金工點綴錐鑿叱六丁斧若巨靈截峭

壁盡雕鑿飛騰肖羆貔層觀展翼櫺金碧耀丹漆凌空仙界
敞馥郁爐煙爇冥觀渾萬象凝思閔幽室一朝委蛻去雲護
棲靈穴迄今數百載清矩尙髣髴滄桑即變遷古蹟存碑碣
相與細摩抄苔蘚未盡齧悠悠買山心豈意見侵奪蝸角鬪
蠻觸恆河持蚌鷓壁魚欲拚飛簷馬空敲戛安得戴二天大
力與迴幹詎知兩郡伯燃犀燭怪物衡平廢鉤距片言獄已
折放眼見青天雲霧盡開撥臨風舒靜嘯泉聲答幽咽林飈
有奔響羲馭無緩轍空翠染歸衣筋力形竭蹶百計乃得下
山腰各賦別我公賈餘勇案牘重披閱盤根力斬除蝟毛細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二十三

梳櫛萬口稱神明載道歌活佛紛紛竹馬迎送送競歡悅緬
彼孫興公才思迴起軼圖象識天臺吟想若饑渴何如我郡
伯仙壇親憩芟琪樹即甘棠後人敢翦伐名山藉呵護誰與
壽劖劓此山留公案賁育力難拔去時春已暮歸來夏初吉
回頭望天門雲中峯嶺峯風日猶清和仙遊但荒忽

送四弟之官江右

毛九彩

鄭州人

再別連城趾不高之官喜爾渡江濤荆花一樹情原合棣萼
分開想更勞先世曾爲清白吏 今皇非惜紫泥褒西江
儘足鳴琴理豈是參軍在馬曹

陽居仙跡

周振

居山隱隱聳高峰中有安期拜木公古廟九仙遺雅像陽關
千載寄行蹤蒼松樹老巢鳴鶴清水池深隱臥龍一自羨門
留迹後至今丹竈白雲封

詠歲寒山溪

張澗

峰峙天門似列楹谿流環繞鑰銀城高標清質真如許古柏
蒼松與共盟

柳隄煙籠

程之旦

隄上鶯囀次第花淡煙嘗鎖柳梢斜風吟兩岸人聲少無限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二十四

春光爲我賒

見山亭落成奉贈魯河大令

漁莊

范桐弧

上海人

古屋今亭子言成翼翼開草將穿綠出山自送青來補葺惟
編竹經營但翦萊何當同上客歌嘯阮公臺

前題次盧磊庵韻

竟爾成佳勝巒光日到門孤亭遊予住一邑主人尊臨眺憐
今爽披襟較舊溫千秋吾道意得向此中論

次范漁莊韻

毛九瑞

五岳居方寸芙蓉到處開亭名由我命山色爲誰來酌酒邀

明月移花去草萊乾坤此地遠無事築高臺

次盧雲章韻

猶是數椽屋煙霞富我門得詩先步韻有客便開尊紅葉經
霜豔青松向日溫辟疆千古事寧作等閒論

壬子秋闈同鄧鄱陽萬子胡新昌二齋余瀘溪履度董

新淦去矜賦得羣字

豫章佳氣動星文太史遙知奏五雲絳帳憐予分一座錦標
誰氏冠三軍詩成水部難驅竝屐上南樓興不羣撫軍適登
明遠樓

卻憶中原文戰罷諸兄何日好音聞家石胄
果捷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二十五

公車寄家弟德興

毛兆夢鄭州人

孝廉敦迫赴公車捧檄先鞭已不如爲問魯恭三異政黃河
一月走雙魚

望廬山

毛九瑞

彭湖初霽片帆風檻外匡廬尙霧中水面雲根孤一注山腰
瀑布落雙虹何年瑤草春前綠幾院禪燈覺後紅湓浦虎溪
勞夢想從人指點說花宮

滕王閣

滕王閣在大江頭江水東流去未休今古文章還姓氏滄桑

世代自春秋龍津劍氣城頭現鶴嶺煙霞杖底收最是關情
無賴處蒼茫落照一歸舟

中秋

月白空城山更深天涯相對此孤琴持螯幸值高陽侶捉鼻
聊爲越客吟無數候蟲悲永夜有時燐火出高岑明朝漫讀
悲秋賦試聽南樓屐齒音

九日

嶺嵒絕巘聳秋暉木葉蕭蕭此振衣落帽風流九日在彈冠
心事十年違已知白髮無今古不道青山有是非北鴈南魚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二十六

消息斷江雲不住向人飛

壽朱止水

龍門列棘適懸弧一代文章出大儒季子何妨書十上太沖
原有賦三都天門松樹蒼流乳秋水魚鱗紫孕珠聞道求賢
新有詔祝君先向上林趨

懷范五漁莊

五日浮揚子三湘利幾時仰天應縱酒隨處好題詩物價文
章賤生涯歲月遲索居江漢外無乃鬢如絲

送介澤上人還香巖林

天竺先生說上乘相過寒夜一疎燈門開山岸孤於寺官到
秋高懶似僧白雪數章翻貝葉黃花隨路入金陵鹽城夫子
如相問半鉢清齋飽未能

賀黃師前二尹

屈指年華十月良逢君初度更飛觴大名久已聞千里好友
何期共一堂官在楚山楓葉冷人來閩海荔枝香輕帆自貢
鉛松入蚤晚旌書出未央

送諸生赴省鄉試

嚴濟明 訓導

銀海珠淵夙擅名文壇崛起兆蜚鳴凌雲爽氣樽前舉驚雨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二十七

鴻篇筆底生衣映秋樓人得月聲騰子夜鹿吹笙慇懃好放
章門棹隴首梅花待客程

課士漫成

爲問荒齋把字裁遺經展向掃莓苔文章氣味千秋古風雨
盟心五夜杯職愧蘇湖難踵武功期桃杏漸依梅先生官冷
渾忘卻思譜弦歌入韻來

九日宴集登敬一亭

朱祚泓

爲將編纂寄吾曹九日欣逢興共豪堂闢萬間堪縱酒亭開
四面可揮毫幸隨佳客稱同調敢向伊人語獨勞勝會良辰

應作賦誰賡新句擬題糕

澄碧館步月

月隄寒未甚緩步自悠然屋靜人居夢地空水在天游魚曳
柳影倦鳥宿花煙向此不能去徘徊露灑肩

送鄭御史歸信州

諱爾說

程一先

一段驪歌一倒樽相看無計係江門最憐策馬關前道正度
嘒猿嶺外村客難廿年成酒癖征途百劫隱詩魂鄉園何處
君行矣落日浮雲不可論

題葉孝子廬墓

歐陽元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二十八

廬墓銀峯跡已陳諸賢題墨尙如新寢苦夜有於菟衛宰樹
朝多野鳥馴卓行要關風化事高情偶感宦游人都門爲客
空追賦寒食江南煙雨春

葉孝子

盧摯

晝衽縗麓夕臥苦曉霜不似禮經嚴奪哀朝士歸來曉華滿
蘭堂月滿簾

偶營元宅近丹泉豈是談空爲稚川地下衣裳能不朽鼎中
龍虎若爲仙

秋日擬銀城四景

銀井清泉

吳啟新 署篆

此井名何幻而蒙銀是傳銀空山亦古泉漱石如元煮茗香
浮篆滌塵襟欲僊夜來堪洗月曉起溼蒼煙

秋園金竹

不是隱君子猗猗可寄人虛心承雨露秉節瘦嶙峋乍擬容
將老靜看質自春小園秋色綴橘柚可凝神

銀山夕照

薄暮東皋望蕭疎鬢欲華銀堆鴉作髻樹古葉爲花半是霞
飛瀑疑於錦綴葩坐看歸思杳一徑著煙斜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二十九

報德晨鐘

深秋天氣候爽籟豁人眠纔逐蕉園夢偏來谷鳥喧闍黎雲
外意騷客箇中仙乘曙尋幽賞鐘敲月尙懸

九日登天門山

突兀萬山中天門有路通無樓星可摘躡步足當空野菊迷
荒徑霜楓綴晚峯登臨發長嘯落帽不因風

署中看菊

每作陶公想庭閒半砌花高風餘古意逸士賞清葩秋老精
神健苔殘磊落斜官衙無箇事把酒問年華

次李廣文體乾記誌韻

□□屏□聳碧蒼地鍾人傑蔚文章子遺待澤艱成效纂述
無才附未光憶昔典謨垂懿範思今載筆屬賢良慚予捧篆
悲禾黍何事循聲繼史香

寄寓報德寺午夜聽鐘

南州李大生教諭

銀陽九月氣初寒獨擁孤衾睡未安風透紙窗聲淅淅光分
禪座影團團鐘敲夜半驚鄉夢漏滴更深點淚痕此地兵餘
無限恨到來何事不辛酸

邑志告成紀勝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三十

環邑皆山色色蒼朝雲瑞靄煥天章流風樸茂枌榆古喬木
滋榮閎闕光六載瘡痍乘剝復四郊陰雨際循良書成具示
千秋鑑筆削應餘青史香

題雙節程氏再娥淑貞

程良佐

干戈沸沸濁乾坤烈骨雙堅瑩碧崑血刃至今天地慘芳名
千載弔姑孫

春遊陽山庵

程光璧

尋芳登古剎霽色萬峰青鶴錫疑三竺蠶叢憶五丁風來松
諷咒澗響石談經望眼迷天地流鶯喚未醒

仙人舊有跡山有仙人橋行徑出層雲露洗千林翠晴高萬嶂熏
酒樽浮日白石榻點苔紋歌發疑天籟春光處處聞

秋獵獻詩

王邁

三驅遵軌物九節鍊英雄

羽騎飛平野

霓旌接遠空四維人拱北萬國水朝東正喜開

文教還思奮武功晴烏升若木月露泫枯叢

鳳蹕侵朝霧龍媒逐曉風
單羅懸處密隊伍布來工肅殺
當流火嚴凝好結戎山虞凌絕壁苑史軼旋蓬聲振千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三十一

林外威伸一鼓中雪看鷹爪白汗口驥毛紅喉犬收兔
免張弧落塞鴻刀鋒橫藪澤劍氣上蒼穹踴躍菟歧遜
儀型射圃同陳庭無逸隼渭水有歸熊獮異麒麟獲逋
逃鹿豕窮壑崖爰解網貔虎忽橐弓

睿賞情方暢天心眷獨隆歡呼穿邃谷

賜予出深宮不羨春田日詩人詠五縱

丁亥正月初二日

顯親王移駐花園以便侍衛邁於初九日到此侍書因以
餘閒徧觀勝概約畧成篇

王邁

賢王師郭隗池館許遨遊屋疊疑村落船排似渡頭樹枯
方毓翠冰壯未開流待到春深日還知景象幽

王親領

邁

徧遊園中佳勝侍衛遇花木亭閣報名

恭紀

親王開別苑步履引書生簇聚中官肅趨蹌羽衛輕行看
徒辨色聞報始知名盛事今無比休誇置醴榮

丁亥五月二十三日隨

王至海淀別苑時

王於河房讀書前後備極佳勝即境成咏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三十二

高巍開第宅爽塏絕氛塵拂戶煙花麗盈庭霽景新通霄
多貯月入夏總留春野色將雲態周圍接水濱

重溪行贈同邑張學博之任吉安

齊 渙

銀南千峰插天起中有澄溪環數水一重兩重三重流
石橋斷處橫芳洲行人乍入武陵路遙望煙村隔煙樹
地衍靈奇豁忽開梧岡樓閣傑崔嵬東擁圖書西翰墨
前人曾築一經臺不愛黃金愛文史英姿遠挺非凡才
其間季秀尤卓絕虎觀奪席前無列

天子方需鴻博科賢書又報賢名揭以此遨遊動公卿相逢

縞紵盡傾情更能墨妙邀時賞禮眷

王儲託友生春風便擬題魁字屢因公車難得志一麾暫
出爲廣文整頓皋比舊家事歸裝草草赴螺江司鐸分
明羨大邦莫嫌苜蓿官衙冷外翰清華照薇省終作玉
堂粉署人此地風騷權主領文山蒼文水深攜蘭玉鼓
瑟琴先生絳帳誰知音青氈嘯傲徒蕭森安得人向關
西頌夫子來植公門盡桃李

大茅山

程光璧

巍然高峙勢旋空獨表銀陽岳鎮雄俯矚煙霞巒岫起遙看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三十三

村樹畫圖工化身崖斷三生夢

山有化身崖

瀑布泉飛百丈虹

山有

瀑有泉

欲作悠悠天外想白雲深處梵王宮

少華山

程光璧

蠶叢闢出耀靈光仙跡神工總異常怪石虬松忘色相晴峰
雨嶂變滄桑盤空礪道三天落

山有三天门

不老鬚崖萬古蒼

山有

結鬚崖

極目樹雲無際處千山紫氣入斜陽

重陽後一日敬一亭偶飲即事

徐節溥

蕭蕭楓葉樹林蒼鴻鴈唳霜過野塘暮靄乍凝秋色老落霞
斜映菊籬黃詩情恰好披風韻飲興何妨帶月狂一片晚山

同嘯傲曠懷今古不頌忙

遊天門山

乾宮抱郭一峰尊試問山靈可許捫放步且從蹊徑上披開
雲霧叩天門

讀列傳寫意

余廷璿

從來慣讀去來辭熱血一腔觸遠思盡瘁鞠躬諸葛表忠君
愛國少陵詩枕戈不顧丹心苦對鏡還生白髮悲只有五湖
煙水闊教人長憶范公蠡

讀史有感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三十四

讀書□眼莫模糊直筆當年重董狐自古美人無白髮從來
名將少完軀心知填海難消恨事到移山定笑愚多少貪癡
空設網張羅枉自累蜘蛛

遊少華山

余朝楷

懷玉山之巔書聲出雲際俯視眾山低謂已起凡世東望望
不極極峯插天勢極峯先見回顧於懷玉又如培塿細聳雲排青

嶂峭壁多鋒銳仰視不可登煙霧時開閉忽逢杖藜叟言渠
數拾屨指引步雲橋登山橋名從此相勉勵上之不數武井劓白

石字

有井名白石

泉澄甘且清聲忽金石出原來揚清橋

過此橋石阬

以口水識阮名水響噴雪復濺珠鐘磬笙簫配聽之類咸韶紋湧

水雲瑞對此忘塵濁玩之不能置路折楓林中籠上香葩地

香葩地龍名激浪瀉層厓禹門應無二禹門厓名紫霧忽飛來慶雲還

精緻慶雲山名王家巖下眠王家巖在下西華臺上睇西華臺在上風光映

白日碧玉蒸青氣碧玉巖石名巨石巖前立礫然殊曩屨身如登

漢路登漢路名冷冷清風至清風實境煙雲在懷袖炎暑何須避擁我

陟上頭彷彿煙雲外龍泉玉山路同此風門會風門地名人已透

佷關佷關地名水飲天池味天池地名巉巖青峯巔何仙拂衣袂豎指

欲捫天豎指峯名星辰數經緯異哉名利人飄然清涼界清涼界地名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三十五

此意有誰知一嘯松濤沸驚起深潭龍飛騰風雨快林泉飄

珠璣懸瀑添滂湃綠鬟新經沐翠壁彌堪愛引我雲水情滌

我凡塵穢崎嶇不易行步履已無礙升彼清都境清都地名宛然

弔橋在有弔橋嶺頭無俗念隱將冠兒挂有挂冠石結鬚旦入巖巖名

就此花園憩花園地名松柏鬱青葱禽鳥發天籟仙果不可食

有仙果石豈必珍李柰瑤草並琪花開謝無年代憶昔會祇園神

仙留羽蓋羽蓋石名凝陽提葫蘆葫蘆石名寄此歸未帶何年老僧來

有老僧石與尼談三昧有老尼石鎮日立蒼茫兩默悟真諦越此擬乘

鸞石名鸞乘空中聞鶴唳躡雲登峻嶺有嶺名躡雲雲衢歷階砌有嶺名雲

衢有井號瀘泉瀘泉井名泉清堪品第有龍曰相泊相泊龍名因依以

喜遲山秀雲亦香香雲岩名巖幽石還粹未解古仙人鋸此石何

意其石如鋸名豈以危險多搭橋宏利濟搭橋甚險半日戰兢心數

步逍遙臂逍遙臂地名咫尺近天門有天門名眾妙難思議有眾妙門名

惟有石琵琶有石琵琶無絃彈古思千步有千步門復百步有百步門重門

高且邃東西南北中有東西南北中五門名門門封靉黳凌彼沖虛峰

峯名委此玉琚佩有委琚石奇勝不勝數淨雲逐雲隊有浮雲逡巡

上崔嵬峻嶒轉秀麗福地稱少華是處名少華福地靈奇此為最猙

獰怪石藏宏敞洞天異坦道方壕上地方壕名平橋流霞逝流霞橋名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三十六

宮外應排雲有排雲石三清踞龜背有龜背山未謁真聖顏森羅瞻護

衛盥手而焚香朝拜皈心志雷霆赫濯靈潘公懾魑魅潘公雷神

名真像現奉此山中鎮坐九龍盤有九龍山名山前雙跡示有雙跡山名紫煙雜

爐煙有紫煙山名天梯上之易有天梯嶺名洞為朝陽開有朝陽洞名石為

雷公奇有雷公石名天門峯可攀有峯名龍首山可騎有龍首山名當年求

道侶談元兩相契羽化杖履存詹王留斯誌詹王二姓有誌憐彼雙

池鯉有星池有清輝雙池有鯉紅鱗閒遊戲斷塢倒影波有斷塢影驚鱗亦慷

慨頭頭皆化龍天矯非凡介蒼松成貌貅松名舞風逞殊態

危悚龍虎殿有龍虎殿名奇險不可試江山有縣名王舟子有王姓操

巖名而下墜礪砢百千仞劍戟人皆畏七日不飲食肌膚擬蟬

蛻忽聞呼救人山人驚且悸履險如從井拔之長繩繫不信

墜巖者完體竟無言固知神仙宅不死非其類王氏子自捨身巖跌下

於山半凹穴夜被鬼捨去衣袴卒得一老者救護山中甚寒而此人赤身在穴七日不知寒餒朝香日日接續無間直至

七日始聞大聲呼救三人者自朝至暮聲轉厲似有神助焉及救之起已微息欲絕三日始言語異矣是七月初三日至初

九日也我有愛山癖應得天開霽夜半星月輝朝來虬龍睡紅

輪出海隅明霞爛蒸蔚橋雖穀城頽穀城橋名嶺有鬱松萃鬱松嶺名

直上遇真臺遇真臺山石名真人遇也未翁飲池中漿石池餐乎松

毛翠玉華名峯聯玉虛峯名下有昇天石上有此處玉京其獨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三十七

歸玉京玉虛玉華三峯為此山最高峯而上有調丹露有泉名

丹露下有乘鹿轡形似乘鹿轡故名息卻棋中機有棋石敲破木魚有木

魚石體虛本無垠道原還一炁有老子看經峯何必訪崆峒何須登泰

岱平接蓬萊煙遠奪峩峩媚黛曠懷天地空縱步風雲驥人生

不探奇齷齪焉得智我無司馬才勝境多遺棄聊以人共知

成此遊山誌

王文成紀功碑歌

笄慕韓

五老之峯高插天有誰英銳與比肩山椒碑無累百數俗士

爭說紫霞仙請觀前史新建伯灑氣能將真面闢事業文章

世所稀翦寇殲魁盡奇策班封燕然韓平淮與此鼎峙翰墨
跡憶昔八虎旣誅夷有虎而翼踞江湄覬覦先請復護衛豹
房大慶法王危公日綢繆未陰雨桶岡涑頭收捷旗惟茲肘
腋防患亟柏人兼有博浪椎天奪之魄才一舉帷算指揮賢
守伍徑探其穴擣其巢蠟書優謀心已苦不然賊從士實言
何由奠此東南土孫子超韓救趙謀公今用之畿輔留上書
獻俘竟不許拜手稽首華山頭歸功天子分宜耳謂奉方略
何曾爾闔外將軍自制之於今受制而已矣可見公雖道學
人亦將曲筆存信史時事如斯大可知如公論賞且無期何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詩

三十八

怪梧山空保障御史胡君枉獻歛願舉李張楊伍輩配公一
堂祝而尸爾時皖江若不競竊恐大廈獨難支逆擊諸湖唾
手獲公實有恃故無疑想見淋漓揮寫日大是書生得意時

訂期回籍寄諸弟

徐文炳

返哺慈烏志未伸茫茫宦海悵前因兩年薄俸慚人子
千里長途累老親陟屺淚傾三月雨倚閭夢斷五更春

鸞章寵錫

君恩重歸向燕山祝大椿

雜著

程董二先生學則跋

朱子

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白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於家塾黨庠術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由此故也德興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爲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余以爲凡爲庠塾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成後生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雜著

一

降德之意豈不美哉

學則

居處必莽

居有常處序坐以後齒凡坐必正身直體毋箕踞傾

步立必正

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闕毋跛倚

視聽必端

毋淫視毋傾聽

言語必謹

致詳審重然諾肅聲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謹毋及鄉里人物長短毋氣市井鄙俚無益之談謹毋

容貌必莊

必端嚴凝重勿輕易放肆勿矜豪很傲勿輕喜怒

衣冠必整

勿爲詭異華靡毋致垢敝得簡率雖燕居不得袒裼露頂雖盛暑不敞得輒去鞋襪

飲食必節

毋求飽命毋貪味飲食必以時三爵勿惡至醉節及尊命毋貪味飲食必以時三爵勿惡至醉節

出入必省

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不易方入不踰期

讀書必專一

必正心肅容記徧數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已成誦已熟

方讀一書勿務泛觀毋務強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

寫字必楷敬

勿草勿傾

几席必整濟

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笥衣篋必謹扃

相呼必以齒

年長倍者以父十年長者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以爾汝書問稱謂亦如之

慈湖謝過帖跋

宋 鍾季玉

玉年十六受業學長王先生先生語玉曰鄉學議政不以規非義也方慈湖楊先生為邑於斯學道愛人融一無二適訂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雜著

二

頑二字用諸文告先生念良知良能皆可以為堯舜請毋以頑斥慈湖亟改至罰直謝不謹蓋玉所親見竊謂更也人仰慈湖日月也而非有諤諤於何聞過則先生其益友與顧雖信弗徵言祇以贅紹定四年冬先生之子萬孫歸自漢東出所藏慈湖與先生三書中一書正及茲事微頌默省四十年一日因於萬孫今之令不慈湖否今之友有如先生否頑無憤疾鮮此心量而執以為詆往往概誣當義者莫言言莫聽望其改方吝況於以書謝豈復有哉慈湖為有道先生前輩也雖然道不遠人而唯之與諾當有能明辨之

鄒近仁尋母跋

楊文元

鄒魯卿三歲而所生母去越四十五年間關訪問始得於去鄉千里之外流涕再拜子母至情不勝念念欲迎以歸而母安彼室欲往以居而力不能欲已焉若不安來問予予曰禮爲人後者爲出母無服喪者不祭何也重祖考故也魯卿可以少安矣時節往省不猶愈前日乎天下惟其義而已矣

辨尋母跋

朱子

禮不著嫁母之服而律令有之或疑其不同以予考之禮於嫁母雖不言親而獨言繼又著出母之服皆舉輕以明重而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雜著

三

見親母之嫁者尤不可無服與律令之意初不殊也樂平令尹所論以嫁母爲出母謂有服爲無服予不無疑夫嫁母者死固不可祔於廟生不可養於家爲之子者率其婦子就母之家或舍其側而養之則於禮也其節矣乎

齊覺翁墓表

齊琦

斯壤土名南培冲伯祖窀穸於斯久矣族之耆英慨念先型鳩工修墓徵表於予予以理學名儒誌載郡邑何俟於表然誦清芬揚先美香流齒頰莫不津津樂道伯祖

諱

夢龍

字

覺

翁

號

節初朱寶祐癸丑姚勉榜第六十三名進士與文天祥

同舉相友善官鉛山縣尉擢江淮路總幹心懷補報力切訓
練上嘉之勅賜帶器識超邁學力精勤毅然以道自任退居
崇經書院與毅齋沈先生平舟王先生介軒董先生講求考
亭義理闡明道學所著書有論語答問學庸講義易學演義
理學字訓時稱醇儒新安倪氏毅多採其義載入四書輯釋
中以理學載郡邑誌入祀鄉賢祠夫積厚者流光實大者聲
宏伯祖之品詣不必鋪張揚厲跡其素履閱歷而覩縷焉足
以鐫金石而垂不朽

程廣初孝義傳

明 洪覺山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雜著

四

廣初程氏諱溥祖諱侃祖父諱士宏兄溫弟溱少失母先爲
唐黃墩忠壯公至金紫光祿大夫維將兵討巢賊遷樂平故
銀城下數傳徙新建新建名鄉子孫率樹祖父風節於廣初
爲烈少讀書磊磊持大義不屑章句如其爲人洪武壬戌士
宏以才計舉督新建圖籍籍中以有馬后門地名觸諱當道
簡勘當論死下逮廣初年三十二毅然曰有三子在豈可使
父蒙不測之難兄長弟幼於義吾當往遂就執寤甚不暇謀
所資士宏遣溫賚費金走饒河以別溫本忍人也遂惑婦家
言利其金計期歸給士宏曰泣與廣初別矣廣初方遠行忍

餓登舟顛天曰設餓死無恨第恨無及於吾父耳倏忽有小匣流近舟廣初取視之則白金六兩也喜曰天乎人乎金其兆矣會之京有旨立黃赤二旗令曰凡子代父趨黃父代子趨赤廣初以黃得免死爲黥役鳳陽課役者覘廣初之不羣也知其有學師諸子而以小校代之期滿告歸厚贈之以束脩金不受乃密納諸履爲贖名途發之即前金也復旋固歸之謝曰吾爲父來今得生還復見吾父足矣又何敢更兼君賜乎先廣初爲役時士宏以日費遣溱復往京溱忖廣初必死匿婦家如溫前所爲歸以死報成服設靈席至是遄歸士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雜著

五

宏驚且喜曰兒歸乎人乎溱何以死報也溱溫先知廣初得生還預走諸途以實懇謝因爲婉答曰國法嚴重人逆以爲必死故生別死報無他也士宏然之然溫溱利死廣初之心其惡彰不揜矣迫後事覺士宏憑怒欲置二子以死廣初連日涕泣爲哀請復命跪不起乃得稍解逐溫居後岡溱之孚源以遠祖示罰廣初曰兄弟之擯逐爲吾也吾其謂何因得量移溱茶園近地終身不受二子之養然廣初亦不安於自養也廣初爲人慷慨而近人故能爲人之所難能至今二百年禮義仁厚之風猶足以感後生激末俗謂其面有黥跡鄉

人故以鐵面佛稱之生至正辛卯正月卒永樂辛丑正月葬都之穀積嶺配著族瞻材王氏子三華同舉同蔭同今其後裔獨茂而賢爲食穀積之報君子曰以子代父而忘其死孝也以同胞相友而志其仇義也孝義常道耳處其常者不足以觀其真必處變而後真者見焉廣初非遇變而真者乎其鄉之化與後之人聞風而興起蓋真之足以感人也雖然景星慶雲何真乎日月而見景星慶雲視日月則快睹焉泰山滄海何真乎山川而見泰山滄海則又視山川翹首拭目而羨歎之廓乎寥乎且有登臨之思何也蓋在聖賢論其德其在學者論其風在廣初則願居其常不幸而有此事在末俗則宜觀其變猶幸而有此事耳故爲之立孝義傳

緒山講院教語

明 鄒守益

學聖之要以求仁責諸躬以輔仁望諸友能仁其身則明物察倫德修道凝發育峻極與天地同流反是則無惻隱羞惡不可列於人道學者審於界限之嚴故慎於獨知顧諟明命不敢以須臾離天則而親師取友離經辨志親直諒遠淫比凡衣冠之不正服飾之不衷父子君臣之不盡分辭受仕止之不中節皆朋友之責也是以相觀而善以勸德業以規過

失是之謂文會而輔仁若祇以工詞說廣聞見析異同是外馳以邀譽也於輔仁懸矣巾石呂子緒山錢子膺當道聘主懷玉之教事諸生悅其教惕然有省也德興王生守勝嘉會良臣程生一麟一龍尙仁祝生眉壽相與築舍於文麓之陽以肅眾志二師咸有訓辭予因所習以助切磋

緒山講院會籍

明 錢德洪

德興王生守勝嘉會程生一麟祝生眉壽率其會友躋懷玉問所學焉日侍講席若將得所省也相與謀曰吾嘗谷處僻陋不聞君子大道久矣今幸見先生吾心如揭雲霧而見天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雜著

七

日朗然光霽足破千古昏懵矣使吾常日侍顏範奚疑於嚴憚之資若退而索居焉其能免移於舊習乎遂相鳩工築精舍於文川之陽立日月以爲會期且乞予一言懸諸會堂省誦之庶其肅眾志而相厥成乎予聞而心悅未之與處也他日子予赴青原同志之期程祝二生偕陳生維新潘生應奎侍予於南浦復申前請予唯之而未與處也旣還懷玉釋奠先師告歸守勝等數百里跣足徒步扶予歸輿過草坪抵常山廣濟溪上復申前請予唯之而未有與處也於是程祝二生復偕陳生維新及徐生侍予歸姚子進四子而言曰爾諸

生謂吾言之足以肅眾志而相厥成乎譬之吾穀吾言者種植之方也播種耰耘敏厥終畝以收刈穫之功者己之力也吾言復奚與乎哉古者憲老而不乞言示民知所承也子興子曰有所待而興者凡民也無所待而興者豪傑也興非病於凡民也病其興而有所待也夫乞言亦待也興也者性之不容已也作聖之機也機存於中隨感而發日用於是而不知者凡民也無俟於感而機自不能已者豪傑也不容自己而不息其功焉豪傑而聖賢也今諸生築室以圖會徒跣足以忘勞千里而侍予者皆性之不容已也苟得其性則築室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雜著

八

圖會者勤切磋也百里徒跣者堅初志也千里侍予者精所入也果若是則雖離予於千里之外猶常侍於几席之間羹牆立輿恆自見其真面目焉復奚待於言耶苟非自得則待予而興者能無離予而返乎誦予言而興者豈無違予言而□乎予之不貴於乞言者非有所隱也欲諸生自知所承也四子聞之惕然躍省然得默默者久之起而謝曰今日始見先生真面目矣奚待於言然哉雖然諸生之乞言者非自爲也將以肅眾志也予又奚惜於言乃爲之書使歸而懸於會堂庶幾相期以有成也乎

牧羊者對

明 孫原貞

余乘輶適大梁之野遇牧羊者不知其何許人能牧羊若是其蕃且肥而馴也下車坐而問焉牧羊者對曰僕晉鄙人也居太行之陰牧羊已有年矣吾之牧羊心常在羊察其氣候審其水草別其羣類以遂其生故時將寒恐其凍也牧於野就原隰之暄焉時將暑恐其熱也牧於山就林木之陰焉時其飢也放之就草而食焉時其渴也引之就泉而飲焉恐其疾以瘦損也風寒雨溼預爲之所三伏啖之以鹽冬夏之交飼之以豆惡者亟去毋令敗若羣焉恐其苦於虎狼也畜良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雜著

九

犬夜知更以防護焉以羝之最鉅者率先而羣羊隨之且前奔者旁逸者後不進者鞭之使勿離其羣焉雖價不多鬻無故不妄殺牂粉因得以時乳羔而日孳焉若五月之矜六月之犖七月之牽未卒歲之挑各自爲羣而大小無雜焉由是羣分類聚不失馳驅欲左則左欲右則右欲行則行欲止則止欲臥則臥欲起則起而不煩驅策焉吾始牧羊數不滿百累百而千累千而幾萬焉吾一家之衣食於羊取給而不至凍餒焉予聞之曰昔臧與谷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谷奚事則博塞以遊是其心不在羊

毋怪其羊之亡也今牧羊者用心如此宜其羊之蕃且肥而馴也漢卜式牧羊上林布衣草躄而牧歲餘羊肥息漢帝見其羊問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噫爲民父母者能推其心以牧民使民無飢寒疾苦之憂遂生息羣倫之樂焉有庶且富而不可教以親其上也哉

題程氏節婦贊

邑庠鍾笙妻

信州

鄭爾說

贊曰嚴霜被野松柏挺其貞操烈焰飛天純剛發其光彩自非秉性堅貞孰能犯寒威而不悴冒酷暑而自完若乃程女旣幽間而靜淑復婉順而清嚴當兵氣流毒赤玉同賦砮而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雜著

十

俱焚干戈縱橫芝蘭偕蕭艾而泣瘁爾乃矢志不辱視死如歸腕被牽而可斷隻手欲撐崑崙血灑石而愈明孤魂直輝若木烈哉彤管有煒允矣壺節可垂

程女節事載列女門

小像自題

明

王守勝

稽諸家而不我信意未純也驗諸鄉而不我孚行未順也考諸郡邑而不我從學未成也寧知天下之廣後世之遠又復有信我孚我從我者耶羅念翁曰深入究竟雖父子之間不能一語接錢緒山曰此可與千古相感而不可以對面相傳噫二翁之教微矣第不知所謂深入究竟者果何事耶抑其

所謂不能接不可傳者即其所謂深入究竟者也夫既不能接不可傳矣又能必其信我孚我從我耶噫二翁往矣安得有二翁者而共我以究竟其所究竟而使我意之純行之順學之成也耶

偈語

明 王守勝

衣食不給不知貧之至極場屋屢蹙不憂志之未伸覺吾生之非小知此學之在身方審察乎念慮之微遂略窺乎幾微之奧老雖彌篤時則甚艱既不投俗情之擾擾又何恤外議之紛紛惟志言而默悟於心不假慮而自成其道此心此理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雜著

十一

證之者在前之聖信之者在後之人

祭范文正文

明 許公高 邑令

惟公德政愛洽饒民番水匡山高深未擬獨我興民更叨休祖力疲銀冶特請蠲征在公鼎味茲固一嚮惠此困窮食福何既爰薦谿毛匪云報祀先憂遺範仰止斯存

都門送怡堂董翁序

明 余 鼎

福州通判董士安饒之德興人也今年春以公事至京師候於冬官凡四旬餘方竣事南還其鄉邑諸賢之在朝者相率載洒飲餞於都門外時暑而初霽天氣清和祖席既陳觥籌

交勸繾綣遛逗賓友相歡乃命善畫者寫都門送別圖而諸公咸爲歌詩以贈其行詩成工部主事余用淵氏請於予曰先生當序於首簡又曰士安之居胄監也愨重而信厚締交於士大夫之賢者而有麗澤之益朝經暮史益勤靡懈與從兄士獻前後試於天官俱在高等士獻以刑部主事留京士安外用而倅於大郡非其積學之力能至是乎又曰大唐始遷祖諱申字維坤由進士出身官至吏部侍郎歷仕廉平累著偉績諡又生三子皆神異長全福仗劍斬蛟廟食銀港次全祀號巨人長者季全禎累官殿中御史領八砮將首勤王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雜墓

十二

死事今白馬廟傳董氏兄弟三人者是也七世宋正義大夫傅生前沒後凡十授誥命八世旻孝友成性有七佛子之稱與朝議大夫又王宮教授食邑開國男勅建御書樓者又爲胞兄弟十一世辰溪令熠進救荒活民書寧宗嘉諭頒行郡國可稱南宋第一書陞朝奉郎致政與朱子高弟盤澗銖講學實開深山復齋介軒季真諸理學之先忠臣孝子理學名賢輝映歷代邑里闕閱之家誠所罕也及今士安聲譽藉藉見重於當時蓋由其世德家學之有自而善於繼承也余聞其言瞿然而起曰余同年有參政熊公自閩中來會曾亟道

士安佐郡之賢謂其剛介明敏有足稱今又聞吾子述其世德之懿力學之篤則士安之爲人誠可尙也予見四方任郡邑者朝趨於京師如雲滃而櫛比曾不得與在朝之士一接語匍匐逡巡於往來之間比比是也而諸公乃於士安之行宴餞而盡禮賦咏以言別綢繆之情不啻古人交誼之厚士安得於諸公若此則其賢又可知也故不辭用淵之情而序於羣玉之首蓋亦錄夫用淵所以告予之語耳若夫京師景物之佳與夫道途山川之幽邈則具在諸公之篇什茲不復云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雜著

十三

靖難傳

明董俸

余族叔杭字宏濟幼穎異長遊邑庠屢拔科未遇養晦於里南芙蓉莊乃其祖朱儒季興先生讀書所也因號山南主人日訓子姓以敦睦宗族接引鄉人無賢不肖必諭以義之當爲法之當守故咸取直每以古之王彥方目之正德壬申姚源盜起眾至數萬所至必赭其居而屠其人鄉人恟恟咸謂將巢穴吾地股慄負擔以待里中豪傑相與謀曰賊至而走失其居矣走不獲所反罹其毒莫若阻河設柵并力固守苟主之得人庶可爲一方自全之計眾皆奮躍因擇德望信義

夙著沈毅有畧足屬以大事者咸推公趨往告之且以主帥請焉公曰立柵以保障鄉閭誠義舉之大者顧我書生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奚堪任此麾之退眾請益堅乃不得已而誓曰吾聞三軍之命在將一將之命在律若等必強我當以軍法從事眾拜曰惟命於是度地廣狹周以木柵柵之外浚以池池之外設以阱旣成歸附者日眾公乃比行伍慎守禦嚴號令誅不順命者以殉一柵慄然知畏法而不知畏敵癸酉正月賊迫營公麾義勇空擊賊潰走明日復設伏挑戰眾欲逐之公按兵不動賊駭其神遂遁去不敢犯時縣尹趙公德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雜著

十四

剛以其事白郡守陳公策申諸藩臬巡撫任公謂海口爲徽饒喉舌之地不可失守亟命都指揮使許公兵備副憲李公偕府貳名駐節屯兵以相應援自是賊氣益沮不復我向矣衢信等路軍民被其殘熾者野相枕藉十室九空可發一慨而隣鄉西北界吾海口者俱賴以保全巡撫公嘉其能賜獎禮甚優余方領教事於台聞之且驚且喜嘆曰昔吾祖端公禦賊於唐靖難保奠之功於今爲烈公以書生抗數萬敵鄉邑晏如其殆異世同功克揚祖烈者矣但恨無職守不獲與殉社稷者同爵賞而百世之下有起而頌功者病無徵余故

撫拾其事以作傳俟後之爲野史者採焉抑以表族之代有人云

請恢復呈

國朝 毛九瑞 知縣

爲瀝血繪圖呼天拯救以撫殘疆以存子遺事竊惟德興一邑崇山峻嶺深谿幽澗僻處饒郡東南與浙江之開化江南之婺源本府之樂平廣信之鉛山戈陽興安等處犬牙相錯其地皆磽确其人多椎魯土瘠而民貧俗儉而易治我國家生聚教訓培養數十餘年哀鴻漸集石田漸闢已有太平景象自吳耿倡亂以後柯昇程鳳相繼反叛本邑駐防弁目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雜著

十五

劉伯陳學等皆彼此響應勾通閩逆大肆劫掠無賴者人人脅從良善者處處逃竄父子兄弟不能相顧夫妻兒女不能相保露宿山谷之中苟延且夕之命白刃剝膚飢寒切體一時之展轉溝壑委棄道旁者已不知凡幾矣嗟乎白骨青燐傷心慘目小民何辜而值茲惡劫遭此蹂躪也及

王師恢復饒州將軍駐札樂平叛將程鳳葉廷柱楊彪等糾其黨羽盡至德興其勢愈熾其害益甚今且分裂地方喬開衙舍某村徵兵若干某都派餉若干其一切人馬供應飲食器用雞豚梁肉之類一一皆定限取給時刻難緩稍不如意

匪刑隨之抑且殺戮無度淫污不堪心似豺狼行同禽獸傷
哉斯民非死於鋒鏑則死於徵求非死於炮烙則死於姦淫
民命幾何其堪此意外之荼毒乎身在湯火之中日切雲霓
之望儻或置諸膜外遲之又久恐此一塊土將爲無人之境
矣九瑞仰體天臺萬物一體之懷一夫不獲之隱不忍坐視
倒懸輒敢妄希援溺合無懇乞憲慈俯念兵火殘疆垂憐無
告窮黎開恩請命設法撫綏蚤發仁義之師立下蠲恤之令
殲厥渠魁平定安集之則彈丸之士終歸疆域子遺之民猶
屬赤子大德無異更生洪恩實爲再造矣九瑞捧檄赴任聽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雜著

十六

用軍前向者解糧饒州見二三鵠形鳩面之流民匍匐河干
逢人哭訴淚盡繼血流離瑣尾顛連困苦之情狀不啻目擊
夫職司民社而民之失所如此又安敢自效寒蟬令下情壅
於上聞致上恩無由下究也爲此合備前由同以書冊一併
具申伏乞 照詳施行須至申者

募造養濟院疏

國朝

毛九瑞

邑令

蓋自分符蒞邑吏治已愼其多疎計口授廩王政或虞乎未
備凡諸闕典即有司存民社謬膺苞桑滋懼將云安集渚未
盡以鴻遵亦曰勞止郊何爲而鼠適撫凋殘以興懷對疲瘵

以忽感院垂養濟所在皆然縣鮮蓋函惟茲獨爾矍然思任非矜後者之能勉欲踵增宜補前人之漏矧煢煢無告既迫示以顛連而汲汲是圖難緩商夫依記半篝冷焰泣嫠婦於荒村四壁疎籬鼠衰翁於宿莽長自眠煙臥月終當委壑填谿本縣首捐薄俸緜力仔肩擇無礙之廢墟爲可憐之樂土誅茅剪棘先爲一畝棲遲補屋牽蘿仍俟萬間廈庇奈取材不敷而構料多艱寧無將伯必有和予惟望鄒律同吹蜀音共粲官斯土者猶塵飄搖風雨之憂居是邦者能無悲憫梓桑之意顧僧林鹿苑金碧尙且爭施豈人跡蝸居攘角返爲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雜著

十七

斬助齋心佈勸拭目觀成捐貲不論崇卑輸橐無分多寡寸草寸未總是積功一粒一絲無非尙義將見賣漿織屨各安園堵嬉遊治紉分膏咸向穹廬鼓舞儻若憐諸孤苦定然宜爾子孫速庀鳩工名其列矣早成燕處獎有加焉

主者宜求端於天論

葉友柏

人主之欲太平洽於天下者唯任德教而已矣德教主乎生刑罰主乎殺德教主乎慈刑罰主乎忍德教主乎厚刑罰主乎薄人一王而有天下之寄則殺不可爲也忍不可爲也薄不可爲也故必全吾德之生而後可以生天下全吾德之慈而

後可以慈天下全吾德之厚而後可以厚天下然人各具生
生之心而或自戕其心人各具至慈之理而或自害其理人
各具至厚之質而或自殘其質戕之害之殘之既久而天所
以予吾者幾不可問於是德可以生天下而必出於殺也德
可以慈天下而必出於忍也德可以厚天下而必出於薄也
夫天所以予吾者豈如是哉則天之所以爲天又豈有是哉
夫惟自失其人之天因不識天之所以爲天不識天之所以
爲天又安能承天意以從事此漢儒董仲舒氏論天人之相
與推治道之盛衰謂王道之端惟在任德教不任刑罰而要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雜著

十八

之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夫天之爲道詳於大易
而發明於春秋易以乾列諸卦之首此萬世人君所當法也
其體陽故窮冬不失其性其行健故周天不停其晷而所以
大好生之用者惟在一元乾之元曰大坤之元曰至使陽無
所統陰何以爲承乾元曰資始坤元曰資生使陽無以施陰
何以爲受故分陰分陽者天也兼陰兼陽者天也而究竟有
陽無陰者天也雖陰猶不廢陽者天也唯無陰故陽居大夏
德在生育長養陰居大冬積於空虛不用惟不廢陽故嚴霜
剝落枯枝猶含碩果萬彙滅息葭管可見天心夫子讀易而

得其義故繫之詞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然則開萬世之太平豈非人主好生之心哉春秋大一統君即位必稱元年以明體元者人君之職也雖無事必書首時而獨詳於春曰春王正月春者元也仁也王者正也仁爲天道之至正亦爲王道之至正此不於其事而當承其意堯舜承其意故昏墊告而日切其咨象刑設而諄諄欽恤禹湯承其意故見罪則下車而泣睹網則三面爲開文武成康承其意故豐鎬而惠鮮咸和都洛而囹圄空虛蓋天之仁愛百姓甚矣立君使司牧之必不欲其殺百姓必不欲其忍百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雜著

十九

姓必不欲其薄百姓故春秋之於君道能仁百姓則書之不雨而雨不雩而雩鄰國之灾苗麥之傷此仁百姓者也不仁百姓則亦書之築臺於郎矢魚於棠如齊觀社甲午治兵此不仁百姓者也能仁百姓而去之則予其去故大紀侯之去不仁百姓而亡之則惡其亡故書曰梁亡以此見人君非承天意以正其所爲斷斷有所不可也擴包容之量以大吾生廣教育之恩以達吾慈守祖宗之仁以全吾厚察其端於不可聞見之中養其端於幾微斷續之際用其端於無所師法之地推其端於足此達彼之間德教洽而風俗成禮樂興而

刑罰措以此盡體元之功即以此盡法乾之事王道所宜有外是哉秦用商君棄仁恩其祚不永漢祖行寬大與民更始文景稱治平矣然觀溫舒尙德之書謂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武帝尤好用酷吏董子治春秋其條對以任德教爲先豈非欲致主於唐虞三代之隆也哉

仁義禮智根於心

葉啟忠

君子以存心者葆性故性之麗於心一如其出於天者而已天人受生之初有性乃有心心以載夫性旣生以後見心因以見性性必養於心故性之降衷天爲政性之懿好人爲政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雜著

二十

以人合天斯心全而性全矣然是心也非君子獨有而眾人獨無也而性之麗乎心也則惟君子全之而眾人失之也眾人非私欲之擾於中即物緣之奪於外以至心非其心性亦非其性或用恩而傷於慈用斷而傷於刻用恭而傷於勞用明而傷於察人皆謂性德之偏也不知實心境之蔽也孟氏止言君子所性而□仁義禮智根於心其深明心性之本者歟試論之夫二五精英得其秀者爲人人得其粹者爲性而咸具於一心故天有元而人則有仁天有亨而人則有禮天有利而人則有義天有貞而人則有智是元亨利貞者天之

性也仁義禮智者人之性也第性畀於天而無爲心載乎性而有知也心雖載性而私欲足以擾之物緣足以奪之故有殘忍之心而仁之根已汨有矯虔之心而義之根已息有忿戾之心而禮之根已牯有闇昧之心而智之根已槁由此觀之心猶田也仁義禮智猶五穀之種也長其莠稗養其蝨賊其根必撥斬其藁草深其耕耨其根必固君子知乎此存其心於清明強固之初養其心於物欲既寡之後省其心於優游不覺之時治其心於幾微易汨之際由是心無殘忍而仁之根植矣心無矯虔而義之根植矣心無忿戾而禮之根植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雜著

二十一

矣心無闇昧而智之根植矣吾見其仁之自親親以至於民物無非厚也依然所性之藹吉也吾見其義之自一事以至於事事無弗宜也依然所性之裁制也吾見其禮之自綱常以主於節目無弗辨也依然所性之經曲也吾見其智之自賢愚邪正以至於是非可否無弗明也依然所性之亶聰也故君子窮而在下抱四德於厥躬不軒冕而自榮不爵位而自貴何損焉達而在上施四德於天下治自奏乎雍熙功自勒乎鼎彝何加焉况夫四德之潤身其睟面盎背不言而喻之妙有不能名言而罄者矣而何莫非仁義禮智之根於心

哉語云玉蘊山輝珠藏川媚亶其然乎嗟夫人人同受四德
於性君子獨根四德於心非伸心而抑性也誠以有生之後
性之權輕而心之權重也人惟失其心因失其性及失其性
而不反求其心無怪乎心性之說紛紛而仁義禮智之實不
效於天下也

謁見兩山王先生公啟

趙熊詔

伏以 鳳閣雲高乙夜照青藜之彩 鸞坡日麗斗杓
騰奎壁之輝播雅頌於 明堂藻映葩鮮譽望久推
宗匠煥縹緗於 祕府珠圓玉潤文章夙重詞壇道自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雜著

二十二

南來人欽北面恭惟

老先生乾坤間氣宇宙偉人稟川嶽之精英應期運會
立邦家之枉石爲國楨符綠暗槐堂 當代人文蔚起
青連氈榻舊家雅度猶傳韓吏部北斗泰山高風獨峻
李元禮松喬河漢清議誰攀曾涵彭澤之波瀾筆繞匡
廬之蒼翠落霞孤鶩傳滕閣新篇鐵畫銀鉤守蘭亭真
本搢 鳳池之笏玉筍昂霄沽 螭陛之煙花甄獨步
講筵夜啟蘇子瞻燭撤金蓮 召幄晨開張曲江書
呈寶鑑鑄史鎔經中書令之二十四考□待品題含章

孕秀元會符之五百年來雅推名世文追燕許一時手
筆無雙眾仰皋夔四海鹽梅有待指口宏開鐵網收盡
珊瑚今茲齊赴藥籠願爲參朮詔等才非夢鳥技止雕
蟲覆載託 洪鈞總藉鑪錘妙用 廟堂添故事敢
希衣鉢親傳荷葉田田碧泛 瑤池之浪榴花燦燦紅
分 紫禁之燈值此簾捲薰風正可橫經清晝所望庭
滋化雨俾知向學專門伏願 惠以寵光 錫之矩範
樹崇墉以待叩韻徹 雲衢望斗極以知歸景垂 天
表歡生絳帳分鄰餘午夜之光誦起菁莪造士實百年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雜著

二十三

之計敢陳扣角用俟鳴珂詔等臨啟曷勝翹企之至

風水漫記

余鳴泰

葬何以稱風水也吾聞古有鮮民當仰天泣血之際爲擇地
安親之謀傍徨憂懼不知所措於是相其陰陽觀其流泉慎
密之至避忌愈多曰此殆有風耶風則寒冷曰此殆有水耶
水則溼浸生人所不樂居而吾親堪之耶後世相沿遂以爲
主名而歷代哲人不之正者亦謂苟天性之愛未深而猶得
援以爲戒使入於耳而動於心而風水之患害可免庶異乎
舉而季之於壑也此安葬之道俗所以名爲風水也若乃行

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汰哉淮陰不求諸內而求諸外
吾懼其術之疎吾尤疑其心之淺矣然謀所以奉其親之意
固鑿鑿也絕不知爲求福計也胡異端之徒乃妄爲之說謂
乘風則散界水則止鬼福及人以蔭所生嗚呼是何言歟原
其立意亦或以人心衰薄義理不足以惕之禍福固足以悚
之而不知其流弊甚大也試觀禍福之說一倡有停柩不葬
者矣有無故遷改者矣揆厥所由無非求福嗚呼愛日之心
莫施終天之恨何窮此時欲有所致於吾親不可得矣藉令
此後果富且貴有彌深其痛而不忍言者乃復以吾獨享之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雜著

二十四

樂望於親之遺骸夤緣而句致之人之無良胡至於此其稍
知義理者乃以避水蟻藉口夫水蟻誠不可不避也山岡本
有脈絡水泉必有來路氣脈直衝之處界水流注之所陰翳
幽暗之場卑下鬆散之地皆水宅也宜細辨鑿不使深避其
泉竅築必使堅免其滲漏宜勤慎若蟻則固地之所生也無
地無蟻乃術者謂無氣之地生蟻有氣則否以其煖也夫莫
煖於灶而灶每多蟻莫有氣於人身而蚤蝨皆蟻類也且就
陰就陽蟻有移徙而總而論之惟堅實之土蟻不穴灰炭之
中蟻不生則欲避斯患亦惟多用灰炭使無從生築之堅固

使不得入已耳則葬自有法而日月有時尤不可不愼遵固非久停改扞兩家所得託也蓋葬之爲道情無盡而事有所止金石之堅有時而敝况乎骨肉之軀旣已魂升而魄降惟有及時安厝於不患風寒不患水溼之處固藏完密以順其自然而已孟子曰無使土侵膚言木之美也木即美豈能使百世之後歸於不壞乎此真人子之所無如何者也不然極至人之用心無難以身殉父母而聖人立教止□葬之以禮明乎事有正道無可詭異也故越分圖謀與任意簡率皆不返諸本心之安而求即乎天理之正也或曰然則子朱子蔡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雜著

二十五

西山之事云何曰君子儒小人儒亦視其心而已矣二賢生於閩中閩地最卑溼其擇地尤難人知朱子之遷葬西山之卜葬然試平心而論二賢當日其吞聲飲泣而求之乎抑希冀僥倖而求之乎必有辨矣豈可誣哉痛自庚申之臘先嚴見背一時荒忽暫厝近岡辛未正月慈闈繼逝仍前淺殯每念暴露不知涕泗之橫流也因循怠緩忽忽歲年窮讀葬書羣疑滿腹今者侵晨不寐懷我二人忽若有省拭泪書之用以自警尙急圖大事毋復爲流俗所惑乎

江西水道疏濬議

笄慕韓

江右澤國也亦財賦所出也州郡之據上游者山多峻故水駛而旱其處於下流者非虞淹浸即慮衝淤是故水道不順斯水利不興而水患亦卒不絕近歲固數有偏災之告矣我

皇上闔澤覃敷蠲賑緩征時多恤典而牧斯土者復能以惠民行實政全活生靈已莫不熙熙皞皞共被

堯舜之澤矣然水非壅塞必無患災患災之後愈多壅塞於此而欲籌畫夫一勞永逸之計竊謂宜相天時宜因地脈宜省人功三者備而疏濬之法可舉焉何則天時者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文徵

雜著

二十六

非徒謂晴雨之蓄洩也蓋水以冬涸至春漸勇夏秋之交其性遂泛濫而無涯江右爲古揚州地卑窪穀宣箱雖白渠所稱水一石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者無多讓焉周官稻人掌稼下地瀦防溝遂列澮主水利以佐農力其法原可施行於江省然則穿渠漑田惟謀之於豫使水至夏秋望洋向若之際不至橫決而逆漲而自百穀可登也且夫北方之水以漕而兼漑雖初春有固陰沍寒之苦故善後較難東南之水專漑不礙漕雖隆冬無堅冰積雪之嚴斯作勞較易今自豫章四十八

圩以及各郡諸大渠若干金陂九劇陂錦江劍江蓼花梅畚等目果能因利乘便預爲堵修繼長增高時其挑浚誠有備無患之方嘗記明孝宗時經理蘇杭水道凡修濬河涇港瀆湖塘斗門隄岸百三十有五所役夫二十餘萬使上下流皆通而東南水患少衰江省情形自不同於吳越如移彼治吳淞江之工以疏近宮亭湖諸下流移彼開瀆洩水之工以導章貢諸上流量度行之未必無益然非俟秋杪冬間水漸殺而漸涸時則正恐旋治旋潰斷不可與圖成故曰宜相天時也至於地脈

之說尤關乎一省之風氣人文者蓋聞天下地勢水逆山山逆水故神禹濬川必言隨山正以地脈之不可戕耳今觀省會章貢之水西招吉袁臨瑞之流大瀦者爲贛河一千里繞而左穿樵舍吳城入於湖爲西鄱湖又軍峯之水東招杉關建撫之流大瀦者爲撫河四百里繞而右穿楊家灘趙家圩入於湖爲東鄱湖兩湖又北駛百里乃混一於彭蠡且信饒二河之水自震來而會南九二郡之水自兌來而會都昌大岫導吳越諸阜控彭蠡之東匡廬大岫導荆楚諸阜控彭蠡之西鞋山旣

障湖口載翕始出大江而殊源者同歸按前明刺史范公復豫章城三湖九津水道碑以一郡之脈聯乎全省以眾流之脈縮乎一城蓋言之詳核矣夫范公當日能依據地脈而清九津舊源紀三湖之故額則由是而推之他郡其形異其理同也顧或謂此乃形家者言似無裨於實用抑知古人相陰陽觀流泉卜河朔黎水卜東澗西灑何非言地脈哉彼鯀湮洪水汨陳五行非以其有戕於地脈者歟况論今日事勢大都宜因不宜創前哲既建設郡邑即鑿一渠築一隄必已相度盡善而後

圖其功以享其利故居今日而欲創則駭眾更張受利於此轉恐貽害於彼而有鄰國爲壑之患若就今日而善因則按圖核實亟復其舊遂如重增其新而無龍門待鑿之奇矧夫被災之後道在開砂磧去淤滯堅培壘杜豪強之佔釐市肆之侵所謂修廢補偏葺治以時縱有數處宜大興作如豐城餘干者非刻期可效總不至如九河故道之必不能復也然則地脈固不可戕亦正不必戕矣夫因天乘地胥重賴乎人功但迂疏者流輒疑官修不如民修意特以費貲鉅而成效遲耳不知官

修每耗徵銀即吏胥之漁蠹固易虛糜而惰游轉託以
倫活民修必須科派即奸豪之算贏累及貧戶而災後
益滋其困窮二者均非至善之策也西江諸水其陂塘
隄埧之屬一郡中或數十或百餘多者至四百有奇然
向來第資民力初非若鄰省之河防海防必至動支
天帑也蓋嘗覽江西通志云爲澤國計宜以社倉之斂發與
田圩之修築相爲表裏此正周禮荒政聚民遺意且與
漢書溝洫志所云衣食縣官而爲之作廼兩便者殆脗
合焉是豈無所見而託諸空言者乎竊以爲今宜遵倣

其說而爲之準其小工程第責之民而官以時考其成
則富商殷戶可令捐貲而貧者不困其大力役必資之
官而民以時邀其食則救災赴功樂於趨事而惠更無
窮誠由此而按夫水道之先後緩急次第舉焉限之考
課酌之條規而奸胥不以侵剋誤其下有司不以文法
繩其中大僚不以事權撓其後夫安知不事半功倍而
易於聿觀厥成哉則所謂省人功者此也雖然非有大
學問者亦何敢漫言夫大經濟賈待詔治河之奏今惟
當從其下策則泥古者鮮通矣酈道元水經之注猶未

免疏於南方則畛域者難任矣有若我

朝傅氏行水金鑑上下數千年中地形之變遷人事之得失
一一條析分明又齊氏水道提綱先其巨川次及細流
皆耑舉見在形勢而言苟合是二書擇而施之於吳頭
楚尾之間其足爲吏治民生所倚賴者豈淺鮮耶欽惟
聖人在上勤恤民隱而除其害知必有福星應世蒞吾疆而
條治之俾此十四州郡黔黎免於其魚宅爾宅畋爾田
世世子孫並受其福將史李鄭白不得專美於前而俎
豆千秋曷其有極哉若夫芻蕘之論禱昧之見即使千
慮一得而以蠡測海固知無當於輜軒之採也已

金石

岐陽之鼓岫嶼之碑隸曰漢宋篆曰冰斯萃編有闕博
考旁稽吉光片羽劫燼留遺志金石

譙樓記

宋 汪藻

政和三年德興縣令缺詔以通仕郎豐城黃君誠爲之君通
經術長於政事又善知風俗所宜凡蒐情飾貌者至於庭輒
得之若身居其間爲之計議者故人畏服相與語勿違君
令君亦撫以善意若父兄之詔子弟然居無何部告無事先
是縣治有門施重屋其上歲久繕完不時幾無以絕風雨霜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金石

一

露之氣前爲令者熟視莫敢治君至嘆曰夫門所以時啟閉
謹出入且今縣例得爲樓於門頒天子之號令以戒朝夕其
可不虔余將改作之於是民知君意所向咸懽趨之百役之
需不戒而具君因爲之區處不陋不奢悠久是圖不亟不遲
恬安是務經始於四年之春□落成於八月君使來求記蓋
昔者門闕之制自諸侯之下不詳見於經學者無考焉獨記
禮者謂夫諸侯臺門春秋傳邾子在門臺臨庭詩人之刺鄭
亦曰佻兮達兮在城闕兮孔穎達以爾雅釋之曰觀謂之闕
則先王之時自子男而上皆得爲臺門觀闕之制難區區邾

鄭之國不敢廢焉今縣子男之邦也有人民社稷之寄而教條獄訟在焉其施重屋於門以爲觀美固宜異時尺椽寸甍之役縣常聽之州州常聽於部使者吏幸歲月可引而去則曰吾嘗有請矣如不我報何其以怠而止者十嘗四五也否則厲民以逞付託於下竝緣爲口至謗讟興而無以禦之坐是懲創不敢復爲其以懼而止者十嘗八九也惟君才足以信上故以請則從誠足以信下故以令則勸善具美并遂任登臨然大江之東歲以士薦之於京師者其州十而饒爲最環饒之境歲以士薦者其縣六而德爲最雖其好學使然抑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金石

二

山川有以相之今樓審面勢之宜而一邑之山川可坐而得也將使秀民於是焉出以稱吾天子風勵學者之意則君之爲政可謂知所先後矣雖不吾請猶當執筆以俟况其請之勤耶乃爲之書

宋故宗正少卿董公墓誌銘

汪藻

公諱濬字禹川饒之德興海川人董爲德興著姓大父傳贈正議大夫伯父又官朝議大夫父伋贈通議大夫咸憲憲令德積厥餘慶公生於熙寧丙辰十月之三日自幼卓犖不羣方質有氣不事小節甫冠明經從進士舉始授岳州司理荆

南府知江陵令推經旨以飾吏事本法理以律人心績用宏博馴遷國子學錄秘書省正字改宣教郎尚書金部員外郎秘書少監起居舍人復陞宗正少卿紹興中秦相國專政凡有諍諤不黨附者皆誣以非法公棘棘不阿嘗遭論主管江州太平觀江西提刑又遭論主管亳州明道觀知興化府再□論主管台州崇道觀蓋公雖歷巉厓處鬱抑而是時天下□不高公之誼慕公之名而想見其爲人明年侍臣以公實上聞亟召見嘉惠之改除朝散大夫賜紫金魚袋未幾卒於官時紹興壬戌五月之十有七日也壽六十七常好施與與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金石

三

賓客處謙謙如布衣未常以爵齒自高而有懈意惰容其蒞官言事謦然有完名固節自是人皆目爲才臣雖齒牙之滑無垢焉其事親以孝而誠意躬行宛然見於報慈堂記矣娶胡氏封宜人累贈崇陽縣君先卒奉旨合葬其里北岸之洋隴口男元一爲司法參軍一女適鄒評事之器今贅居焉司法嘗謀於搢紳曰先君子已矣安得令辭以昭不朽敘行實來拜泣請銘予且哀君之命止於此而不得盡其用以厚其澤於吾門也爲之銘曰少卿之顯職其慶餘行本於忠貞又著於丕謨蹇蹇乎持國家砥乃節而自圖爰始訖終不降色

辭銘此元石高風遠而

程君正思墓表

宋朱子

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己私外不牽於俗習此又難也嗚呼若德興程君端蒙正思者其所謂知所擇而能行之者歟乃不及一試而又無年以死使人不得見其德業之所成就是可哀已正思天姿端慤自幼已知自好稍長即能博求師友以自開益遂以詞藝名薦書旣乃訪予於婺源聞諸老先生所以教人大指退即慨然發憤以求道修身爲己任討論探索功力兼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金石

四

人雖其精微或未究極而其固守力行之功則已過人遠矣始時名下之字同於周程至是亟請其父而更焉其居家事親能開義理於幾微之際多所感悟而不失其懽心喪母葬祭推本古經以正流俗之謬鄉人多以爲法其在太學儕輩類趨時好不復知有聖賢之學正思擇其可告語者因事推誠誨誘不倦從而化者亦頗眾然其爲人剛介不苟合聞人講學議政有所未安輒造門辨質或移書譬曉必極其是非可否之分而後已會大臣有樂豪縱而賤名檢者見脩士即以邪氣目之而又言於上曰是屬且能亡人之國於是學官

承其風旨因課試發策直以王程蘇氏之學爲問蓋將以其向背爲取舍對者靡然無敢正言其失正思獨奮筆抗論無所依違而所以分別邪正之間輕重淺深又皆中理雖竟以是無所合而歸然其抑邪興正之功多矣既歸卽以病不起紹熙二年十一月一日也享年四十有七聞者莫不哀之方疾革時以手書來□端蒙死不恨恨不克終養而卒業於門耳然已無可言願先生自愛蚤就羣書以俟來哲世不我知天豈亦不我知也哉予雅意正思任道勇而用志專必能卒究精微之蘊以廣斯道之傳者遽讀其書不覺失聲流涕旣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金石

五

而視其筆跡謹好如常日又知其間於死生之際如此爲之痛惜久而不能平也明年正思之父將葬正思於其鄉曹公隲使其二弟端臨端本狀其事以來請所以表其墓者予按其言正思曾祖宏祖汝能皆有鄉行父易今以從政郎致仕母俞氏妻王氏生一男師聖一女適同縣董濬而它則與予所聞者皆不異又觀其言正思自少謹信異常兒大父將沒知其可託以一老婢委焉正思時年十四五涕泣受命護視勤懇十有六年始終無少懈至是屬疾雖病尊親臨之必冠帶乃敢見將卒悉屏婦女戶外戒治喪無用浮屠法所以告

二弟朋友又皆人倫大法所繫不雜它語是皆宜書因并前所論者書之使碣墓上後之君子庶有考焉

宋故貢元董君景房墓表

見朱子全集

朱子

番陽董君景房者諱爲良世家德興之海口大父濬仕至宗正少卿父元一秀州司法參軍君少有遠志嘗學於江山徐公誠叟先生之門受其說而歸益務求友講而修焉不數年遂以文行聞於州鄉再試禮部不第退處於家讀書講學不復以聲利榮達爲事鄉人相與益高仰之而君之學蓋日進月益而未可量也淳熙十一年九月一日得疾卒年雨五十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金石

六

有四士友聞者莫不哀之蓋君爲人倜儻無城府家故饒裕兄弟始求分異君力止之不可則盡聽其所擇而獨取其所遺及故書數篋藏焉旣而兄弟或破其產君極力資奉不計有無死者葬之而撫其孤焉族婣鄉黨之貧無歸者衣食之罷不能者教誨之不幸而有急難者救護之皆極勤懇鬪訟之不決者爲曉譬以義理往往心服失其所爭而去歲饑奸氏肆掠物情大恐君爲官畫策以便宜發廩賑貸而密以掩其渠寘於法人賴以安雅有當世之志於官政民裕張弛之除尤孜孜焉嘗記其見聞思慮所及者作活國書一編其言

質慤詳盡不爲華靡而所規畫常以厚下固本爲先識者躋之恨其不得見於用也君娶周氏子男二人從起從治女六人其三已適人進士齊節程矩齊牧其壻也君卒之明年葬其里之黃柏原沙隨先生程公可久雅知君實銘其壙而從起又以君友人太學生程端蒙之狀來請文以表墓上予故家君旁縣頃歲還里中君以所論經子諸說來見別後又數以書來有所問辨時君猶有四方之志予因以所聞古人爲己之說告之而君不以其言爲非也然則其可無詞乃取程生狀撫其可紀之大者書以授從起俾歸刻之嗚呼君世家矣而予言不沒則百世之下於此尙有考也乃追記其世家學行之最而伐石以表焉淳熙丙午三月庚辰

宋贈迪功郎董公墓誌銘

載朱子全集

朱子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金石

七

君諱琦字順之饒之德興人董爲德興著姓而始登儒科者君之曾大父介卿左朝奉郎大醫令人父材右從政郎處州縉雲令比兩世皆以才稱父陵始不仕而亦氣節聞君生有英氣務爲倜儻可喜事不肯踐繩約縉雲君憂其濫名之曰執柔而字以順之□以爲爾韋絃之戒君佩服唯謹及更今名而仍以舊字行示不敢忘也年二十五始從鄉先生諱溪

程公受春秋學程公命設几案日與對誦春秋左氏及近時胡氏傳時時爲說大義稍以禮法開之君自是寢若有省痛自刻厲益以風義自許而不復事少年豪習矣義役法行首出田粟倡之事以時定里人賴之嘗卜壽藏旣得吉而所知有貧不克葬者舉以畀之無吝色少嘗從里儒受句讀其人沒矣遇其子若孫恩意不少衰其好義多類此晚得諸公祭禮讀之曰是固可勉自是歲時祭享齋潔灌薦跪進如法比老不倦旣絕意進取漸屏家務即就所居傍雜蓺花木蔬果以自娛客至開樽命酌劇談終日間及世事而度其是非成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金石

八

敗之際則雖老於市朝者不逮也淳熙十三年天子奉觴德壽宮推恩耆老以子銖故授迪功郎致仕紹熙二年八月庚寅以病終年七十有六蓋君爲人精悍議論貴決自不爲模稜含糊熊有所喜怒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過則夷然未嘗宿怒人或待以橫逆往往更結以恩意使自愧悔故士之賢者愛之不肖者傾事之及其卒也皆傷之少讀馬援傳慨然慕之旣涉世不偶又頗聞先生長者餘論乃更折節爲儒生自力於善識之者諸其視疇昔猶□人也嗟夫天下□□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死無聲昔人嘗憾之如君□□少□

□□□以其材頡頏一世可量哉娶周氏程氏皆前卒子男四人鎬銖錫鎡女三人嫁余梓程敬王中皆周出也而鎬鎡及程氏女亦前卒孫男三人女二人明年銖擇葬君湖山之源以周氏附且屬新吉安錄事參軍程洵允夫狀君行實來請銘予不及識君而諱溪先生者先君子之內弟允夫即其子也銖又來學故聞君遺事爲詳其可辭歟始君自恨知學晚教子甚力故諸子多才而鎬銖皆舉進士銖尤好學自力庶能成君之志銘曰

才之良氣之剛有求必予義之方能不試老其鄉嗚呼歸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金石

九

哉此其藏

盤澗董先生墓銘

宋

黃勉齋

董君叔重之子浚以書走漢陽敘叔重之言以求銘於其父友黃幹曰吾父治命也捧其書而泣進使者而間故嗚呼幹嘗遊於晦庵先生今四十年矣相與始終周旋久且厚者惟叔重爲然宜其革而不予忘也其何辭叔重諱銖號盤澗世爲德興望族唐寶泰間始有仕顯名者本朝慶歷以來六世祖諱淵爲太常博士高祖諱介卿爲刪定官自是儒業益振登進士相踵曾祖材處州縉雲令祖陵隱居不仕考琦迪功

□致仕有賢德晦庵先生嘗誌其墓叔重天資警敏勵志於學曰其少年已爲鄉閭所稱道叔重亦自負功名可唾手致也旣冠從鄉之先儒程公洵遊語以晦庵先生所以教人者叔重盡棄其所學取大學中庸語孟諸書日夜玩習褻囊入閩樞趨函丈不憚勞苦先生亦愛其勤且敏不倦以教之常語之曰更宜深察聖人義利之訓反求諸身推類窮根消伏漸漬使日用之間全在義理立腳方是讀書之地又□日用功夫更於收拾持守中就思慮明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舍此取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讀書須從自己分上體認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金石

十

出來庶幾得力又曰此心操則存動靜不越敬之一字乃是聖賢真的要妙工夫學者於此著實用工不患不至聖賢地步又曰更宜加意涵養於日用動靜之間不然徒爲空言愈有害也先生嚴毅剛勁樂於教人必其稟尙可以適道未嘗凌節施也觀其教叔重之四語精切懇到如此非愛之深望之至耶則叔重爲人亦可知矣叔重學益勤志益篤往來師問率不一二歲輒一至至必越歲累月而後歸故於先生之書無不通而操守持存不負其所教慶元初先生歸自講筵日與諸生論學於竹林精舍命叔重掌其事諸生日日所講

習叔重先與反覆辨明然後即先生而折衷焉僞學之禁方嚴有平生從學而不通書問者有諱言其學而更名他師者有變節改行狂歌痛飲佻達市肆以自污者有昔嘗親厚憤不篤已而反損之者至深相愛者勉以散遣生徒爲遠害計諸生雖學亦有爲搖動欲託辭以告歸者叔重正色責之諭以理義然後諸生翕然以定非其見之明守之剛能若是乎叔重資敏志勤於文字藻麗而醅正嘗貢於鄉矣始終進士第授迪功郎婺州金華縣尉轉從仕郎以沒人以叔重不得究其用爲恨然使叔重以少年即擢高科爲世所用必不用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金石

十一

力於學雖學必不能專心致志而有得也得此失彼亦何恨哉叔重事親孝於朋友義以誠家素厚喜施與親舊貧不能自振者竭力扶持之有利於鄉閭者爭先爲之歲或大荒必發粟以賑貧者故其沒也鄉人爲垂涕焉叔重之施於家施於鄉如此則推之於世亦猶是也志奚以窮達論哉娶祝氏子二浚淪孫二人曰矩曰栗以嘉定甲戌六月癸亥卒享年六十有三葬於銀城九峯之原卒之明年十有一月六日也先師沒沒十六年交遊凋落後學無所師承而微言將絕幹與叔重生同年學同師叔重沒而予亦老矣故重爲悲感

次其事而爲之銘

魯齋鄒先生墓銘

宋 楊慈湖

某爲樂平首得鄒夢遇某字之曰元祥祥之有覺從而滌其
滓元祥之叔祖居德興名近仁字魯卿又來訪道某與語從
容翼日又與語良久忽覺厥後數款語益信其果覺嘉定二
年春至行都又從容累累歸未幾而疾作仲夏癸卯忽盥手
振衣而坐召子曾曰吾心甚明無事可言爾輩脩身學道則
爲孝矣言訖而瞑元祥以訃來予哭於寢門之內曾不憚脩
途至通名予意魯卿之子已而問之果然予哭曾哭而拜予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金石

十二

答拜唁間旣久留終日知曾因元祥而又覺曾請銘其父□
在龍田山之阿魯卿祖諱聖陟嘉州文學父諱孟登進士科
初尉建德後隆興錄參魯卿質□□事□□以孝聞惡□□
食窮居而樂和而□或□以非義則介然弗□告以□過則
斂衽謝服□□爲□□□□□□爲靜□法曹再□龍
陽丞娶董氏長子嶧次曾銘曰孔子沒月至日□□又沒誰
其嗣之孟人聖域濂溪明道似之象山陸子則有之魯□同
之

宋程沙隨先生詩

有跋

士宦之身天涯海畔商賈之身南州北縣不如田舍長
時見面門無官府身即強健麻麥徧地豬羊滿圈不知
金貴惟聞粟賤夏絹新衣秋米白飯田事既了官稅早
辦安穩眠睡直千直萬我田我地我桑我梓只知一村
不知千里我饑有糧我渴有水百里之官操人生死孤
兒寡婦一張白紙入著縣門冤者得理上官不嗔民即
歡欣上官不富民免辛苦生我父母養我明府苗稼萋
萋曷東曷西父母之鄉天子馬蹏

按宋史程迥字可久江寧人家於沙隨隆興元年進士

任泰興尉訓武郎調德興縣丞決齊家獄表唐肅宗
時程烈女改知隆興府進賢縣多善政卒官朝奉郎朱
子稱其著書足以不朽世傳沙隨先生是也宋鄱陽張
世南宦學紀聞云沙隨先生過豫章進賢手書於旅舍
後三十年門人程迥授邑於茲既受代始於郡中得之
而真蹟不復存矣友人高季安會丞是邑季安先生媿
戚也因託刻於石先生下世七年矣噫迥跋此詩始刻
於進賢再刻於德興丙子巨浸出泥滓中石斷字漫邑
宰潘傳重刻之世南愛其言近而意切懼其碑之復淪

故紀於此

國初趙吉士寄園寄所寄注出金石殘編甚矣儒先傳文之難若此哉愚忝宰德興五載石刻久湮公餘補六百年遺蹟原與吾士民息訟還醕享

聖朝億萬祀邳隆之化延邑重溪孝廉張宿書丹蓋縣志之缺又百年矣舊志軼高季安之名紀聞門人程迴授邑竝缺疑以俟後之君子德水蘇遇龍跋

威烈祠記

董衝

神姓董氏諱全禎番陽屬邑人今縣治德興父諱申唐吏部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金石

十四

侍郎諡义母王氏贈夫人昆季三人伯兄全福嘗遇異人授古劍時全禎受命討賊全福轉漕以助之舟行遇蛟害揮劍斬之與蛟俱斃因廟食銀港仲兄名全禔爲巨人長者季即神也神生美髭鬚善言笑敏悟絕人又性忠義讀史見奸惡逢君害民輒憤忿廣明盜起舉豪傑能捕虜者因獻策行在所上嘉之天祐中累官至殿中御史稱端公時大盜甫平而江浙冒名號者尚不勝數歸領八砦屯營爲將首以備衝要一日寇自浙來神將所部式遏界上挫其先鋒已而大隊繼至神策馬奮擊賊不得前而士卒死亡亦過半矣神乃自刎

首注槩上以與賊語賊乃愕然忽黑風動地雷電晦冥有王
字大旗見雲中戈甲鋌鍛灼爍晃耀賊仰視各股栗叩頭曰
神兵神兵且拜且走自相躡躡而死者萬數神遂提首躍馬
而歸距家百步曰土橋始墜馬死家人葬之前山離山癸向
所乘馬竟不復收日就黃柏洲芻水夜宿藕池土人有近之
者則號齧不可御如是者三歲乃斃人義之瘞於神墓左名
其死所爲死馬窟焉是時寇盜充斥所至凋傷而此邦完聚
如故里之父老遂即藕池上爲廟以馬之所駐爲神之所安
也嗚呼神以孤旅捍寇氛戢兇燄赫然示異懾伏強梗屏翰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金石

十五

鄉邦功不細矣常山睢陽之遺烈豈不可追遐躅而匹休聲
也哉廟食以來幾二百載水旱疾疫禱之輒應春秋祭祀縣
縣不絕傳日以死勤事則祀之又曰盛德必百世祀若神之
靈饗祀不忒宜矣然忠義奮發能以死衛其民者神之靈也
孰知陰監之東密助其順猗歟盛哉宋徽宗崇寧五年丙戌
八月日吉改作新廟因東坡舊匾日威烈祠乃爲之記而繫
曰忠以行仁勇以致義幽感之靈顯著神異有德於鄉有功
於邦載在人心何日而忘常山平原睢陽張許相望有唐烈
烈千古

迪功郎王君墓表

朱子

淳熙十有一年秋八月迪功郎致仕王君彥暉卒冬十月葬其家山先塋之右既卒哭其子安墨衰經走謁予建安潭溪之上拜泣且言曰安不天往歲失吾母東萊先生既不辱而銘之今重不幸而失吾父則東萊亦既沒矣兄弟聚謀大懼不朽之託無所於歸敢使安也介東萊之文而請於下執事惟吾子有以哀之也予以病衰久廢筆硯四方知舊文字之屬所拒者無慮十數家而視安之來布衣疏食重研十舍踰越險阻蒙犯霜雪所以不死其親之意有非人所及者徒手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金石

十六

而歸也且吾伯恭父病矣而亦既銘其母焉我其得辭之耶則應曰諾於是安乃出其友安遠節度掌書記章誅之狀以視予曰王氏自唐末避地始爲饒之德興人中有名申甫者以能雅歌補郡博士弟子員晚歲教授縣東三十里所曰柘溪者樂其山水之勝卻諸生歲時脯脩而易其地以居焉生四子其仲曰幾隱於此里人高之其後子孫益蕃昌遂盡有柘地人因以里名其家幾生之純之純生居立君居立子也字充少孤能自植立以勤儉持家娶程氏生四男子曰賓曰安曰憲曰宗皆教之學斥家資爲市書史聘師儒日釀酒黍

爲具博延四方名士使與之接雖殫貨誦力不計毀而安業
獨先就鄉里父兄賢之多遣子弟從之游郡有司再送禮部
未第會天子奉觴德壽宮勞賜耆老而君夫婦皆以安故相
先後得官封君卒時年七十有二四子皆儼然服儒冠君性
脩潔嚴重不苟所至必命拂拭正席乃坐生平謹禮比老益
嚴鄉鄰慶弔必先雖幼賤必躬造族媼有喪戒門內肉食輕
財好施樂成人之美人有未善苟知之必告雖以賈憎不自
悔更爲竊歎如己憂予雖不及識王君然旣嘉其子之能行
又哀其能始終勤劇以冀顯其親於無窮也而旣諾之矣今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金石

十七

又觀於王君之行事如此蓋亦庶乎孔子所謂十室之忠信
者是以三復其書而歎息焉因輯其事俾刻墓上旣以表王
君之德而又申恭伯父之遺意以厲其後之人

□鹿鳴先生詩禮傳

荒此柘溪祀邈縣

□逮君教子子能賢

千里丐我銘君阡

□至哉我友受子言

皇皇業業無窮年

□眇思所屬非華軒

有能力此榮其先

□□宋故朝請大夫通州太守董公墓誌

宋畢豫

紹興丁丑二月己酉右朝請大夫知通州軍州事董公卒於

官九月喪歸兩年三月王申克葬於里之龍溪乞銘於朝士大夫銘未至議以表墓上而先搗左文林郎畢豫之狀刻石納諸壙公姓董氏名時敏字彥修饒之德興人□操曰森公二世祖也曰鴻贈中奉大夫曰余氏贈令人公考妣也公年十四補縣庠繼貢辟雍通禮經爲太學上游駙馬都尉石公端禮雅聞其名以堂妹妻之用戚里恩及貢登進士弟銓衡爲選首授迪功郎調江之湖口尉差掌守禦同機密文字用軍功改宜義郎知湖之烏程金人犯順公力保障湖城獨全以功知婺之東陽俄易贛倅贛有洞獠聚黨猖獗調兵者首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金石

十八

鼠不敢進公銳然出敵賊謀害公流矢中御者公進兵不已賊迺效順民賴以安丁父憂起爲純州倅民樂其德至繪像以事之繼爲鄂州倅終更除忠州守忠累政攝職蠹弊叢委公悉埽除就任移通州轉漕運使不赴以疾卒年六十有九初娶張氏無子葬新營再娶石民西秦王之七世孫有子二知古知節知古右迪功郎知節將仕郎女適星源胡棠孫男女合五人嗚呼公處庠序爲醇儒居鄉鄙爲善士任州縣爲循吏履熺危爲烈丈夫歷事三朝律身無玷以全德壽考終始宜有以紹後世乃系之以詞詞曰佳城鬱鬱兮龍溪新遷

後負以兌兮震峙於前巽源癸流兮中橫湛然秀氣融結兮
地靈發潛雙劍相從兮永安九原質此樂石兮何千萬年

歲寒山墨蹟

宋 周 冕

縣慶成門外有山峭壁數仞宋人周冕隱此鑄歲寒二字於
石字徑三尺許後人因以名山

元邑丞笄公生祠記

明 孫原貞

古之治邑有功德於民者民爲立祠與碑若丞之佐令治邑
功德懋著而民爲立祠與碑者不易得也元至元間予德興
境內旱甚民憂苗稿邑丞金陵笄公勝深自省咎躬詣東嶽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金石

十九

行宮竭誠以修葺正殿鼎建三門爲民禱焉未幾天油然雲
沛然雨歲以有秋邑民咸賴建祠於宮左立碑於祠前思報
公德而不忘及公卒於官葬於邑之港口民歲時赴祠奉祀
爲謹公之子孫遂居邑市以守墓焉逮元季祠燬碑仆於池
國初重建行宮并太和道院羽流以主之而祠不復設已百
年於茲成化戊子六世孫貴得斷碑於池即公之生祠記文
缺過半觀其大意先述禱雨之應復著民之思慕如蜀民之
德張益州圖事其像碑之立前至元己丑歲也碑陰刊公裔
孫璋孫捐田記後至元戊寅歲也眾皆議曰祖宗之功德著

之金石闕裂如此爲人後者豈不痛惜思有以復之乃相與謁予記刊於石立於院之庭以傳後世子詳舊記述公之佐理得民心如張益州即吳園張公燾乃宋名臣治蜀四年惠愛尤著百姓皆畫像以事之則公之治效不殊益州實宜民懷惠愛特立祠與碑於禱雨感應之所以圖報無窮其視古之賢令民爲立祠立碑又何歉焉不惟遺愛在民而遺澤在子孫繁衍多賢相繼以追崇先德庶乎其永傳也

豸峯亭記

明 余仲敬

萬氏世居漁潭之西有山人過之曰前有豸峰其家必有官

德興縣志

卷之九

藝文志

金石

二十

至御史者宋政和三年右司員外郎萬公自上舍釋褐三遷爲郎論金人入寇擢監察御史峯果以豸得名五世國埜構亭於山峯下德吾六世孫也即其地重構焉名豸峯亭移公石刻行實置亭中眾賓屬予爲記予諸亭名豸峯示不忘公也公之行實在在可見予復何言抑嘗讀公墓誌有曰躬行口說委蛇曲折皆不出語孟閩域則其戴豸冠當言責可知矣豸峯云乎哉德吾其無忘爾祖修德以繩武其尙勉之